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剪春秋
命悬一叩首
神秘的“薰衣草”

2020.10
【下半月】
总第567期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刘琦作品选



刘琦简介

刘琦，河北阜城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十余岁起研习书法，从颜、柳入门，后习虞、褚楷法及秦篆汉隶，篆法出入邓石如、吴熙载、吴大澄、杨沂孙、王福庵，尤擅正书、小篆。书法之余，作写意梅花及治印。

作品以典雅工稳、清润秀艳为尚，入展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第三届国际书法篆刻展等国家级展赛十余次。作品亦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历史纪念馆等收藏。







刘琦书法、美术作品

唐朝『破烂王』

◇文／金陵小岱　图／段明



唐朝有个名叫裴明礼的“破烂王”，坐在居民区路口，面前挂个小牌子：收购废品。每天，他都会收到一堆被居民们废弃的生活用品，晚上回家后，他就将这些废品分门别类，做好标签，即使是一小块瓦片也坚决不浪费。久而久之，他存下了一大笔钱。

这笔钱成了他的第一桶金。裴明礼非常机智，在房价还没涨之前，就投资了房地产：在金光门外买下了一块荒地。

荒地上堆满了石头和瓦砾，请人来清理又是一笔开销，不划算，于是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大唐经济繁荣，人们工作压力大，不如开个俱乐部，专业解压。于是，裴明礼在地里竖起了一根木杆，上面挂了个筐，让人捡地里的石头、瓦砾往筐里投，投中了就给钱。没想到投掷俱乐部生意太好，许多人都来玩投掷解压，但上千个投掷的人中仅有一两个投中，很快，地里的石头、瓦砾就被捡尽，而后，裴明礼宣布投掷俱乐部无限期停止营业。那些被捡出来的石头和瓦砾，他拿去卖，又大赚了一笔。

裴明礼把这块地给人放羊，放羊后，就有了羊粪，土地也就肥沃了。在等羊粪的同时，裴明礼又将收来的垃圾进行分类，挑出了果核，撒在土地里。就这样，裴明礼成了果农，卖水果又让他赚了一笔。

紧接着，裴明礼把手里回收的各种物品又进行分类，很快盖起了房子，屋前屋后安置了蜂箱，养蜂贮蜜。土地里还种满了蜀葵，蜜蜂可以采花酿蜜，又可以传授花粉，蜀葵、蜂蜜双丰收。

此时的裴明礼早已从昔日的“破烂王”变成著名的商人，唐太宗认为他很有智慧，便封他为御史。到了唐高宗仪凤二年，裴明礼升任太常寺卿，成为九卿之一，人生从此逆袭！

选自《北京青年报》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0（下）【总第567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唐朝“破烂王”　金陵小岱　1

今古传奇

血墨　蒋诗经　4
奇怪的祖训　李永斌　11
请不动的老石匠　马犁　14
祖孙援彝　梁柱生　15
过水鱼　侯晓琪　18



险境迷踪

赌钓　他他　21
不约而同　庞德来　23
风雨同路　云川纵　25
与狼对峙　高军　29

天下奇案

蹊跷盗米案　郭万果　31
“囚”字　34
神秘的“薰衣草”　张希　36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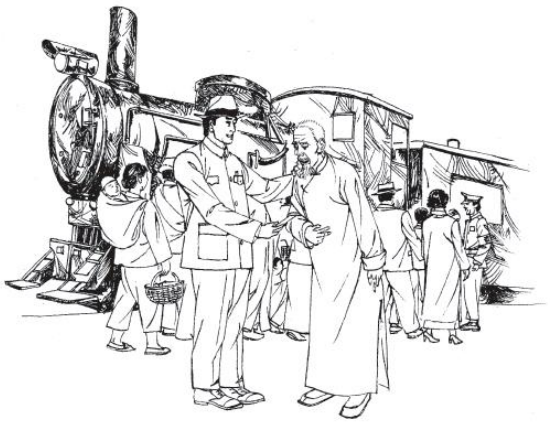
命悬一叩首　曹景建　38
玉带传说　金十三　42
斩魏　魏炜　44

乡野异闻

老团　李永生　49
神偷　孙方友　50
立夏称人　侯发山　52
赔偿　余显斌　54
画医　刘怀远　56

世情百态

尴尬的包裹　阳光麦子　58
剪春秋　徐皓雷　61
十一通未接来电　李佳　63
寻找孙敬和　吴苹　65
淋汤者　翟淑敏　67



传世传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晏瑜　69
黄鳝报恩　褚洪驰　71



秘闻纵横

吃回扣引发掐架　陈事美　73
张伯驹绑架疑云　张晶晶　74
民国古钱造假奇事　马伯庸　77
邮票谍报战　王伟　79

沧海拾贝

把多磕的头磕回去　呼延云　20
军训始于何时　33
古代窗纸为何能挡风雨　55
不挨打的俘虏　雾满拦江　60
“纪大烟袋”找烟锅　66



血墨

◇文／蒋诗经　图／段明

刺　客

唐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平原郡。

新年的第一天，按照习俗，所有的屋子都应该彻夜张灯结彩，俗称“满堂红”。然而，平原郡太守的府上，却一片漆黑，唯有他的书房之内，留有一星灯光。

四十六岁的颜真卿正独自立在书房之内，于书桌前奋笔疾书。白纸之上，字字如斗，铁画银钩。

自去年起，安禄山起兵造反，攻下洛阳，周边各郡无不求生臣服，唯颜真卿和兄长颜杲卿联合在一起拒不投降。颜真卿知道，从此，自己势必成为安禄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书房外，冷风划过枯枝，发出呼啸之声。书房内，颜真卿掷笔长叹。烛光无端摇曳，颜真卿全身一震，欠身吹灭了烛火，屋内骤然一片漆黑。他分明记得窗户已关，何来风吹烛动？须臾间，一个黑衣人穿窗而入，直向着书桌边逼来。此时，颜真卿已退至门边，打开大门大喊：“有刺客！”

黑衣人微微一怔，知道扑空，但仍循声猛一挥手，一阵破空之声，直向颜真卿袭来。屋外，护卫韩七带着一帮兵士提着灯笼飞速奔来。黑衣人迟疑了片刻，跳窗而逃，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灯笼的微光之下，颜真卿靠在门边喘息。韩七跪倒在地，自责来迟。颜真卿苦笑了一声，向众人摆了摆手：“都去吧，韩七留下照顾我就行了。”

韩七扶着颜真卿进入书房，点亮火烛。几滴血迹滴落在桌面的白纸上，迅速洇开。颜真卿抬起手臂，右腕之上，插着一支短箭。韩七大惊：“大人，你受伤了？我这就去叫郎中！”颜真卿制止了韩七：“一点儿外伤，不碍事。”说罢，一咬牙，将短箭猛地拔出，扔在桌上。

包扎之后，韩七拿起那支短箭。这支短

箭着实有些奇怪，一般短箭都有尖锐的箭头，而这支短箭却是平口利刃，这样一来，平刃虽然可以造成更大的伤口，但却无法刺得更深。那么只有一种情形，使用此箭的刺客臂力过人。也确实如此，颜真卿以手挡箭，箭却入腕，可见此人非同寻常。

韩七将短箭递给颜真卿："大人，此箭蹊跷！肯定是安禄山派人来暗杀大人的。这几日城门紧闭，谅那贼人也逃不出城去。待我召集所有人手，立即查明此箭的来路。"

颜真卿将短箭放在灯下仔细看了又看，将其收入囊中，长叹一声说道："我受伤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如今是非常时刻，不宜因此事兴师动众，以免乱了人心。"

韩七争辩道："可是大人，你怎么能不顾自己安危……"

颜真卿摆手制止韩七再说下去："以后多加防范就是了，此事到此为止，大局为重。我交代你的事，要速速去办，不可耽误！"

韩七看着颜真卿脸上坚决，无奈地点了点头。

死　士

大年初二，平原郡的城墙之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招收死士。

告示正是出自太守颜真卿之手，他的字端庄雄浑，自成风格，非常人所能模仿。告示尾端，有几滴洇开的血迹，不知是不是太守故意为之，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场恶战在即。

太守给出的安家费不低，但甄选也很严格。第一，必须承诺有胆量面对死亡。第二，必须是平原郡登记在册的男丁，防止队伍中混入不良人选。第三，家中至少有男丁三人。香火为重，既为死士，此后生死难料。

韩七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报名，然而，当他站在城墙上才发现，城墙下的报名处人头攒动。谁都清楚，战事一起，命就不值钱了。

正午时分，报名处前，一个二十出头的锦衣男子正在极力争论着什么。排在男子身后的一个大块头叫道："你不行，速速让开，不要耽误了俺大牛的正事！"

锦衣男子哈哈一笑："我管你什么大牛小牛，如果不让我报名，今天我就在这儿不走了。"说罢，男子竟然一屁股坐在了报名处的条案上。弄得几个官兵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一早，韩大人就吩咐过，来报名之人，都必须以礼相待，不可鲁莽。

官兵无可奈何，大牛却不干了："再不滚开，可别怪俺不客气了！"不料，那男子却只冷笑了一声："匹夫之勇，何足道也！"

大牛怒了，捋起袖子，大吼了一声："今天就让你看看俺的厉害。"

说罢，大牛一拳狠狠地砸向了男子。男子身手敏捷，一翻身，让过了拳头。大牛的拳头直接砸在了条案上。条案瞬间断为两截，纸墨翻溅。大牛一击不中，更加气愤，转身抓住了男子的双臂，想将他摔倒在地。男子无法再避让，双手也搭在了大牛的胳膊上，猛地往后一倒，借力打力，一个兔子蹬天，只见大牛向半空中飞去。

眼看大牛就要摔落在地，韩七已到近前，伸手接住了大牛。

众人一见韩七，纷纷让开一条道路。韩七的刀已出鞘，直指男子，沉声问道："何人敢在此闹事，不要命了？"

此人名叫史全，去年底从洛阳逃难至此，虽一身锦服，但家人却在洛阳的战事中下落不明，故此来报名参加死士，以图寻亲复仇，只可惜不是平原郡在册人员，所以被拒。如若史全所言不虚，加上这样的身手，确实是死士的最佳人选。

韩七收刀入鞘，对史全说道："你且随我来，其他人继续报名。"

史全跟随韩七来到练后场。韩七再次抽刀，史全依然不动声色。韩七淡然一笑，将刀递给史全："若你真的想成为死士，自斩一指，我才可信你。"

史全一声冷笑，接刀在手，没有丝毫犹豫，手起刀落，一截小指已然落地。春寒料峭，史全的额头上却全是冷汗，可见疼痛难忍，但他仍牙关紧咬，一声不吭，双手将刀奉还。血，滴入尘土，无声无息。

韩七心中暗叫一声惭愧，以袖拭刀，长袖随刀而断。韩七用断袖帮史全包扎好伤口，仰天大笑。

禁　地

时至初五，共计招收死士三百余人。

所有的死士都住在太守府衙之内，韩七这样安排，一是为保护太守，二是让所有死士随时听命。死士日夜巡逻，以防不测，但太守府内，有一处是禁地，不可擅入。禁地曾是一处佛堂，不知为何，从去年底，佛堂开始大门紧锁，成为禁地。韩七有令，擅闯禁地者，死！

或许除了太守和韩七，谁也不知道禁地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夜已三更，更夫的梆子声里透满了疲惫，韩七仍然带着几个亲信守在太守的寝室前。太守受伤后，为了隐瞒伤情，轻易不再见人。韩七更是小心翼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能有半分差池。

百尺之外的佛堂前，一个黑色的身影正悄悄地来到了门前。不一会儿，只听见锁簧轻响。佛堂的大门沉重无比，虽然只打开了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依然发出沉重的声响。黑影在门前回头张望了片刻，见四处无人，悄然隐身进入了佛堂，关上了大门。

火折亮起，佛堂之内有了微光。佛堂之上，佛像面目慈悲，俯瞰众生，寂然伫立。然而佛像之前，竟然排列着数十口棺材，每一口棺材前都有一个灵位。

黑影将火折凑近灵位，一一观看。后停在一口棺材前，直待火折燃尽，慢慢地跪了下去，全身开始不停地颤动，仿若无声地饮泣。终于，黑影喃喃地念道："爹，待我手刃了那奸贼，再来带你回家。"

突然，佛堂的大门咿呀作响。灯笼再次将佛堂照亮，提着灯笼的正是韩七。

"谁？"韩七的声音并不大。寂然无声的佛堂里，空无一人，只有韩七的影子在身后不停地摇晃。韩七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灯笼在手，分明是敌暗我明，已处劣势。灯笼迅速熄灭，并伴随着腰刀出鞘的声音。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韩七还没有适应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只听见身旁传来一阵风声。韩七赶紧纵身往前一跃，躲开了一击，反手挥刀向来人砍去。只可惜，这一刀砍在了梁柱上，发出铿锵之声。黑影已经穿过大门的缝隙，逃向佛堂外。待韩七追出，哪里还有人影？只有一队死士，正巡查而过。韩七呆立于佛堂之前，沉默如石。

天色已明。颜真卿的书房之内，韩七低首请罪："大人，昨夜有人私闯禁地，恕我无能，未将此人抓获。我想，此人会不会就是几日前行刺你的人？"

颜真卿沉默良久，终于淡然一笑："去年，你订了那么多口棺材，或许已经走漏了风声。现在，那些秘密或许已经不再重要了。"

韩七一愣："可一旦秘密传出，我怕有人会对你怀恨在心。"

颜真卿长叹一声："只要能平息这场叛乱，我个人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韩七，今晨我接到探报，得知叛军已经向常山城进发。我令你立即带上所有死士，去支援常山。常山一丢，我们也危在旦夕。"

常山郡太守正是颜真卿的兄长，颜氏兄弟二人誓不投降，成了安禄山的心头之患。

安禄山想要进军长安，必须先拿下颜氏兄弟二人，保证后方不受干扰。

这些道理，韩七都明白，但他还是争辩道："可是，如果我离开了平原郡，大人您的安危，我实在放心不下。"

颜真卿挥手打断了韩七的话，说道："不要说了，你速去接应常山，死守城池，我已派人去向平卢借兵援助，如他应允，尚可一搏。"

韩七担忧道："如今这个局势，一旦出兵，等于向安禄山宣战，如今人人自危，只求自保。恐怕平卢太守也不敢轻易相信我们……"

韩七的分析很有道理。平卢太守在安禄山造反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不愿轻易表态。假如颜真卿暗中已向安禄山投降，再去假意借兵，那他一旦同意，就等于将自己送入了虎口。

颜真卿缓慢地起身，在窗前负手而立："我已令颜颇一道前去，只要他肯出兵，颜颇将留在他府上，任由他处置。但愿他还能相信我的为人吧！"

"大人，您是要将少爷当作人质？这可万万使不得。"韩七急了。

"国破家何在？去吧，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说罢，颜真卿疲惫地挥了挥手，再不言语。

血　战

从平原郡到常山，一个脚夫，需要三天的路程。韩七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一队死士，只用了两天。

只可惜，还是晚了。常山城下，城门洞开，难民蜂拥而出。到处都是被烧杀的痕迹，尸横遍野。其中不但有士兵的残骸，还有无数无辜百姓的尸体。

士兵的死是为国捐躯，而百姓的死呢？

看着满目疮痍的常山城，韩七痛不欲生。他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农，细问究竟。老农泪如雨下，叛军入城，绑了太守颜杲卿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在城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死士们听后，无不动容。大牛首先站起来嚷道："拼了，等他们打到平原郡，我们的父老乡亲就完了。"众死士纷纷响应，个个抽刀在手，准备冲入城中，决一死战。

这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就凭这几百人，要和几万大军硬拼？那只能是去送死！还不如速速撤防，大家或许还能为平原郡父老乡亲多尽一点儿力。"

说话的正是史全。他的话虽然不中听，但韩七明白，那是实情。只是，如果刚到常山，还没入城就往回撤，只怕回去向颜大人也不好交代。

大牛大怒："来来来，小子，咱们再打一场，让我先杀了你这个贪生怕死之辈，再杀入城中拼命。"

韩七怒喝了一声："别吵了。大牛，你先带十人去城中打探一番，再做定夺！"

大牛欣然领命，临走时还不忘狠狠地瞪了史全一眼。史全毫不在意地擦着自己手中的刀，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突然，史全猛然抽刀在手，漠然说道："不用进城了，我们已经走不掉了。"

一队士兵已经出城。离韩七等人不出十丈之地。

队伍最前面的，是三辆囚车。囚车中正是颜杲卿和他的两个儿子。

此刻，逃恐怕是逃不掉了，韩七挥刀向所有死士喊道："劫下囚车，拼死一战。"

囚车中颜杲卿已经认出韩七，大叫道："韩七，快走，去潼关报险，他们已经出发了！"

潼关是都城长安的门户，叛军如果攻破潼关，长安则危在旦夕。安禄山果然非同常人，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刚刚攻下常山之后，竟然会突然放弃了平原郡，抄近路，马

不停蹄地直袭潼关，让人猝不及防。此时只怕潼关的守将们，还在过着热闹的春节吧？

韩七开始有些后悔没早点儿离开。叛军的羽箭已经如飞蝗一般向死士射来。一阵惨叫声，死士中已倒下数十人。其他的人挥刀挡箭，难以自保。此刻如果向后逃去，羽箭如雨，每个人都会被射成刺猬。

韩七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只听见史全一声大喝："往前冲，贴身肉搏，我们还有一丝机会。"说话间，史全一马当先往叛军中间杀去。刀过处，几个叛军已经中刀倒地。

这是杀出血路的唯一机会。韩七带着所有的死士都冲向了敌阵，羽箭已经失去了效力，短兵相接，以命相搏。

只是，双方人数悬殊，死士虽然已经拼尽全力，杀敌无数，但也是伤亡惨重。

韩七的刀身沾满了鲜血，渐渐感到了力不从心，而敌军仍然像潮水一样涌来。韩七并不怕死，可他知道，如果不能去往潼关，这一趟等于是来白白送死的。

死士已经死伤大半，只剩下数十人仍在苦战。韩七又挥刀砍倒了两人，而脑后一阵刀风向他袭来。韩七想转身，刀已到眼前。韩七心中一凛，闭上了双眼，这一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突然间，韩七感到腰间一阵钝痛，一只脚将他踹翻在地，堪堪躲过了这一击。

将韩七踹倒的正是史全，而那一刀的余锋，掠在史全的肩头之上。受伤的史全翻身一滚，拉起韩七向后方拼命地跑去。

已经没有了羽箭，只有残留的死士还在浴血奋战，挡住了敌军的追击。浑身是血的大牛挡在路口，砍倒了两个往前冲杀的敌军，回头吼道："你们快走，我顶着！"话音刚落，一支长矛从他的肋下穿胸而过。

大牛忍痛砍倒了刺中他的敌军，脸上露出惨烈的笑容，回过头，向史全骂道："臭小子，别忘了清明给我烧点纸。"说完，轰然倒地。

韩七被这一幕刺痛了，呆呆地站在原地。史全用力地拉了韩七一把，向远处跑去。两人一直跑到一条岔路间，身后再无追兵，方才坐下来如牛一样地喘息起来。韩七痛苦地以拳击地，嘶哑地说道："我把兄弟们都丢了……"

史全一边包扎着伤口，一边苦笑着："捡了一条命，你还不高兴？"

"我们的命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韩七懊恼地说道。

史全振振有词地说道："就算不逃，也不过是多了两具尸体罢了。有什么意义？"

"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参加死士？"韩七刀指史全，瞪起血红的眼睛问道，刀尖的血仍在滴落。他真的不明白，眼前这个混不吝为什么总是这么麻木不仁。

史全没有避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嘴角牵起一抹嘲讽的笑意："我是为了钱。你呢？你和你的太守大人恐怕是为了讨好朝廷吧？"

韩七的刀又进了一尺，怒道："你瞎了？这一路没看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颜大人说过，只希望能尽快地平息这场战乱，还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如果是为了讨好朝廷，颜大人会拿着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去给别人当人质？"

史全全身一震，沉默了片刻，缓缓地抬起头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走吧！别忘了囚车里的老头儿嘱咐你的事。"

血　书

从常山到潼关，要想快，只能跋山涉水，抄近路。

这一路的艰辛和痛苦，常人根本无法忍受。韩七弄不明白，这个史全为什么还一直要跟着自己。史全这时又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样子，戏谑道："韩大人，我的命不是已经卖给你了吗？我不跟着你跟谁？"

韩七不想和史全多费口舌，此人牙尖嘴利，口无真言。既来之，则安之。待渡过这次难关，再和他慢慢算账不迟。

天色刚亮，潼关城已近在眼前。只可惜，城门紧闭，许多衣衫褴褛的人蜷缩在城墙之下，抵御着寒风。这些从战乱中逃出来的难民，无法入城。韩七虽同情难民的遭遇，但还是略感安慰，只要城门不开，要想攻破城门，至少需要很多时日。

只是，韩七又怎么进入城中，通知守将加强防备？

正在这时，城门一阵咿呀脆响，渐渐洞开。一队官兵列队守在城门前，为首的门牙将高声问道："今日可有进城之人？每人五两银子即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难民们发出一阵阵哀求的声音，门牙将却冷笑着说道："别跟我装可怜，大爷我们守城辛苦，不就是为了赚点银子吗？我们大人说了，没钱，鬼都别想过去。有钱，就算是安禄山来，也照样通行。"

这哪里是朝廷的守将，可是，又能如何？

"等等。"韩七冲着门牙将大喊了一声。门牙将转过身来，笑容满面，以为有人送来银子。韩七说道："请通知你们大人，我是平原郡太守颜真卿部下，有要事禀报！"

门牙将回头仔细端详了韩七一会儿："颜真卿？就是那个写字的？你可有他的手书？"说完，门牙将兀自哈哈一笑："这年头儿，骗子太多了。"说罢转身入城。

韩七无奈地苦笑，现在他终于明白，难怪史全会如此偏激，官员的信用在百姓的眼里已经不值一文。彻夜的疲惫，让他昏昏欲睡。

日近午时，韩七被史全推醒。只见史全打开一块沾满鲜血的白布，放置在韩七眼前。韩七一看，大惊失色，白布上是一行行小楷的血书。真正让韩七大惊的是，血书的笔迹和颜大人的书法如出一辙。

韩七跟随颜真卿这么多年，知道颜大人的书法独树一帜，很难有人能够模仿得如此惟妙惟肖。可是眼前这封血书，让韩七也难辨真伪。血书正是一封以颜真卿口气所写的告急文书。

韩七吃惊地看着史全，眼神里充满疑惑。史全淡淡地说道："事关紧急，你先拿去试试吧。"

韩七无奈地点了点头："也只能如此了。"

城门在午时再次打开，门牙将依然是那一套说辞。韩七将血书奉上，门牙将打开血书，将信将疑，但还是不敢怠慢，如果血书是真的，阻碍了军情，一般人恐怕真的担当不起。

这封血书，终于让潼关守将加强了防守。血书被如愿送达长安后，也让朝廷明白了事情的严重，立即出兵坚守潼关，成对垒之势，加上平原郡在安禄山后方的掣肘，让长安暂时度过一场危机。只不过同年五月，安禄山仍然攻破潼关，攻占了长安。

刻碑人

春寒未退，乌云蔽日。元宵刚过，韩七带着史全回到平原郡，一进太守府，韩七随即令人将史全捆绑了起来。史全仿佛早料到有这么一天，一脸的平静。

韩七让所有兵士退下，喝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参加死士？当初，闯入禁地的人是不是你？"

史全直视韩七："不错，是我。我只想问你，那个佛堂为什么会是禁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棺材？"

韩七没有回答史全，而是再次抽出了刀，咬牙说道："私闯禁地者，死。说出实情，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史全笑问韩七："韩大人，你如此过河拆桥，你们太守知道吗？佛堂里的那些被砍下的头颅知道吗？"

韩七全身一震，看样子，史全什么都知道了。

去年腊月底，颜真卿不降，安禄山派人送来一份大礼，请颜真卿当众打开。颜真卿打开一看，赫然有数十颗被砍下的头颅，每颗头颅都写上了名字，这些人都是因为反抗安禄山而被杀害的。安禄山的意思很明显，如果颜真卿和部下不降，下场将会和这些人一样。颜真卿看着这些头颅，勃然大怒："这些名字我都识得，但这些人头都是假的！安禄山竟然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蛊惑我军。韩七，给我斩了这个送假信的人！"

韩七斩了来使之后，这些头颅就被送进了佛堂，装殓起来，并设上灵位。设灵位之时，韩七就已经知道，这些头颅都是真的。颜大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稳住军心，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当时就承认这些人都是被安禄山所杀，那很可能大多数人会愿意选择投降。如果否认了，不但向安禄山表明了誓死不降的态度，也让部下们知道，安禄山不过是个奸诈之人，并没有那么可怕。

只是这样一来，这些头颅恐怕暂时也无法还给他们的亲人了。佛堂，就成了藏着这份秘密的禁地。

这个秘密已经被史全洞悉，如果说出去，将有损颜大人的清誉，看样子，不管此人是谁，都留他不得了。想到这里，韩七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刀。

史全仿佛明白了韩七的意思，胸有成竹地问道："韩大人，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将颜大人的笔迹模仿得如此相似？"

韩七怔了怔，放下了刀："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敬你是条汉子，但我留你不得。"

"你把这一切都告诉颜大人，他会告诉你所有答案的。"史全依然淡淡地说道。

颜真卿的手伤依旧未好，待韩七把这一路的事情细说了一遍。颜真卿霍然起身，迅速来到了史全的身前，用受伤的手亲自给史全松了绑，怔怔地凝视着史全说道："你，是史华的儿子？"

韩七突然想起，佛堂的灵位中有一位正是史华。只可惜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一时没想起来。三年前，颜真卿抄写了《多宝塔碑》，正是由刻碑人史华所刻。

史全惨然一笑："家父本只是个刻碑人，与世无争，如果不是认识颜大人，又怎么会参军？只可惜到最后却落得死无全尸，只剩下一颗头颅，还不能和家人相见。这一切，全是拜颜大人所赐。"

颜真卿轻叹了一口气："没错，是我害了他。史华曾告诉我，真正的刻碑人，必须像熟悉自己的手一样，熟悉写碑人的字体。这世上，能把我的字模仿到无人能辨的，我以为只有史华一个，想不到，他还有一个你这样的好儿子。看来，真是苍天有眼。"

史全痛苦地闭上了双眼："颜大人，你故意不认旧人头颅，坊间早有传闻。这也是我来平原郡的真正目的，我只是个小民，只想让我父亲能魂归故里。我恨过你，现在还恨。只是，后来……"

颜真卿苦笑一声："后来，你发现个人的恩怨有时要放在一边，对不对？我问你，你为什么肯冒着欺君之罪，帮我写下那封血书？"

史全扭过头去："我只是不想再看到老百姓被那些人无缘无故地杀害了。"

颜真卿沉重地点了点头，从袖口中掏出那支短箭，递给了史全："孩子，这是你的刻刀。如果你愿意留下，我将待你如亲人。你也可带着你父亲的灵位和头颅离开。我欠你的一条命，现在还不能给你，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将亲自去你父亲的灵前哭祭，那时，你再动手不迟。"

史全接过刻刀，扭头看向屋外，眼里渐渐蓄满了泪水。

屋外的天空中，一缕阳光像一把利剑，刺穿了厚厚的乌云。

选自《上海故事》2020.6

奇怪的祖训

◇文／李永斌　图／段明



一

山东自古人杰地灵，常出名侯相将，不乏辅佐圣君的国之栋梁，名垂青史的好官更是多如牛毛。明代嘉靖年间的东平府人士贾士便是其中一位。

贾士为嘉靖十九年进士，二十一年被认命为东平知府，后升任工部侍郎，监察御史，一生为官清廉，造福桑梓，口碑甚好。因贾士功绩斐然，皇帝赏赐金银珠宝、猫眼玛瑙无数，然而他却不懂得为官之道，不会趋炎附势，左右逢源，因皇帝的赏识反而惹红了别人的眼，得罪了权贵严嵩之流，一纸诬告呈到嘉靖皇帝御案，污其谋反。嘉靖皇帝龙颜大怒，下令将他下到狱中，但终因证据不足，又有朝中大臣保奏，百姓静坐力挺，迫于压力，只好释放，让他官复原职。

从此贾士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生怕有把柄让奸人抓住。回家后，他便把皇帝赏赐的金银财宝一股脑拿出来散发给贫苦百姓，自己吃糠咽菜，家人也是依此行事。

嘉靖三十年，67岁的贾士一病不起，感到大限已到，便命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在老家建造了一座宅子，也不和家人商量。宅子秘密建好后，他把儿孙召集到床榻前，此时的他已是病入膏肓，面容枯槁，气如游丝，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我在老家为你们建了一座院子，你们要世代居住，切不可毁掉大门，不可毁掉一砖一瓦。里面有一特制的床榻，十分珍贵，吾辈儿孙如到山穷水尽时可卖掉救急，切记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打它的主意，记住我的话……”说完不再言语。

儿子贾化听完如云里雾里，不明其意，于是问道：

“父亲还有何指示？”

见贾士没有动静，一探鼻息，已然驾鹤西去。

朝廷念他功绩卓著，降旨葬于桑梓，地产房屋原样保护，儿子贾化继承爵位，世袭罔替。

家人处理完后事，便依照贾士遗训搬到其生前建造的新宅。

此宅坐落于贾家祠堂附近，规模宏大，房屋几十间，错落有致，古朴典雅。院墙凿有镂空窗台，亭台楼阁林立，花园满植奇花异草，屋脊琉璃兽瓦，门前泰山青石拴马桩，典型的官员府邸。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偌大的府邸却留了一个兔子屁股般大小的大门，一丈高，三尺宽，只够一人穿越，如果肥胖点儿便过不去，和这座恢宏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简直就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突然冒出一粒芝麻大的污点，让人说不出的憋屈。

这还不算，贾家人发现，这座富丽堂皇的宅子里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简单的茶几板凳，从农村淘来的旧书橱、躺椅、衣柜，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唯一珍贵的就是贾士临终前留给儿孙的那张床榻，被搁置在了主卧。黄花梨木材质，长约三丈，宽有两丈二，榫卯结构镶嵌而成，技艺精湛，严丝合缝，床面镂丝成网状，散湿透气。床头床尾雕有飞禽走兽、梅兰竹菊，古朴典雅，栩栩如生。床底座嵌有玉石玛瑙，珐琅螺钿，金光闪闪夺人眼目，又与黄花梨温润似玉的情调相得益彰，实乃家具之上品。

然而这床实在太大了，足足占据了卧室四分之三的地方，不知怎么抬进去的。

种种不解困扰着贾家族人，大家不知道贾士是怎么想的。

贾化把工匠召来，问道：“不知为何要开个小门，这和宅子也不相配呀？”

工匠说：“是老爷生前吩咐的，小的也不知。”

“这床榻比门还要大，怎么放进去的？”

“按照老爷的意思，先把床打好，提前搁进去，然后盖的房子和门。”

贾化又召来木匠，问道：“家具是您打的，哪来的黄花梨木和宝石？”

工匠据实禀报：“是老爷打算百年之后做棺椁用的黄花梨，他做了床想传给后代，珠宝玉石是皇帝御赐的。”

家人闻听更是不解其意。最后贾化似乎有所顿悟，说：“父亲做床的意思可能是想让子孙后代明白一个道理，满镶宝石金碧辉煌的床再好，也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建一个小门也是让我们不要骄奢淫逸，不然身体胖了连家门也进不得了，我们做官也好，经商也好，万不可有贪婪之心。父亲对我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众人如醍醐灌顶，觉得他解释得十分正确。

二

时间过得很快，贾化也到了日薄西山的年纪，眼看自己快要去见父亲大人，不敢有违家父遗训，怕无颜面父，便依样画葫芦，把自己儿子叫到跟前，说：“你记住一句话，大门不可拆卸，后代子孙穷困潦倒时可卖床榻救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打它的主意。这是祖训，要传给后世。”说完就魂归西天了。

斗转星移，到了明末清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鬻妻食子的惨剧轮番上演。贾家也不能幸免，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作为臣子的贾家不免首当其冲沦为炮灰。家族一下衰落，每天食不果腹。家人这时想到了祖训，不是说子孙到了穷途末路时可卖掉床榻救急吗？可又一想，其中还有一条不让动门，这不动门不动一砖一瓦，床榻如何抬出去，这老祖宗不是自相矛盾吗？明摆着不让卖这床榻嘛！然而祖训就像警钟一样时刻高悬在贾家族人的心头，家人只得作罢，打消了这个念头。

天无绝人之路。乾隆

二十五年，贾士七代孙贾欢考中举人。乾隆三十年，皇帝携銮驾第五次登泰山时，路过东平，贾家人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乾隆帝，天子了解了贾家乃书香门第，世代忠良，便册封贾欢为东平知府，贾家又一时兴旺起来。

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个人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命脉起伏跌宕，到了溥仪皇帝时大清的命数已尽。皇帝被赶出紫禁城，接着便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战火弥漫，贾家这时也成了清朝的遗老遗少，守着这座历经几百年的老宅整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每天入不敷出，又没有手艺，家人有饿死的，有出走他乡的，这时贾家人又想到了那条祖训。贾士的十一代孙贾喜召集家族成员开会，贾喜说："咱们现在真是到了末路了。贾家自古是书香门第，读圣贤书，知处世礼，孝字当先。既然老祖宗让我们卖床榻救急，又不让拆老宅一砖一瓦，我们听祖训的，那这样吧，咱们就把整个院子卖掉，这样就不违背祖训了。"

饥饿的肚子与世态的炎凉迫使家族成员只能答应这个提议。

在中间人的帮助下，很快就有一个甄姓商人上门询问了，不到一天便达成协议，以10万大洋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宅子。贾家按人头分配好这笔钱，各奔前程，皆大欢喜。

三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甄姓商人想去香港投资，便要把老宅卖掉，但很舍不得那个床榻，于是派人想把床榻带走。因门太小，商人便命人把主卧门和大门一起拆掉，这一拆不要紧，门下露出一个黑金漆成的木板，往下深挖，竟是一个黄花梨做的木箱。又继续挖，居然密密麻麻排列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用铁棍撬开一看，瞬间射出一道道明晃晃的金光，夺人眼目。大家一看，都傻眼了，竟是一箱箱金银珠宝、翡翠碧玉、玛瑙珍珠、金砖银锭，还有颗鸡蛋大的夜明珠发出绿光，在阴暗处亮如白日。

发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对甄家发了大财羡慕不已。然而甄姓商人让人原样封存，抬到仓库锁好，派专人看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很快传到了贾家人的耳朵里。此时的贾家人早已经把10万大洋挥霍得一干二净，如今没有一个成材的，个个混得穷困潦倒，一听在自己祖宅挖到了宝贝，便联合家族成员前去讨要。贾喜找到甄姓商人，说："先生，听说您在我们老家挖到了宝贝，还给我们吧！我们卖的是宅子，地皮底下的财产可没卖给您呐！"

甄姓商人笑了笑说："您来晚了，我已经上交国家了……"

贾喜一听就急了："什么？你怎么擅作主张上交国家，你有什么权利，这东西又不是你的！"

甄姓商人说："我知道不是我的，可这也不是你们的。它谁都不属于，它就属于国家。这不是我说的，是你们老祖宗说的，你看……"

说完递给贾喜一张纸条："每个黑木箱里都放着这么张纸条，上面写得清楚……"

贾喜把纸条摊开给贾家族人一起看，上面是一首诗：

自古朝代犹可替，祖训谨记又何必。

万物皆是尘土来，早晚还是随土去。

如若天意不恋我，为国筑城为民利。

此为天子亲赏赐，终究轮回归社稷。

落款为贾士。

贾喜看完仰天长叹："天意难违，天意难违！命该如此，命该如此！老祖宗呀，您这玩的是哪一出呀！"

说完领着族人，大笑而去。

选自《故事林》

请不动的老石匠

◇文／马犁　图／段明



杨靖宇司令的便衣队里有个老头儿，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只因为他总是石匠打扮，大伙儿都叫他“老石匠”。这人也就是四五十岁，满脸连鬓胡子，肩上搭个破褡裢，里头装着钻子、锤子什么的。他不管走到哪儿，看谁家的磨不快了，就给錾錾，不要分文。可有一宗，他光给穷人家干，有钱人家就是摆上八大碗酒席，也别想请动他。常来常往，穷庄稼人和他混熟了，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

这一年夏天，抗联破了文字沟伪警察所，在天桥龙爪沟小街上召开完群众大会后，就撤走了。

抗联撤走后，伪山林警察队就扑来了，四五百人，把个天桥龙爪沟小街挤得满满登登的。这帮家伙一来，就翻箱倒柜，杀猪宰鸡，勒索老百姓，把屯子闹得乌烟瘴气。这工夫，老石匠猛不丁大摇大摆地出来了，一边给他们挑水，一边跟那些官呀、兵呀的打哈哈。老乡们一见，心里好一阵嘀咕，我的天哪，这不是到老虎嘴里拔牙吗！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伪山林警察队的日本指导官，在来的路上，叫抗联给打死了。县里传令，叫给那死鬼子就地立个纪念碑。天桥龙爪沟这地方偏僻，在深山老林子里上哪儿去找石匠？派人到山外去找，怕叫抗联给堵住收拾了。伪警察队长正在犯愁呢，老石匠把他那个装着钻子、锤子的褡裢往肩上一搁，找到队长就说：“我先到山里凿块石头背回来，用不了两天就能立上。”队长一听，乐得像狗见了骨头似的，赶忙叫站岗的把老石匠放出去。老石匠走后，队长又一想，抗联在山里神出鬼没，抓去老头子，探听到这里的情报，岂不坏事了？跟着又派出一排兵盯住他。

老石匠出了卡子，就像老虎进了山。只见他满沟里这一锤子、那一钻子，叮叮当当，游游荡荡，好不逍遥自在。那排伪警察跟在他背后，却提心吊胆，一个劲儿催老石匠：“快凿！快凿！”

天傍黑了，老石匠才凿了块儿灰色的长条石背上，一步迈不了四指，慢慢腾腾地往

回晃。伪警察们眼瞅天要黑了，老石匠还是不慌不忙地走，他们急得心发慌、脚打颤，想要快点儿走，又怕老石匠落下，回去交代不了。没法，只好替老石匠轮流背条石，没命地往回赶。

眼见离队部不远了，只听天桥龙爪沟街里响了两枪，紧跟着就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伪警察一见风头不对，扭头要跑，老石匠早从褡裢里层摸出手枪，逼上他们大声喊："缴枪不杀！"

那排伪警察吓傻了眼，脸像黄表纸，只有个领队的排长不怕死，举枪要打，老石匠一扬手当当两枪，那家伙立刻窝了老。那帮警察也老老实实缴了枪。老石匠把大枪都下了，找了几个兵背着。另外，又找了几个兵轮换着背那块条石，押着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往前走。

原来，老石匠借着找石头的工夫就把情报送好了：这里敲几下，磕下几块大石头，就表明伪警察队有多少人；那里凿几钻子，打几个眼，就表明敌人有多少条枪……杨司令得了这情报，就派了一队人马，按照老石匠约定的时辰，把那帮伪山林警察连窝端了。

老石匠押着这排伪警察回到了队部，连夜在那条大灰石头上凿了一排大字："抗联在此全歼伪山林警察队。"

选自《民间故事》

祖孙援彝

◇文／梁柱生　图／段明

根据上级部署，太白县对口帮扶对象是彝区的火源县，太白县年轻的干部马达被派往火源县光明村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马达接到通知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九十三岁的爷爷马胜利：我去援彝了，爷爷怎么办？马胜利是老红军，离休后不久老伴儿因病去世，七年前，独生子和儿媳外出时因车祸双双撒手人寰，当时唯一的孙子马达刚大学毕业，从此祖孙俩相依为命。

马达要援彝，又没办法撇下爷爷，怎么办？思来想去，只好把爷爷带上。可爷爷九旬高龄，又有慢性哮喘病，能适应彝区的高海拔吗？他决定先问问爷爷的想法："爷爷，组织上派我到火源县帮扶。我过几天就要走，你怎么办？"

马胜利听后眼睛一亮："那我跟你走。你下村，我帮你煮饭，也算为援彝出力。""可火源县海拔两千五百多米，又是高寒地带……""这算什么？我转业前在西藏待过，不会有高原反应的。"

就这样，祖孙俩来到了火源县光明村。光明村的村委会就是五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还特意腾出一间给马氏祖孙俩住。马达到县城买来生活用品，把爷爷的床铺得格外暖和，这里海拔高，昼夜温差很大。

马达到村里走访，了解到当地贫困的原因是地处高寒山区，种东西都不爱长，所以只好发展畜牧业。其中，黑绵羊是一大特色，可当地群众养羊大多供自己食用，很少销售，究其原因，是村里没有牲畜交易市场，销路不畅。马达对症下药，在修建交易市场的同时，向县领导建议在县城建起屠宰场，还把"火源黑绵羊"向商标局申请注册了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屠宰场建起来后，外地人源源不断地到村里收羊，大大调动了群众养羊的积极性。可羊一多，羊病也跟着多起来，最常见的是羊腹泻，羊一拉稀，长得就慢，很影响销售。马胜利知道后对马达说："这个好治。村里到处是杨树，你叫老乡们把杨树叶子摘下来，熬成水，给羊灌服就是了。"

就这么简单？马达将信将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叫村民们依样去做，羊果然不拉稀了！马达高兴之余，心里直纳闷：太白县地处平原，很少有人养羊，爷爷十二岁就参加红军，一直行军打仗，他怎么知道这个治疗羊腹泻的秘方？马达回家问爷爷，爷爷却笑而不答。

别看马胜利九十三岁了，可眼不花，耳不聋，做起家务来井井有条。马达每次下村回来，爷爷早就把饭菜做好等着他了，看得出，爷爷很喜欢这个地方。也难怪，这里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是块宝地。刚来时，唯一让马达苦恼的是爷爷的哮喘病，走不了几步就气喘，不过，最近爷爷的气喘症状好像越来越轻了，因为他走的路越来越长。

转眼一年过去了，马达惊喜地发现，爷爷在这一年里不但没生过病，而且多年的哮喘居然奇迹般地好了！一问医生才知道，原来爷爷的慢性哮喘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拔只有五百米的盆地，湿气重，所以呼吸不畅，现在到了两千五百米这个高度，空气质量好，所以渐渐地，哮喘就不治而愈了。

马胜利没有哮喘后，经常在村中走动。马达以为他是散步，后来发现他在跟村民们拉家常。该村是清一色的彝族，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都不会说普通话。马达平时下村，都是找会汉语的群众当翻译了解情况。

"马书记，你爷爷会说彝语，你为什么不会？"这天傍晚，村主任到村委会来拿文件时问马达。

马达一愣："不可能吧？我家是汉族，而且是第一次到彝区来。"

"真的，我刚才看到你爷爷用彝语跟村里的老人聊天。"村主任说完，拿着文件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高一矮两个彝族老年妇女争吵着走进

村委会院子，似乎想找村干部评理。村委会只有马达一个人，马达问：“怎么回事？”

两个妇女用彝语飞快地说了一通，可马达一句也没听懂，站在那里干着急。他正要给村主任打电话，马胜利从外面散步回来了。他听了两个妇女的争论后，就用彝语对她们说了一番话，两个妇女听后，高兴地走了。

马达大跌眼镜，爷爷真的会说彝语！

马达问：“那两个村民为什么吵架？”

爷爷说：“矮个子妇女今天杀了一只公鸡吃，而高个子妇女今天丢了一只公鸡，就怀疑是矮个子偷的，所以扯上她到村委会来告状，要她赔偿。恰好我刚才散步，看到对面河滩上有只公鸡，就叫高个子去看看，是不是她丢的。我估计是这两天河水上涨，它没法过河，才在那里转圈。”

马达很佩服爷爷的分析。爷爷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太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破了不少案。他善于观察，能从细节中发现线索。

果然，一会儿那两个妇女欢天喜地回来了，高个子怀里抱着一只公鸡。

马胜利对她们说：“邻里之间要相互信任。你不能因为她家门前有堆鸡毛，就怀疑她偷了你家的鸡，这叫证据不足……”

以上这番话，是用彝语说的，听得马达目瞪口呆。那两个妇女点头道谢走了后，马达迫不及待地问：“爷爷，您怎么会说彝语？”

马胜利淡淡说道：“因为我本来就是这地方的人。”

原来，马胜利是孤儿，那时候被地主抢去当了娃子，天天放羊。杨树叶子能治羊腹泻，就是他放羊时无意中发现的。到了十二岁，马胜利不堪地主虐待，连夜逃了出去。到了冕宁后，遇到北上的红军，他就参加了红军，一路到了陕北，之后奔赴抗日战场……

在部队，马胜利学会了汉语，因为长时间不说彝语，也就渐渐忘了。这次来到彝区，在彝语语言环境中，忘却多时的母语渐渐都想起来了。而且，通过这几天的走访，他发现这个村子就是他当年生活过的村庄，那时叫沙洛村，彝语是穷山沟的意思，光明村应该是之后取的名字。

“我原名不叫马胜利，而叫马布日鬼。长征结束后，首长跟我说，‘你这名字不好记，也不好听，我们马上就要东渡黄河打日本鬼子了。干脆改个名字吧，现在长征胜利结束了，就叫马胜利吧，愿我们的军队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爷爷回忆说。

“这么说我们是彝族啊，那为什么我们的档案中都写的是汉族？”马达不解。

爷爷说：“我在部队里学会了汉语和汉字。一次兵员登记，在填表时，我看到其他人在民族一栏都填的‘汉’，我也填‘汉’，因为我当时想，我也是一条汉子，为什么不填‘汉’？就这样进了档案，传了下来。其实，不管是汉族、彝族或是其他民族，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马达由衷赞叹：“爷爷，我发现您比我更适合当第一书记。您来当第一书记算了，我给您做饭。”

爷爷笑着说：“如果我不是九十三岁，而是三十九岁，我肯定要到这儿来当驻村扶贫第一书记。现在不行喽，上了年纪，岁月不饶人，只能当第一书记的后勤管家。”

其实，有一个小秘密马胜利没有对孙子说，当初组织上考虑到马达要照顾马胜利，并没有派马达到彝区来帮扶。

马胜利知道后，专门找了他战友的儿子——县委组织部部长，要求一定把马达派到彝区来锻炼，参加这场全国性的脱贫攻坚战，他也趁这个机会回到阔别八十一年的彝族故乡看看……

选自《民间文学》2020.6

过水鱼

◇文／侯晓琪　图／黄胜



大郭是海归专家，有名的“知道分子”，天南海北、核弹鸡毛，没有他讲不出的道道，他还常常被电视台邀请去当嘉宾。

这天，大郭接到一个电话，是分明湖畔的渔馆老板米刚打来的。几个月前，米刚搞了个规模盛大的分明湖冬季捕鱼活动，还特意请电视台做了报道。大郭也以专家身份到场，吃鱼谈文化，做了一期访谈。节目播出后，米家渔馆一时宾客云集，不惜花高价来品尝正宗分明湖鱼的人数不胜数。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生意又不行了。

“现在好多地方都瞎学样，是个小水洼就敢办冬捕节，这一来就把我们的优势搞没了。”米刚愤愤地说，“我这次又邀了几位媒体朋友，还想请您再做一期访谈，替我们打打假！当然，知道您时间宝贵，所以出场费我付双倍。”

有钱收，大郭自然高兴，他想了想，说：“要不我再拉上一位朋友给您站站台吧，就是当下的直播网红小婉姑娘，她专门直播各类打假视频。友情价，怎么样？”

米刚听罢一哆嗦，这是强行配售啊，可他毕竟有求于大郭，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哈，我正琢磨怎么扩大影响呢！那一言为定！”

放下电话，大郭联系了小婉。要说这小婉姑娘直播确实有一套，人长得漂亮，还常常素颜出镜，为的就是给粉丝们展示最真实的自己，这很对大郭胃口，而且她对大郭的学识也很仰慕，两人正处在恋爱的“窗户纸”阶段，就差挑明了。

到了约定的那天，大郭开车接到小婉，向分明湖赶去。路上，大郭谈起分明湖鱼的来历：“分明湖是清河和浑河两河交汇形成的湖湾，浮游生物丰富，就养成了有名的分明湖鱼，这鱼吃在嘴里，鱼香四溢，在古代可是贡品呢！”

小婉听得直咂嘴：“哎，我好像这会儿

就闻到鱼香了！”

大郭最喜欢小婉这种不做作的性格，他跟着吸了吸鼻子，嘿，空气中还真飘着一股鱼香。他停车一打望，见不远处的河边，有个老头儿正在扳网，也就是弄张四方网具，中间放上饵，沉到水中，过会儿往上一提，如果运气好就能捞到野鱼。

老头儿身后放着一个盛鱼桶，桶后是个小泥炉，炉上的锅里“咕嘟嘟”炖着一条两斤左右的鱼。

小婉露出了吃货本性，跑下车上前结结巴巴叫了声大爷，老头儿回头瞅了瞅，笑着说：“我老贾一早扳鱼，饿了就炖一条。这鱼，讲究原水炖原鱼，你们尝尝吧！”

小婉一边说着那怎么行，一边飞快地从车上拿下两个纸杯。她刚要舀鱼，大郭开口说：“大爷，你这不是分明湖鱼吧？”

贾老汉返身一扳网，说：“我这是清河鱼，清河还有半里才汇入分明湖，湖鱼名气大，我这鱼便宜，可不敢跟它比。”

听贾老汉话里带着情绪，大郭忙说：“大爷，您别介意。如果是分明湖鱼，一条几十块钱，我们还不敢吃呢！”说着，他接过小婉递来的盛好鱼的纸杯，一边吃一边向小婉讲解：“清河鱼虽比分明湖鱼差点儿，但也很有特色。清河经过治理，水质非常清，鱼在这种环境中，长得比一般鱼要肥。”

见大郭侃侃而谈，小婉眼里充满了崇拜，一旁的贾老汉却抬眼盯着大郭看了好一会儿，说道：“你是经常上电视的郭专家吧？我看过你给米家渔馆演的电视。”

见这老头儿将做节目说成演电视，小婉哭笑不得：“郭老师可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高材生！”小婉一高兴，索性拿出手机，将贾老汉纳入镜头，直播上了，“没想到清河岸边也能遇到郭老师的粉丝！”

放下手机，小婉谢过贾老汉，又扯着大郭：“咱们赶紧走吧，清河鱼都那么好吃，我都等不及要吃分明湖鱼啦！”上了路，车刚开出不远，大郭打了个嗝，一股清甜的鱼香泛上来，他不禁感叹：“我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这么一想，他忙掉转车头：“清河鱼真不错，老头儿开的价不高，咱们回去买几条。刚才我们光吃不买，多不好意思啊！”

车开回原处，见贾老汉正在河边忙活着，小婉要叫他，却被大郭一把拉到旁边一株河柳后。只见贾老汉从河苇下藏着的网兜内，偷偷摸出两条鱼放进扳网，再将网半沉在水中，自己若无其事地守在岸边。

大郭恍然大悟：“咱们上当了，老头儿这是‘过水鱼’！他偷偷把人工养殖鱼放在网中，等有人路过时，再把网提上来，冒充扳上来的野生清河鱼。”小婉不懂了：“可他这鱼，怎么这么好吃呢？”

这时，两人见远处开来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人——米刚。米刚对贾老汉赔着笑说：“贾伯，今天我招待贵宾，对方点名要吃分明湖鱼，我只好来找您买啦！”

“不卖！”贾老汉气鼓鼓地说，“让你拿去骗人，造孽！”

这是怎么回事？小婉很快察觉到不对劲儿：好家伙，有人造假！她连忙把直播手机架在柳树杈上，调好角度，然后站出来对贾老汉指责道：“您这把年纪，怎么用‘过水鱼’骗人呢？”说着，她又掉转炮口轰向米刚：“您请我和郭老师吃分明湖鱼，却用别的鱼冒充吗？”

米刚被问蒙了，再看大郭，他也是一脸尴尬。

其实大郭也知道米刚店里所谓的分明湖鱼，全是“过水鱼”。分明湖面积有限，鱼的名气一大，买的人一多，产量就跟不上，米刚就耍起小心机：从外地运购便宜的鱼，偷偷倒进湖里，再造势搞冬捕，当众将那些“过水鱼”捞出来，冒充分明湖鱼来卖。

上次做节目，大郭就看出了蹊跷，但看在钱的分儿上，他也没点破。这回，见小婉

对分明湖鱼那么向往，他便给米刚打招呼，暗示他可别用“过水鱼”瞎糊弄。米刚没办法，才到贾老汉这儿来买鱼。

贾老汉对米刚说：“你搞什么冬捕，又乱下鱼苗，将分明湖祸害得连条正经鱼都捞不上！”米刚苦着脸说：“我也是为大家好啊！”

大郭也帮着米刚解释：“大爷，现下流行眼球经济，米老板把分明湖鱼炒热，资本、人气一上升，必能盘活本地的其他行业，让大家都受益！”贾老汉苦笑道：“可客人并不傻啊，他们花大价钱来吃分明湖鱼，味道却平淡无奇，这一传十、十传百，还会有人来吗？”

贾老汉本来有个鱼塘，下的就是分明湖鱼苗，这鱼塘养的鱼虽不比分明湖里的鱼金贵，但口感差得并不多，也算上品；卖价虽比不上野生分明湖鱼，但比清河鱼还是要高不少。可经米刚那么一折腾，分明湖鱼的口碑一落千丈，连带着贾老汉的鱼也卖不上价，他这才在清河边卖起了“过水鱼”，只不过，是把好鱼贱价卖。

贾老汉望着大郭，说：“还有，你是什么‘马兰花’大学毕业？混来的文凭吧？刚才你说什么‘水清鱼肥’，我就觉着不对，难道‘水清无鱼’这老话儿你都不知道？我看你这专家就是块‘砖头’，去国外过了次水，就以为镀了金，其实假得很！”

见贾老汉咬上了大郭，小婉赶紧上前打圆场：“大爷，您消消气，说起来您这鱼确实好吃，当清河鱼卖多可惜，要不这鱼我买了，我回去直播，帮您打广告吧！”

贾老汉想了想，说：“你要真肯帮忙，鱼我白送你！”小婉连连点头，上前就从桶里提起一条大鱼，不防那鱼挣扎得厉害，“啪”的一声，鱼尾竟狠狠地抽在了她的脸上。

小婉惨叫一声，扔下鱼就向后退了好几步，众人上前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姑娘的脸怎么歪了！原来她的脸整过容，刚才被鱼尾一抽，皮下的填充物被打歪了，才成了这副吓人模样。

小婉捂着脸直跺脚：“快、快关直播！”

贾老汉回过神，不禁拍着大腿喊道：“哎哟，原来个个都是‘过水鱼’啊！”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把多磕的头磕回去

◇文／呼延云



一日，有个武秀才扭一乡下人进县衙，吵吵嚷嚷说要告状，甘肃华亭县令许君问其缘故。原来，一乡下人入城担粪，一个不留神，弄脏了他的衣服，路人劝武秀才，让乡下人给他洗干净衣服了事，武秀才不依不饶，非要官府狠狠打乡下人一顿才解恨。许县令听完，拍案而起怒骂道：“你粗心弄脏了秀才的衣服，非重责不可！”然后“令生坐于堂侧，而饬乡人向之磕头百以谢罪”。

磕到七十余次时，许县令忽然问那秀才：“对了，你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武秀才说：“是武。”许县令拍着额头说：“是我的错，文秀才应磕一百，武秀才磕一半可矣。他多磕了你二十余个头，你应还之。”武秀才哪里肯？许县令让人摁着他的脑袋给乡下人磕了二十余个头，“观者无不大笑”。

选自《北京晚报》

赌钓

◇文／他他　图／戴清胜



民国年间，哈尔滨松花江上有一座中东铁路大桥。大桥旁的江边，常有不少爱钓鱼的人聚在那儿，这些人当中，有个叫霍聋子的最有名。

霍聋子有名，因为他特别能钓鱼。他人如其名，是个聋子。钓鱼需要专心，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跟人搭话唠嗑，那能钓着鱼吗？霍聋子啥也听不着，不受外界的影响，那鱼不就全是他的了吗？

但也有人不服气。话说有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长得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子，也爱钓鱼。有一回，这络腮胡子钓了一天鱼，也没钓着几条，回家就让媳妇儿给骂了。骂到最后，媳妇儿说：“你看人家霍聋子，一天能钓好几十条，还都是大鱼；再看看你，一天就钓几条，还都是小鱼崽子。你连人家霍聋子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络腮胡子虽然长得膀大腰圆，却从不对媳妇儿动粗，不是怕，而是因为大多数东北老爷们儿都认为，有能耐到外边使去，别在家里耍横，在家里耍横的都是狗熊。络腮胡子受了媳妇儿的气，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就出来找人耍横。

络腮胡子来到江边，就直奔霍聋子去了。到了跟前，他怕霍聋子听不见，像喊山一样对着霍聋子喊：“霍聋子，我媳妇儿说，我连你一根手指头都不如，可我咋觉得，我一根手指头比你腰都粗呢？我不跟你比钓鱼，我比不过你。咱俩打个赌吧，你要是一天能钓着十条五斤以上的大鲤子，我就服你！”

霍聋子身有残疾，钓鱼是他最拿得出手的能耐了。等他弄明白络腮胡子说的是啥意思，一下子就急眼了。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脸面不能丢，于是霍聋子一口答应下来：“行，今儿个天都黑了，明儿个整！”

听说大名鼎鼎的霍聋子跟人家打赌了，第二天一早，

江边来了很多人看热闹。

霍聋子来了，还是在自个儿的那个老窝子，中东铁路大桥下游，离大桥一百多米的地场，站定了，坐稳了，从容不迫地上鱼食，甩竿，等钓。十几分钟之后，他钓上来了一条大鲤子。被邀请来做见证的卖鱼的张二驴子抓起鱼，扔进秤盘子里，一过秤，就喊："第一条，五斤，高高的！"

十来分钟后，霍聋子又钓上来一条大鲤子。接着，每隔十几分钟，他就钓上来一条，张二驴子那边也就一直在过秤，不断地喊："第二条，五斤，高高的！第三条，五斤，高高的！第四条，五斤，高高的……"

看热闹的人群沸腾了。这也太神了，说钓鲤子，个顶个的都是鲤子；说钓五斤沉的，个顶个的都是五斤沉。任谁也做不到呀！

一直钓到了第十条，张二驴子又喊："第十条，五斤，高高的！"

话音落地，周围一片安静。霍聋子回过头，蔑视地盯着络腮胡子。霍聋子坐着，络腮胡子站着，霍聋子比络腮胡子矮很多，络腮胡子却感到了巨大的威压，威压仿佛从天而降，一点一点加力，压得络腮胡子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

东北人好脸面，输了不甘心直接认输，而是死不认账，给自个儿把面子找回来。这会儿，络腮胡子也犯了这个毛病，只见他红着脸，张了好几下嘴，终于嗫嚅着说："有本事，你再整一条出来！"

霍聋子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再整就再整。"说完他又回过头，上鱼食，甩竿，等钓。

十几分钟以后，鱼儿又咬钩了，鱼漂动了，而且摇摆幅度很大，动个不停。岸上的人们刚才亲眼看到霍聋子连钓了十条鱼，此时，大家伙儿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这肯定又是一条鲤子！就连络腮胡子也不禁叹了一口气，缩了一下脖子，他做好准备，打算彻底认输了。

这回咬钩的鱼似乎特别沉，霍聋子用尽全力往上挑竿。大家伙儿屏息凝神，等着鱼儿出水的一刻。可是这一次，钓出来的不是五斤沉的大鲤子，而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上身赤裸着，下身只穿一条小裤衩。鱼线缠在了半大小子的脖子上，缠得紧紧的，已经深深地勒进了肉里。半大小子直到死，手里边还掐着一条鱼，一条五斤沉的大鲤子。人死了，鱼虽然被掐住了鳃，还活着，"啪啪啪"地摇头摆尾，挣扎着，拍着水面。

霍聋子一把扔掉了鱼竿，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儿子——"他就奔了过去，抱起了半大小子。可半大小子已经死了，死透了。

霍聋子抱着死去的儿子，号啕大哭道："儿子，是爹害了你呀！爹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家去打赌，爹太没正经了。爹这是白活了呀！你都死了，爹还活着干啥呀？爹也不活了，爹跟你一起去死，爹这就跟你一起去死！"

霍聋子说完就向前一纵，跳江了。他挣扎了两下，被江水一冲，顿时就没影儿了。离得近的想扑过去拉住霍聋子，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大家伙儿才明白，霍聋子为了这次打赌能赢，就让儿子游到江里去往鱼钩上挂鱼，全挂五斤沉的鲤子。不远处，就是中东大桥的桥墩子，霍聋子的儿子把事先准备好的大鲤子装在鱼篓里，躲在桥墩子后面的河滩上，到时就从水中游过来。在松花江边长大的小伙伴，哪个没有好水性？这点儿距离，还不算个啥，也不用担心在水底下游泳会被岸上的人发现，松花江的水从来都是浑黄浑黄的，只要沉下去一尺深，就啥也看不见了。

霍聋子的儿子死了，霍聋子也死了。络腮胡子的肠子都悔青了，岸上的人们也都没了声音，除了一声声叹息，就是几声抽泣。

唉，这打赌打的，也不赢点儿啥，就为了"服你"俩字，两条命就这样没了，这都图个啥呀？

选自《故事会》2020.6 上

不约而同

◇文／庞德来　图／黄胜



四十年前，长白山上除了老虎豹子不让打，别的还没有明令禁止，哪个村子都有几个出色的猎手。

湾湾毛村有个好猎手叫哈拉海，这一天上山打猎，在一株大楸子树上发现了一株成色上好的冻青。楸子树全身都是宝贝，树上长的冻青更是宝中之珍，据说得了癌症的人喝了冻青煎的水，都能痊愈。哈拉海发现的这株极品冻青就是在一万株楸子树中也不一定能找出一株，很难得。

哈拉海得到一株好冻青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招引得常来山里收购特产的贩子们乌泱乌泱地跑来问价。其中出价最高的小贩子开出了五百块钱的价码，在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可距离哈拉海的心理价位差距还挺大，他气呼呼地说：“你拿我这株冻青出去起码卖一两千块，这也太黑心了，一万个不卖！”

话虽然这么说，但哈拉海并不知道这株冻青到底能卖多少钱，于是他拿着冻青来到村诊所请教，诊所的邢大夫给估价一千三百元。哈，还真是个宝啊！

哈拉海心花怒放，抱着冻青往家走。他这么高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去卫生所可没白去，他获得了一个信息，最近湾湾毛村一带流行红眼病，这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喝熊胆水能治好，没得病的也能预防。

这可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只要弄到一枚熊胆，要多少钱还不由着自己说了算！

第二天早上，哈拉海背上猎枪准备进山打熊瞎子，才走出村头，就遇上了村里另一个狩猎高手崔炮头，他背着一杆猎枪，也是进山打猎的。二人走了个碰面，眼神一对上，立刻都猜到了对方打的啥主意，都是奔着熊去的！

他俩以前合作打过围，是处得不错的好哥们儿，这会儿想分开上山有点儿不好意思，只好各怀心事，别别扭扭一起往山上走。

昨晚山里刚下过一场小雪，河边现出一些杂乱的脚印。那脚印是光脚的，后脚跟抬着，正是熊脚印的特征。而且脚印很大，留下这脚印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块头。二人兴奋起来，顺着脚印往前追。

跑着跑着，脚印消失在小河边。小河里的许多石头被翻了过来，清清的河水中间是一道浑水，泾渭分明。他们是老猎手，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头还没进入冬眠的熊在水里捉鱼、找蛤蟆吃呢。他们相互点了点头，很有默契地一起沿着河边往上找，不一会儿，就瞄到前面河里果然有个大黑家伙。

都说熊眼毛长，遮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所以叫它熊瞎子，才不是那么回事呢，熊的小眼睛挺好使的！哈拉海二人还没看清熊，熊先看清了他们，立刻撒腿就跑。

人们习惯叫一声“笨熊”，都说熊笨，其实也是一种误解，熊一点儿也不笨，动作很灵活。

哈拉海二人抬脚就追，真不愧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猎户，穿山渡河，脚下生风，像长了一双飞毛腿一般，一口气追到了一个叫滚兔岭的小山跟前。那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顶，一面都是立陡的明砬子，砬子上一棵树也不长，一抬眼就能看到山顶。那头熊爬到山顶，眼看就要翻过山去，再想追上就难了。二人急了，同时举枪开火，那熊扎撒着前爪顺着砬子往下滚，才滚一圈儿就看到它的四蹄都扎撒开了，滚到离地面三丈多高时，突然跃起来飞落到山底。那沟底是一片树棵子，叫闹瞎堂，从谷底传来一阵吱哇乱叫的声响，说是黑瞎子摔的声音吧，又不太像。

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从闹瞎堂里涌出一群黄不拉几的野猪！这可是要人命的家伙，二人本能地各抱住一棵大树往上爬。爬到高处，哈拉海低头往下看，那野猪的大獠牙贴在耳朵上，瞪着血红的小猪眼，围着树往上瞅，眼神里透着凶狠。又过了好一会儿，见二人一直不下来，野猪不像狼那么有耐心，一阵风跑了。又熬过了好长时间，二人才敢下树，倚着树回想刚才那惊险的一幕，都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手脚麻利，恐怕早被野猪的獠牙豁开膛了。

哈拉海说：“哥，今天太悬了，这头熊跳进野猪窝啦，把猪轰出来，就这倒霉的点子，还折腾啥，快打道回府下山吧。”

两个人都是方圆几十里顶级的猎手，打空围是前所未有的，这会儿垂头丧气往家走，路上还直喊倒霉。在那个年代的长白山地区，人们都很迷信，打猎的尤其这样，如果上山一点儿收获都没有，是很不吉利的。一路上，哈拉海赌咒发誓说近日绝不上山，崔炮头说明天就出远门，出门消消晦气再说。二人一路垂头丧气，一直到村口才分了手。

第三天，哈拉海背着枪准备上山，还套上了马车。他老婆奇怪地问：“你不是说上次触了霉头，最近不上山吗？咋说了不算？”

哈拉海有意在老婆面前显摆能耐，得意地说：“都说崔炮头是好猎手，我看都是谣传。长白山的熊瞎子下树都抱着头，那天那个熊是扎撒着两掌下来的，那叫亮掌，说明枪已经打中了熊的要害。临下山时拼命的那一跳叫垂死挣扎，我凭经验断定，它跑不出两百米就一定会死，这点儿门道崔炮头都看不出来，不是徒有虚名吗？哈哈！”

他老婆一听更加奇怪，反问他：“既然打中了，为啥不当时拉下山呢？还空着手回来。”哈拉海不屑一顾地说：“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那天说破了，那头大熊不得我们两个分？”

他老婆斜眼瞄了他一眼，冷笑着说：“我们女人没见识，也不像你们大老爷们儿小肚鸡肠，就会小算计，吃独食！”

哈拉海赶着马车来到山下，见那里也停着一辆马车。他拴好马，直奔闹瞎堂，灌木丛里果然有血迹，顺着血迹走出大约一百五十米，地上开始出现一摊摊的血，还

有熊躺的卧子，就是没看见熊。雪地上有杂乱的脚印，还有拖出来的雪沟。

不好，熊被别人拖走了！哈拉海紧忙顺着溜子往前跑，却见树底下站着一个人，竟是崔炮头。

俩人的眼睛一对视，脸唰的都红了。他们都知道对方是来干啥了，只是自个儿都怀着鬼胎，谁也不好意思说话。正在尴尬的时候，不远处一个捡柴火的人走过来，看见他俩背着猎枪就说："你俩是打熊瞎子吗？前天也不知道哪个二百五的猎人，打中了一头熊却不往家拉，死在那边，昨天被湾湾毛村前街上的二毛蛋捡去了。二毛蛋他妈得了癌症，欠了不少外债，没有钱买楸子冻青，他就漫山遍野地在山上找，没想到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冻青虽然没找到，那个大熊也值不少钱！"

哈拉海和崔炮头的肠子都悔青了。

两个人各自赶着马车往回走，这一次又打了空围，心情难免更加沮丧。

两辆马车一进村，就看到一伙伙村民往卫生所走，说是去卫生所喝免费熊胆汤，预防和治疗红眼病。哈拉海有点儿不相信，一个村民告诉他，昨天前街上二毛蛋上山捡回一头死熊，取出了熊胆，本来想卖了钱给自己母亲治病，可二毛蛋得知熊胆能治疗和预防乡亲们的红眼病，就无偿地捐了出来，让村卫生所邢大夫煮了一大锅汤水，喊村民们都去喝。

哈拉海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儿，立即回到家，喊老婆快拿出那株冻青，说要送人去。老婆听明白了经过，赶紧拿出了冻青，和哈拉海一起出门。他们来到二毛蛋家，哪想到崔炮头也在，桌子上已经放了一株楸子冻青。

哈拉海和崔炮头顿时明白了，两个人的眼睛没再闪躲开，两双手捏成拳头，各自给了对方一拳。

选自《民间文学》2020.6

风雨同路

◇文／云川纵　图／段明

一

"离婚吧！"

当王彬再一次爽了妻子的约后，忍无可忍的聂珊珊冷着脸提出了离婚。

王彬对聂珊珊是心存愧疚的，毕竟他干辅警多年，对家庭难免忽略。他清楚地记得，有段时间，因早出晚归，刚认人的儿子长期见不到他，再看见他时，竟受到了惊吓，将他当陌生人对待。

只是，王彬对聂珊珊忽然提出离婚还是难以接受："为什么？我虽然陪你们的时间很少，可是，可是我是爱你们的呀！"

"家庭不是只靠爱就能支撑的！"聂珊珊有些哽咽，"你爷爷七十多岁了，就你这么一个亲孙子……他现在是弥留，是弥留！老人家就想见见你，可你整天不着家。今天说好了，一起去照顾爷爷，可单位一通电话，就把你叫走了！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医院伺候老人有多难堪，别人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张口闭口就是孙子不孝顺！王彬，我不想让孩子有一个不孝而又无情的爸爸！"

王彬颓然坐倒，痛苦地捂住了脸，昨夜爷爷在电话中的恳求言犹在耳，可他却终究辜负了老人家的一片期望。



许久，王彬擦擦脸，有气无力地点头：“走吧，去民政局。速度快的话，领完证还来得及吃顿离别饭。”顿了顿，他又有些不甘，“珊珊，你要理解我，我是辅警，随时都有突发任务，我不可能随时随地都陪着你！你怎么，就不懂事呢？”

他颤抖着手，想要倒杯水喝，却发现暖壶和提净化水的桶都空空如也，不由责备地看向聂珊珊。

“最近几天我都在医院照顾爷爷，没时间下五楼提水。先烧点自来水喝吧！”聂珊珊不想跟他争吵，摇摇晃晃站起来，翻出了结婚证，看着上面那个蓝色制服的阳光青年，有一瞬的失神。曾经她也有英雄情结，觉得嫁给警察或军人是件十分光荣的事儿，然而，如今她却在为曾经的光荣后悔。

在风雨中，王彬开车驶上了公路。连绵的阴雨下，荆楚之地一片水泽，让他心生不好的预感，喃喃自语：“这雨还要下多久？”

聂珊珊也从伤感中回过神来，看着茫茫水雾叹气：“千万别跟九八年似的，那真是大灾难了。”

“别瞎说！”王彬下意识呵斥一声，顿了顿，又宽慰她，“放心，真要有什么事儿，部队肯定冲在最前方，普通群众来得及转移。”

聂珊珊嗤笑一声：“你现在跟家人讲话，都带着一口官腔了！”

王彬怔了怔，忽然意识到夫妻俩裂痕越发严重的原因了：他将太多的工作问题带到了家中。

就这一个失神，车子忽然一顿一矮，大水直接漫上了前车轮！

“小心！”聂珊珊惊叫一声，王彬手忙脚乱地猛打方向盘，将车子驶上路边高地停下。两人定神细看，发现前方的涵洞水位已经涨到了成人大腿处！

聂珊珊倒吸一口凉气：“怎么这么严重？”

夫妻俩还没来得及思考下一步，就见一辆私家车飞速冲入涵洞，而后，大水直接漫上前车盖，车停了！

“坏了！”王彬一把推开车门，跳入水中，只匆匆丢下句，“你把车开到安全地点。”

二

王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进，只是涵洞附近的水流实在湍急，即便是受过专业体能训练的他，也无法完全保持平衡。

连摔带爬了几分钟，他回头一看，差点儿晕倒，居然还不到一百米！

聂珊珊匆匆将车安顿好，跑回来一瞧，

吓得扒着栏杆冲他喊："王彬，你快上来！危险！"

王彬抹了把脸，冲她摆摆手，呵斥道："你离车道远点儿！找块安全地儿待着！一会儿水上来了，你站都站不住！"

涵洞的水越发深了，路人纷纷向高地撤退，而王彬则在聂珊珊带着哭腔的哀求中，向着抛锚的私家车踽踽独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雨幕越发沉重，王彬终于在混浊恶臭的水中摸索到了门把手，他深吸一口气，狠狠向外一拉，然而，车门纹丝不动，车中人更是发出了绝望的惊呼。

他擦了把汗，冲着车内打了个一起用力的手势，再次发力，这一次，车门终于开了！

可是，汹涌的大水在车门打开的一瞬间，轰然撞进车中，周遭甚至因此出现了一股小型旋涡！

就在大水灌入的一刹那，王彬敏锐地发现副驾驶座竟有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来不及思考，一把抢过孩子，将其举过头顶。

"轰隆隆"的水声震得鼓膜疼痛，咆哮着灌入车中，待王彬再睁开眼时，车内的水已经没过了一半的车窗。

他一把拉住孩子的母亲，在风雨中大喊："快走！"

年轻的母亲摇摇头，奋力撕扯着驾驶位上的安全带。王彬这才看到，孩子的父亲被安全带卡住了！

他腾出一只手，帮着扯了两把，发现完全使不上劲儿，而女子却不肯放弃，猛然深吸一口气，俯下身子，将头埋进男人怀里，死命用牙齿撕咬。

"王彬，王彬！"这时，聂珊珊焦急的呼喊声传了过来，她踮脚指着远方逐渐增高的水位，拼命冲丈夫示警。

王彬的冷汗当场就下来了，立马一拉女子，吼道："来不及了，快走！"

"你先带孩子走！"女子挥开他的手，哭道，"我不能抛下他！"

"快走！"男人冲妻子咆哮，"你想让孩子没爹没妈吗？"

女子怔了怔，男人也是一瞬的失神，而后，他颤抖地摸上女子的脸，喃喃道："这辈子，我没辜负父母的期望，没亏欠公司员工，唯独苦了你……"

眼看水位越发高涨，王彬不顾女子的反对，一把抓起她，强行向岸上突进。

"老公——"女子死死抓着安全带，在浊浪滔天中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

三

也不知是不是真爱无敌，就在王彬强拉女子的那一刹那，车内忽然发出一声几乎听不到的轻微响动，而后，安全带整个脱落，男人来不及惊讶，极为迅猛地推着女子逃离了座驾。

强劲的浪头打来，女子站立不稳，惊呼一声，本能地抓住了王彬。然而，王彬怀里本就抱了个孩子，又在水里耗费了大量体力，此时被她一带，竟也跟着朝水里倒去。

男人一把抓住妻子，却来不及扶王彬。

眼看着王彬就要栽倒，聂珊珊瞅准时机，就在他肩膀划过栏杆附近的那一瞬间，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后领，吼道："抓紧栏杆！"

几乎是四人连滚带爬冲上上方车道的那一刻，汹涌的浪头卷过，整个吞没了那辆车。

聂珊珊这才感觉到后怕，虚脱般地坐倒在地，抬头看着王彬，哽咽着控诉："你能不能别吓我？"

王彬看着她胳膊上新添的青紫，讷讷地站在一旁，一时之间，他竟不知该如何安抚妻子。刚刚男人的话言犹在耳，他恍惚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找好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点，他一直欠了聂珊珊一份安定。

而劫后余生的一家三口，则在车道上抱头痛哭，哭声中带着庆幸与后怕。

小孩扑进母亲怀里哭喊："妈妈，你不是说爸爸不会不要我吗？明明，明明刚才你俩都不想要我了！"

女子搂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宝宝那么可爱，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小孩悲愤控诉："你们天天都说忙，整整一个月没带我去游乐园了！刚刚又……肯定是不爱我了！"

分明是很搞笑的童言，但王彬却听得心中一痛，他想起了儿子警惕的目光，想起了爷爷颤抖的哀求，想起了聂珊珊独自去楼下提净化水的艰辛……他不由自主按住了聂珊珊的削肩，颤声道歉："对，对不起……"

聂珊珊惊诧地看他一眼，苦笑道："真没想到，你有一天也会跟我道歉。"她扶着栏杆踉跄起身，步履蹒跚地走到已经关闭的店铺门口，踮脚扯下遗留的大红条幅，又从包里翻出两瓶指甲油，在上面涂涂抹抹，晾干后，赫然是"前方渍水，危险！"

王彬看她比画半天不知该如何办，急忙将车开到涵洞车道入口附近，挑了块地势较高的区域停下，将条幅一端用车门夹住，一端拴在树上。做完这些，看见聂珊珊正静静注视着他，不由有些不自在，尴尬地问："这样行不行？"

聂珊珊未置可否，转而低声道："你知道吗，我曾经那么用力地喜欢过英雄。我崇拜李云龙，崇拜周卫国。可是，结婚之后，我才知道，英雄的妻子不好当。"

王彬心中堵得厉害，想要解释什么，然而，聂珊珊继续道："其实，让我不能忍受的不是你一心扑在工作上，而是，你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家放在第一位过，从来没有。你每次都是丢下一句'有任务'，而后撒腿就跑，不管是孩子生病，还是妻子生日，而你事后也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可我跟孩子，也是中国公民，也属于群众，照顾我们，也是你的责任啊！"

王彬眼前明明灭灭，他从没有想过，夫妻俩第一次交心，竟是在这种场景下。

他一直觉得是妻子不懂事，不断地拿家事拖他的后腿。他却忘了，除了辅警，他其实还是一个丈夫。而今天聂珊珊拼命拉住差点儿被大水卷走的他，又费心费力地做警示条幅，也让他看到了妻子的另一面。

他颤抖地伸出手去拉聂珊珊，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一丝挽留婚姻的希望，他说："珊珊，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一辈子的妻子，也是我的群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聂珊珊怔愣良久，忽然狠狠一抹脸，又哭又笑地道："不离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想丢下我们母子俩几回！"

王彬乍惊乍喜，还没来得及反应，领导就下达了紧急支援大坝的通知。他这次没像以往那般强势蛮横，而是小心翼翼地瞅着聂珊珊，跟她商量："水快漫上大坝了，我们单位也在被抽调的范围内……你自己先回家歇着，我回来之后就带你去看爷爷，好吗？"

那声"好吗"说得有些僵硬，聂珊珊却破涕为笑："我还能拦着你不成？快去吧！"

王彬猛然拥住妻子，真心实意地道谢："这些年，辛苦你了。珊珊，真的谢谢你。"

一声"谢谢"入耳，聂珊珊忽然觉得这些年的坚守都值了，她闭了闭眼睛，轻轻道："做英雄的妻子，是我自己选的。哪怕跪着，我也会走完这条路。"

王彬放开妻子，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走了一段，忽然听到背后传来聂珊珊的呐喊："老公，你在前线守着坝，我在后方守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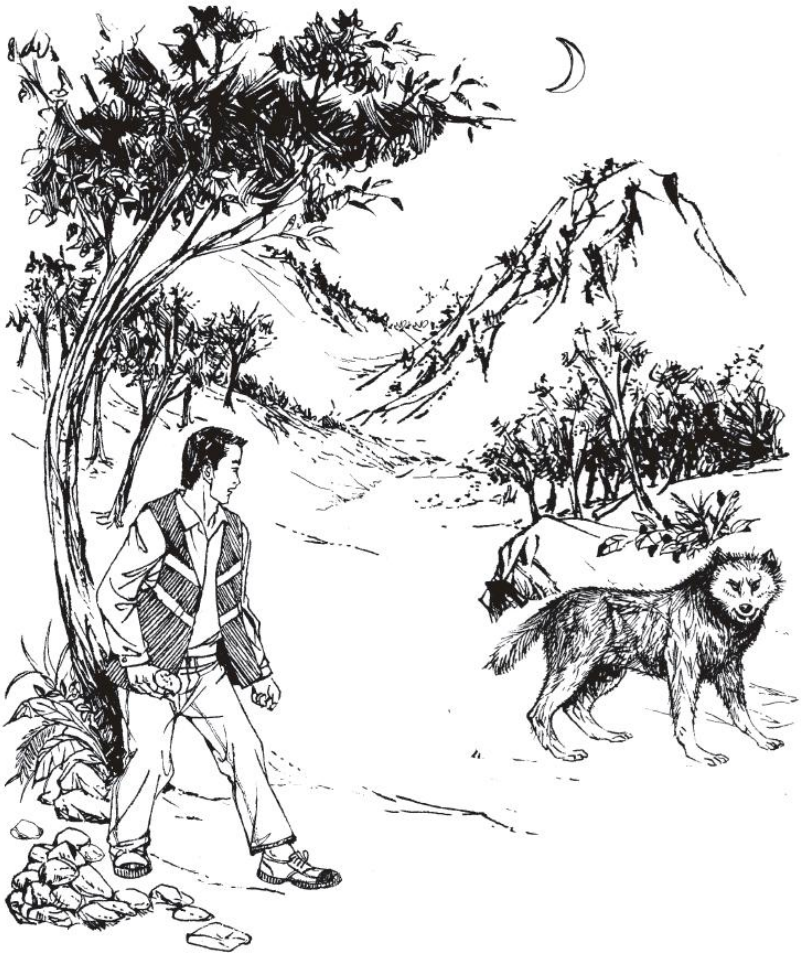
疾风骤雨中，王彬眯着眼回头望去，聂珊珊跟那对夫妻，站在一处高地，拼命地挥手阻拦来往的车辆，在涵洞前为群众筑起了一道生命屏障。

王彬笑了，他明白，他跟妻子，终于真正理解了对方的责任。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与狼对峙

◇文／高军　图／黄胜



晚饭后，刘希夷走出护林房，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巡山，他打算攀上山顶看看是否有什么隐患需要排除……

他是国有林场从农村聘任的护林员，一个月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好在村子里还有点儿地，可以一边看护山林一边种好自己的土地，生活也能说得过去，他感到很满足。过了十几年后，他看山上的一草一木眼神都变了，总是带有疼爱的模样，让人觉得他就像在看自己孩子似的，他也觉得山上的一切都好似成了自己的亲人。

最近几天，在自己管理的林区发现了结伴而行的两只狼的踪迹，他见到了久违的狼粪和狼蹄印，他拨拉了一下在地上的那堆白色粪便，里面有兔子和山鸡的骨头，狼吃了这些动物骨头是消化不了的，最终会随着粪便排泄出来。他又喜又怕，喜的是这里绝迹几十年的狼又露面了，前些年市里的晚报曾经发起寻找野狼的活动，结果动用那么多的人力最后一无所获，这次竟然在自己管辖的山林内发现了；怕的是这野物四处游荡，千万别祸害人啊，现在的人根本没有防范狼的意识了。他觉得，这应该是两只过路的狼，自己看护的这片山林的环境应该不足以养活它们。

他一边小心地观察着四周，一边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任何一点儿动静。这些年山林的看护重点已经是火灾了，上山来偷树的人已经没有了，防火成了最主要的任务。现在发现了狼的踪迹，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大事儿，必须好好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

越往山林深处走，四周越加寂静，偶尔一点儿动静就显得声音很大。一只兔子突然从他脚下蹦起来向远处蹿去，那脚步落地的声音白天的话根本是听不见的，现

在却听得很清晰。山鸡不时地拍着翅膀叫着飞起来，叫声浑厚沉着，羽毛摩擦的唰唰声尖锐惊人。随后，一切又都陷入了沉寂之中。

一阵山风吹来，在树林间辗转游荡，发出“悠儿——悠儿——”的悠长声音，不熟悉林间情况的人会感到骇人心魄，但对于一个老护林员来说就视若平常，见怪不怪了。

风声过后，四周更加寂静，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回响，除此以外四周竟然没有任何一丝风吹草动。

今夜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头顶上的树头枝叶时密时稀，晴朗的天空被分割成一片一片，时大时小，形态各异。

他慢慢往前走着，更加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鼻子使劲儿嗅着空气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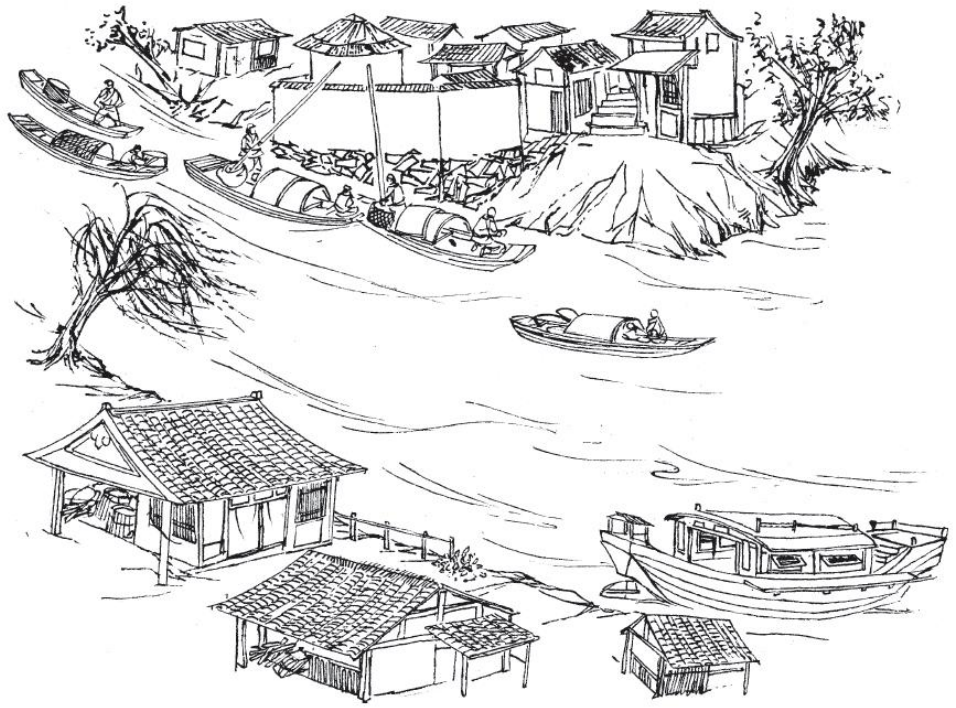
一路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正在为此欣慰呢。突然他的头皮开始发麻，连着打了几个寒战，浑身一下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硬生生地一下子停下了脚步，慢慢蹲下身子，机警地向四下里看着。远处的石头、树木都黑乎乎的，也都像蹲在那里的人和动物似的，它们形态各异，惟妙惟肖。作为一个老护林员，他知道那就是树木和石头，不是动物，更不是人。但他通过仔细观察，在不远处还是发现了异常，一块儿不大的黑色石头上部，发出了两束绿光来。天呀，他的嘴里倒吸了一口凉气，还真碰上了，这就是几天来在这里游荡的狼！人们都说狼身上有瘆人毛儿，不用见到，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内就能让人感觉到，头皮的感觉和身上起的鸡皮疙瘩原来都是因为它！

尽管他每天都在林中转悠，但还是有些害怕，这里是平地和山坡交叉的地段，他看护的这片山林是独立的，五千亩山林以外的四周就都是住户和庄稼地，这只狼在这里是根本吃不饱的，碰到一只饥饿的狼是很危险的。

刘希夷表面上显得很沉静，努力掩饰着心中的慌乱，快速地想着对策。他马上站起来，然后又蹲下去，他知道狼若是把对方看小了，就会激起一种自己强大的心态，所以他觉得不能老是蹲在地上显得自己渺小，而应该让狼觉得对手很强大才行。但是他连着蹲下起来，起来蹲下，反复了几次以后，对方却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看着这边，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刘希夷想了想，开始从地上找自己平常准备的石头，为了预防兔子围着小树干转圈啃树皮，为了赶走进入林区的牛羊，为了吓唬来偷刨树根做盆景的人，他平时巡山的时候，总是选择好用顺手的小石块，在一些地方堆积一些小石堆，在林中走着随时能抓起来使用。他往一边斜走了几步，就找到一堆石块儿，顺手摸起一块儿，快速向狼身边抛去，这只狼对石头落地发出的声音根本没有当回事儿。那绿光熄灭了一下，又立即亮起来，他知道那狼仅仅是转了一下头，又转回来对着自己了。他想了想，把第二块儿使劲儿砸向在狼附近竖立着的一块儿大石头，两石相撞冒出了一串火星来，狼终于被惊动了，开始向一边走去。但走出不到二十步的距离，又停下了，那束绿光尽管弱一些，但还是又转了过来。刘希夷内心有些放松，他马上连续抓起地上的石块儿，继续往那块儿大石头上使劲儿砸着，一串串火星不断冒出来，那只狼终于转身向远处走去，最后身影消失了。那扑通扑通跳着的心脏，好似从喉咙眼那个地方又落回了原来的位置，他这才感到浑身都被汗水湿透，山风微微吹来也是很凉的。

浑身疲惫极了，他真想转身回家去休息，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就又迈动脚步继续向前走去，他还是想攀上山顶看看是否有什么火患需要排除……

选自《小小说精选》



蹊跷盗米案

◇文／郭万果　图／黄胜

清朝中叶，江南有这么一座古镇，处处小桥流水，风景秀美，商业十分繁荣，人口众多。人多了吃饭的就多，米行也就多了。其中最大的两家米行，乃是朱家米行和王家米行。这两家都有上百年传承，名声在外，讲究的是货真价也实。

两家米行隔得不远，朱老板和王老板算是世交，常来常往，不像别的同行斗得你死我活。

朱老板的店铺前门临街，后门临河，临街的前门做生意，临河的后门有个小小的院落，里面竖立着高大的竹编粮囤。这样做是方便运输，河中可以走粮船，用船运进白米就可以直接解开袋口，倒在粮囤里。王老板的店铺前后两门都临街，不临河，这也有好处，两边能同时做生意。

朱王两位老板闲来无事，经常坐在河边一块儿下棋、喝酒，好不惬意。这一天早上，两人刚刚摆开棋局，朱家米行的伙计小山子就跑来了，慌慌张张地说：“朱、朱老板，我们的粮囤被偷了！”

朱老板脸色一变，本地民风淳朴，很少有盗案发生，怎么就把自己的粮囤盗了？他将棋盘一推，慌里慌张往外走，王老板在后面跟着。

两位老板来到粮囤前，只见高高的粮囤塌陷下去，里面十多万石白米只剩下一小堆。

昨晚，在粮店里守夜的伙计正是小山子。朱老板急忙问他：“你晚上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小山子茫然地摇摇头，说：“我啥也没听见，半夜子时还特意巡视过一遍，一点儿异样都没有。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朱老板好不纳闷，这事情太奇怪了。因为粮囤周围是墙，有两米多高，普通人很难攀爬上去。墙上有上锁的门，钥匙由小山子保管，可是这锁完好无恙，并没有撬开的

痕迹，盗贼难道是飞进来的？即便真的飞进来，这么多白米需要大量人手灌装、扛走，会发出声音不说，忙活到天亮也偷不了多少，那么这么多白米是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王老板听了经过，上前仔细察看起了粮囤，左看右看，在不起眼处发现了几个痕迹，忽然想起当年父亲在世时说的一件事，不由大吃一惊。朱老板见他神色有异，就问："王兄，莫非有什么发现？"

王老板正要向朱老板说明，心头突然一跳，暗道：如果朱家米行就此衰落，我王家米行就是本地第一大粮商，机会难得啊。于是，他摇摇头，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有。我也觉得奇怪，要不就报官吧。"

朱老板想来想去也没办法，只好报官。县令闻听，带着三班捕快衙役勘查了现场，最后将目光定在了伙计小山子身上。"小山子，你还是招了吧。除了是你监守自盗，再无别的可能。"

小山子吓得面无血色，慌忙跪倒喊冤："大人啊，我真的没偷米啊。子时过后我是睡了一觉，违反了规矩，可没胆子偷米啊。"

县令气愤地一摆手："不要狡辩了！既然粮囤围墙上的锁没有动，可粮没了，说明就是出了内贼！一定是你找来大量人手，分几次把白米偷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你一点儿动静也没听到！"

小山子连连喊冤，但县令不为所动，将他关入大牢。之后就是追赃了，追不到赃这案子就结不了。

小山子在大牢里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坚决不承认，更不说白米到了哪里，直被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这个案子就挂起来了，既不判，也不放，小山子坐起了不明不白的牢。

晃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早上，王老板打开店门，门外忽然进来个要饭的老太太，哆里哆嗦，看样子饿坏了。

王老板急忙叫伙计刘四，从后厨拿几个没吃完的馒头，给老太太。

老太太接了馒头，没吃，转身便往外走。王老板真怕她饿倒在门口，急忙说："您别急着走，吃了再说，我这里有热水。"说着，他还亲自倒了杯热水给老太太。

老太太十分感动，却摇摇头，说："谢谢你了，但我不能吃，我要给我儿子送去，他在大牢里呢。"说完，就摇摇晃晃地走了。

王老板觉得奇怪，问另一个伙计是怎么回事。那个伙计叹息着说："她儿子就是朱家米行的小山子啊，小山子拒不认罪，也不吐赃，无法宣判，就被关押起来了。可他没钱打点牢头，吃不饱饭，就靠老娘往牢里送。可他老娘也七十多岁了，还有病，这娘俩怕都活不了几天了。"

王老板瞧着不忍，心说难道自己真的为了发财，眼看着这对母子死于非命？王家列祖列宗也不会同意的。想了半晌，他忽然抬步走向朱家米行。

朱老板现在正愁着呢，虽然又筹集了粮款，买了白米装满粮囤，可欠了一屁股债，这要还到什么时候啊。见王老板进来，他急忙让座，王老板却上前一步，握着朱老板的手说："赶紧跟我去县衙，救出小山子，我会告诉你真相的。"

朱老板十分奇怪："什么真相？"王老板却不答话，拉着他只管朝外走。

两人来到县衙，见到了知县大人，王老板开口说："大人，我们王家祖上经营米行，开始就是在河边开粮店的，后来才不得不搬离。我父亲当年跟我说过，也是因为闹了贼。"

原来，有一种偷粮贼专偷靠河边的粮囤，用的方法是摇几只空船，半夜来到粮囤下，把几根一端削尖的空竹筒越过两米多高的围墙，向上斜插在五六米高的粮囤上，粮囤里的白米就像水一样流入船舱中。这只船

满了，就换另一只，半夜工夫，能偷走十几万石白米，偷粮贼却不费吹灰之力。王家祖上就吃了这个大亏，才搬离河边，然后告诫代代王家子孙，小心这种手法。

县令闻听，急忙带人重新勘查现场，发现粮囤上果然有被竹筒插过的孔洞。不过竹片有韧性，孔洞已经变得似有似无，白米倒进去都不漏，不注意看都察觉不了。县令这才知道冤枉了小山子，急忙放出他来。

这时王老板又说："偷粮贼都是一帮不知足的家伙，等卖完那十几万石白米，肯定还会来偷的。不如就在粮囤外埋伏下人手，说不定能人赃俱获。"

县令觉得有理，就让捕快们分班埋伏在朱家米行的粮囤外。

为防走漏风声，他们乔装打扮，吃过晚饭才去，天一亮就撤，这样一连三天。

就在第三天夜晚子时，从上游摇下来十几条小船，看看四下无人，拿出一根空竹筒就往粮囤上插。插上去后，白米果然流进了船舱里。捕快们一见，派官船把上下游都封了，这才大喊一声扑向偷粮贼。

偷粮贼这时候正美着呢，粮食自己进船舱，连手都不用动，该喝酒喝酒，该睡觉睡觉。一抬头，捕快们已扑了上来，慌忙扑通扑通往河里跳，不过捕快们早有准备，也派人下了水，两头一堵，一个都没跑掉。

听到消息，县令急忙赶来，朱王两位老板也跑了过来。一看抓到的偷粮贼，其中竟然有个熟人，就是王家米行的伙计刘四。

刘四招供说，他其实是这伙盗贼的眼线，专门打听镇上谁家有钱，就偷谁家。没有先偷王家米行的白米，可不是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而是打算等年底王老板从外地收账回来，抢他的所有财物。

王老板一听，不由一阵后怕，要不是自己不忍心看着小山子母子受苦，及时说出真相，紧跟着倒霉的就是自己了。这件事过去以后，朱王两家米行亲如一家，再也没有二心。

选自《民间文学》2020.6

军训始于何时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周朝的标准课程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就是射箭技术，御则是驾驶马车的技术，因为一直到春秋时战车都是战场上重要的作战工具。孔子是中国国民教育的开创者，他在教育过程中，将射、御之术看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家语·观乡射》就记载有孔子教射的内容。

秦汉以后，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儒家学术逐渐被奉为正统，随着略去军事教育内容的新六艺成为主导，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

近代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受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武力冲击，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提出各级学堂应重体育，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并特别提出练习兵式体操。

清政府于1906年终于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正式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

1935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实施军训三个月，所有普通学科应一律提前结束，高中以上学生本年暑假仍照常举行暑假军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学校集中军训。

选自《奇闻怪事》



『囚』字

狱中刺字

清朝乾隆年间，李秀才流落到了青山镇，以写字卖画为生。衙门里的人见他字写得不错，就让他负责为牢里的犯人施行黥刑——凡是一些罪不至死的，可以从轻发落，在脸颊上刺个“囚”字，便可出狱。

这日，衙门里又送来了一批犯人。前几个刺字都很顺利，可刺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针才刚刺下去，对方就一阵惊叫。李秀才细细打量才发现，这人生得眉清目秀，不似恶徒，只听对方说道：“今日着实痛得没法子，能否缓一缓？”那人见李秀才沉吟不语，赶紧道：“小的实在是没受过这份苦。唉，若非一时错念，哪会落到今日这般地步！”

对方接着说：“我姓陈，虽才学不济，也是个秀才。哪料到，家中连遭变故，前些天，腹中饥饿难忍，这才偷人银钱。”闻言，李秀才不禁恻然：“罢了，等过几天再为你刺字吧！”

过了几日，李秀才到了牢里一看，只见陈秀才的脸上密密麻麻都是水泡，红肿难消。陈秀才道：“先生莫惊。鄙人的肤质特别敏感，可能是前几日刺针，又染了脏污，所以发炎红肿。先生既然来了，自不能白跑一趟。早晚都是刺，就痛这一回吧！”李秀才想想也是，于是提针就刺。不久，陈秀才就被释放出狱了。

首富暴毙

十年的时光，匆匆即逝，如今李秀才已过花甲。离开衙门后，李秀才的日子过得倒也自在。这天，李秀才听说，当地首富林员外死了。说起来，林员外也是没福气，年过花甲膝下却无一子。早些年，原配倒生了一

个，可惜是女儿。林员外索性休了原配，娶了几房小妾。结果，连女儿也没生一个。林员外老来无子，对这唯一的女儿自然视如珍宝，让女儿回林府居住。哪知，这女儿不止一人前来，还带了准女婿。

李秀才走进林府，一进门就和人迎面撞了个满怀，只听到对方怒斥："会不会走路，瞎了狗眼了？"李秀才抬头一看，对面是个黑胖子，对方看到李秀才，突然呆住了。李秀才抱拳道："适才莽撞，还请见谅！"这时，一名衙役走了过来，见到李秀才，笑着说："先生，又见面了。"提及案件，衙役皱着眉头说："现场勘查过了，唯一的线索，就是林员外临死前，写了一个'囚'字。"

李秀才问道："这人是何人？"衙役答道："这林公子就是林府千金的准女婿。"

进了现场，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林老爷脖子上有一条勒痕，应该就是致死之因。林小姐回忆道："前几日，爹爹说要出趟远门，直至昨日，这才回府。回来后，把自己关在房里，谁也不见。没想到，今儿个一早，却遭不幸。"

李秀才问道："林小姐，与你同来的那位公子，不知是何来历？"林小姐说道："自从家母被休后，我与家母生活艰辛。多亏那位林公子处处帮衬，我们才能苟活至今。爹爹虽反对，可我总想着等爹爹知道了他的好，自然会改变心意。哪料到，爹爹会遭此变故。"

闻言，李秀才叹了口气，接着道："让所有人到大厅中，答案自然揭晓。"

完美易容术

众人齐集大厅后，李秀才说道："众人都以为，林老爷写了一个'囚'字，但却未注意到，这个字最后的一笔却并未完成。这种写法是我独创的。"李秀才接着道，"大家都以为，林老爷是因后继乏力，才未能写完这个字。可若是细看这个字的结尾处，就会发现力道并不弱。可见这字少了最后的一个转折，是有意为之。"

衙役问道："可就算受过黥刑之人，也断不会连个'囚'字都没写完！"李秀才又道："昔年，有位姓陈的秀才因偷东西，被捕入狱，判了黥刑。"说到这里，李秀才转向林公子："那位陈秀才，不知林公子可认识？"

林公子还未搭话，衙役却又道："那位陈秀才我倒有点儿印象，细皮嫩肉而且体形瘦弱，和这位林公子有什么关系？"李秀才道："一个白嫩瘦弱之人，若是暴饮暴食再晒黑，你还能认出来吗？"衙役猛然醒悟："有道理！人一胖，五官都移位，看上去完全变了样。"

李秀才对林公子道："当年，第一回刺字时，你先是喊痛，于是择日再刺。当晚，你就用污秽之物，故意使得伤口发炎，以至于面部红肿。刺字的时候，一来，我因同情你而下手特别轻，所以字的印记比平日淡了许多；二来，你面上的红疹一片片，刺好了字后，因红疹结痂脱落，字的痕迹又淡了许多。同时，我有意将'囚'字留了最后一画没刺完，是想告诉你，勿以恶小而为之。"

众人皆惊！

李秀才道："陈秀才的皮肤是很敏感的疤痕体质。我在他脸上刺的字，平日里无法发现，但只要一饮酒，便会显示出来。所以让林公子多喝点酒，真相也就大白了。"见状，林公子恨恨地说："没错，我就是陈秀才。那晚，林员外把我叫到他房里喝酒，哪料到，酒喝得多了脸上竟显出了字。林老头发现后说，要将这事告诉林小姐。我情急之下，就勒死了他。"

选自《良友周报》

图／段明

神秘的“薰衣草”

◇文／张希　图／周欣欣



奈尔是一个黑帮的小头目，他黑白两道通吃，能从警局内网上得到很多绝密信息，为黑帮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数次帮助自己人逃脱了警方的缉捕。

业余时间，奈尔喜欢收藏艺术品，鉴赏水平很高。

话说这天，一个朋友拿着几幅油画找到奈尔，让他帮忙看看值多少钱。奈尔一幅一幅地看过来，认为这些画很普通。

奈尔摇摇头，说：“这几幅画值不了几个钱，但如果你喜欢，放在家里欣赏也不错。”

朋友临走前，从几幅画作中随便选了一张尺寸较小的画送给了奈尔。奈尔不想驳了朋友的面子，就微笑着留了下来。朋友走后，他仔细看了看这幅画：画中有一个山坡，山坡上有一大片薰衣草，画作的顶部有一条黑色的细线，看起来有些碍眼。奈尔耸了耸肩膀，把画随手搁在了沙发旁。

这时，奈尔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介绍了一个叫奥罗的男子给他，说奥罗会去奈尔家拜访，有事求助。

不一会儿，果然有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年男人来奈尔家了。

这个瘦高个儿就是奥罗，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最近因为涉嫌诈骗，被警方盯上了……还请老弟帮忙。”

奈尔笑了笑，说：“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奥罗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奈尔，说：“请您注意警方的动向，帮忙通风报信。”

奈尔例行公事般地说：“我一定会帮你的，放心。”

奥罗起身，说：“谢谢，打扰了。”一不小心，他的衣角挂到了沙发旁搁着的那幅油画上。奥罗赶忙伸手扶正，顺便打量了一番。他看着这幅画，想了想，问道：“这幅画您能卖给我吗？我给您三万欧元。”奥

罗开出的价钱，令奈尔吃了一惊。奈尔的脑子快速运转，莫非这幅画是名家真迹？

见奈尔没有回答，奥罗微笑着说："原谅我的唐突，我只是很喜欢这幅画的意境。这样吧，我出五万欧元。"

见奈尔还是有些犹豫，奥罗笑着说："咱们交个朋友，我以后还得麻烦老弟……"

这话让奈尔听出了些许门道，他心想：奥罗是以买画为由，故意给我送钱，目的是让我为他的事多上点儿心。不过，还是慎重些好，万一是这家伙看出了画的好处，自己不就亏了？想到这儿，奈尔笑笑说："今晚我有点儿事，画的事咱们以后再商量？"奥罗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奈尔找了好几位权威收藏家鉴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幅画是一个普通画匠的作品，水平一般，估价不超过两百欧元。

回到家，奈尔把奥罗叫到了家中。让奥罗来自己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那幅油画。奈尔明白，奥罗想通过买画和自己搭上关系，奥罗长期游走在犯罪边缘，自然想时刻了解警方动向。

奥罗绝对是江湖中人，早就明白了奈尔的用意，他旧事重提，直接给了奈尔五万欧元现金。接着，奥罗握了握奈尔的手，打趣道："老弟，这画你要是卖亏了，可不许反悔啊！"

转眼过去大半年，这天，奈尔从新闻里看到了一个爆炸性消息，著名印象派画家马奈的作品草稿被意外发现，在圣劳伦拍卖行被神秘买家以四千万欧元天价拍得。画作照片一闪而过，却让奈尔心里一惊：这画怎么像那幅"薰衣草"？

奈尔赶忙上网查询，网上清晰的拍卖现场照片显示，这幅天价拍品，就是奈尔卖给奥罗的"薰衣草"。

爱财如命的奈尔气疯了，但他想不通，这幅水平相当一般的油画，怎么会是印象派奠基人马奈的作品呢？奈尔带着一脑袋问号上网搜索，发现了画作拍出高价的原因：画作顶部有一条突兀的黑线，引起了油画主人的注意，他认为，"薰衣草"之下，可能还隐藏着其他画作。油画颜料有很强的覆盖性，为了节省，油画布常常会被画家拿来循环使用，因此，一幅油画之下隐藏着其他画作，十分常见。于是，画作主人用X光对这幅画进行检验，发现"薰衣草"之下竟然真的有另一幅油画：马奈著名画作《奥林比亚》的草稿，画作一角还有画家的亲笔签名。

奈尔越想越吃亏，五万和四千万，这是好几百倍的差距。奈尔将名家真迹白白送给了奥罗！

连续失眠一个礼拜之后，奈尔决定要回属于他的钱，奈尔开始了对奥罗行踪的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跟踪，奈尔发现，奥罗每晚八点离开公司，在地下停车场开黑色凯迪拉克离开。奈尔想，这是好机会。

这天晚上八点，奥罗一袭黑色风衣出现在地下停车场，直奔他的凯迪拉克而去，就在奥罗拉开车门的一刹那，奈尔用枪顶住了奥罗的脑袋。

奥罗惊魂未定地问："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罗，你太坑人了！五万从我手里骗走的画，转手卖了四千万。我不想跟你废话，让你助手马上往我账户中打三千万，咱们两清！"

奥罗声音里带着哭腔："兄弟，你饶了我，我真的没钱，你可以查询我所有账户，我还欠银行很多钱呢。再说……你那画真不是名画！"

"不是名画？能卖出四千万？"奈尔质问道。

"兄弟啊！事已至此我就说实话吧，你那画不用说四千万，就连我给你那五万都远远不值，"奥罗喘了口气，继续说，"那画顶多值两百欧元。我给你那五万，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奈尔追问道："那新闻里说的马奈草稿又是怎么回事？"

奥罗说：“什么马奈草稿，哪有的事，都是我编的故事。媒体上曝出的X光照片也是假的，如果没有这离奇的故事，谁能信这幅破画值四千万？说实话，那买家是我未来的合伙人。”

奈尔问：“什么意思？”

“老弟还不明白？这拍卖就是演戏，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我这幅画价值四千万。”

“这有什么用呢？”奈尔问。

“当然有用，我让我的合伙人，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买家’，把这幅画抵押给银行，贷款之后再去做生意，这样就不用掏本钱了。我原以为老弟混迹江湖这么多年，能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儿，哪知……”奥罗说到这儿，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奈尔听了这话，拿枪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心中倍感失落。

奥罗发动凯迪拉克，他摇下车窗，嘴角微微上扬，说道：“老弟，还是谢谢你，把画卖给了我。”接着，奥罗一踩油门，飞快地离去了。

奈尔呆呆地望着凯迪拉克远去，猛然间，他反应过来，懊恼地一跺脚，叹道：“上当了，刚刚那是奥罗现编的谎话！我怎么忘了，他可是一个资深诈骗犯啊！”

选自《故事会》

命悬一叩首

◇文／曹景建　图／段明



乾隆十六年初春，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乾隆皇帝请上圣母皇太后，从京城浩浩荡荡出发，开始了南巡之路。二月初，乾隆一行抵达清口，按照行程要在此巡查河务，故要驻跸数日。淮安知府刘永安自然不敢怠慢，早早地就建好了一处行宫，取名迎龙苑。

迎龙苑内曲径回廊，绿水环绕，树木青翠，各类建筑别致有趣。乾隆一到就连夸刘永安心怀君父，接驾有功。刘永安得了个头彩，心中美滋滋的。一连几天，刘永安陪伴乾隆左右，精心侍奉，很讨皇上的欢心。

乾隆皇帝沿着大清河堤坝，一连走访了几十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频频蹙眉。一回到迎龙苑的居所龙兴园厅

堂，就召见了那些地方官。

等那一众臣工行礼完毕，乾隆突然大发雷霆，指着刘永安的鼻子喝道："朕连日查访，却见防务松懈，河床裸露，朝廷拨发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刘永安吓得脸色煞白，连忙出列，上前左移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奏道："圣上息怒！今年淮安饥荒，这些银子既要防汛，又要赈灾，微臣深知皇上爱民如子，不许饿死一名百姓，故而由赈灾而妨碍了固堤筑坝，还请皇上恕罪！"

乾隆还是怒气冲冲，眼睛瞪着刘永安，刚要张口再质问，却见刘永安扑到地上，额头触地，"砰砰砰"地使劲儿叩起头来。这一阵磕头，声响如擂鼓。各个大臣都侧目而视，交头小声耳语，心说这石头地面，刘大人却能磕出那么大的声音，真是奇了怪了。

这时，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见乾隆皇帝本来紧绷着的脸慢慢松弛下来，叹了口气说："看在你真心悔过的分儿上，我且饶你，以后万不可自作主张。"

乾隆刚一说完，旁边的都察院牛御史上前奏道："皇上，刘大人所奏不实。三个月前朝廷已经合议后专门下拨了赈灾银子，而如今刘大人却又拿赈灾搪塞治河不力，微臣思忖其中必有蹊跷，望皇上下旨严查！"

其他人一听，连连点头。

谁知乾隆却摆了摆手说："此事朕自有安排，让户部再下拨修堤款便是。今日就到此吧。"说完，转身离去。

大家一看乾隆竟然不管不问，还下旨再拨银子，这分明就是有意偏袒刘永安啊。

待乾隆转身离去后，刘永安趴在地上，山呼"万岁"，接着又是一通震耳的磕头声响起。大伙儿盯着连连叩头的刘永安，终于回过味儿来了，这头磕得如此响亮，这样表忠心，怪不得皇上心软了呀。

于是几个同僚一拥而上，盯着刘永安的眉头打量开来。

"你这头怎么这么硬，碰在石板上竟然如此脆响！"其中一名官员啧啧称奇。

刘永安微微一笑："诸位大人，别看我这身子板瘦小，可咱有一颗对皇上忠心无二的头颅，磕到地上，自然声如洪钟，哈哈！"

说完，他转身离去，留下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官员。

这天，漕运使马忠清听闻他贪腐之事被人写折子告到了皇上那里，心里惶惧，心想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府中的李师爷给马忠清出了个主意："前几天刘永安不是也被牛大人将了一军？那刘大人磕头如击鼓，最后不也化险为夷了？大人，你到时候只要心诚，把头磕得让皇上满意了，再使银子让皇上身边人给你说说好话，你就可避过这一劫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马忠清连连点头："师爷所言极是。可是刘永安那天头如生铁，肯定刻意练过，看来我也得请个师傅教我功夫啊！"

第二天，马忠清就请来个会气功的武师，可是那武师一见马忠清年龄已经五十多岁，就说想要练就铁头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马忠清一下子傻眼了，这大祸就要临头，可如何是好！

当天晚上，师爷急匆匆地找到马忠清说："大人可以把那武师打发走了！我今天请刘永安府上的管家吃饭，他喝醉后，我便套他的话。他酒后吐真言，说刘永安哪是什么铁头功，是皇上住的那个地方有机关！"

"有机关？什么机关？"马忠清心里一惊。

师爷笑着说："大人您想啊，那迎龙苑前前后后都是刘永安一手设计建成，想要做个手脚那还不简单？我听刘府管家说，其实在皇

上所住的那个龙兴园正堂处的地板下面，有一处是中空的，只要把头磕到那上面，声响自然很大！”

“可到底是哪块石砖下边中空？本大人那天可没有观察仔细。那管家可说怎么识别出哪块石砖下面是空的？”马忠清连忙追问。

师爷连连摇头：“我倒也问了，那管家却笑着对我说，他们家刘大人精明得很，恐怕别人猜透其中玄妙，早就趁皇上不在时，派儿子前去打扫房屋，又掀开石板把下面塞住了。”

马忠清一听，顿时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叹道：“天要绝我，天要绝我啊！”

师爷凑过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人，您的命运现在全在这叩头上面了，要救自己，只有前去求刘永安大人了！”

“求他？你又不是不知我们向来不和，你让我去求他？”马忠清气愤地说。

师爷又劝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说你们不和，可那都是暗里争斗，毕竟没有撕破脸皮。只有这一条出路，您思量思量吧。”

待师爷走后，马忠清左思右想，还是怀揣一张银票去了刘永安府上。

一见刘永安，马忠清便把那张银票塞到对方手里，说明了来意。

刘永安先是一愣，眼珠一转，拉起马忠清的手说：“既然马大人登门相求，你我同门进士，自然应该相帮。明日皇上要召见你，我到时把厅堂里的那块石砖再拿掉塞垫之物即可。只是，以后万不可再给我使绊子了呀！”

马忠清满面通红，连连称是。

到了第二天，皇上召见时，马忠清按照刘永安所说的，跨到离桌子五尺距离的那块深色石砖前面，扑倒在地，涕泪横流，连连叩头，果然发出“砰砰砰”的声响，和刘永安那天磕头时发出的声响如出一辙。

乾隆果然没有再发怒，只是责骂一番，罚他半年俸禄了事。

马忠清刚回到府上，就听下人来报说刘永安刘大人前来拜会。马忠清赶紧出门相迎，见了刘永安忙不迭地说些感谢之词。

刘永安却说来找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马忠清问他，他却不言，并说此事需严格保密，万不可让外人得知。

当二人在内室坐定，马忠清屏退下人，刘永安神秘地笑了：“马兄，小弟今日前来，是请你把虞美人借我一用。”

马忠清听后，马上站起身来说：“你想要什么人都可以，虞美人万万不可以！”

这个号称“虞美人”的佳人明里说是马忠清府里的一个歌姬，可私下里早就被马忠清纳为小妾。虞美人姿容艳丽，身材纤细，又能歌善舞，是个天生的尤物，自然也是马忠清的心头肉。

听了马忠清的话后，刘永安也站起身来，一把把马忠清按到椅子上说：“今天没有外人，我就明说了吧。你以为皇上是因为磕头响才饶恕你我吗？非也，非也。其实那块石砖下面不但中空，而且连着一个秘道通向迎龙苑外面。”

“什么？地道？”马忠清倒吸一口凉气。

刘永安接着说：“皇上春秋年少，到了山清水秀之地，自然圣心泛动，但碍于太后在院中居住，不敢轻举妄动。我深知君意，可又须绕过院中居住的太后，便从地道里偷运曼妙年轻的女子进来供皇上享用。所以那天我磕到那个地道口上面的地砖时，皇上自然心领神会，念我敬奉美人之事，便盛怒渐消了。那天你又在那地砖上叩头，皇上当然也意会了你的意思。”

马忠清听到这里，明白过来了：“原来如此！我府里的歌姬中，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要虞美人呢？”

刘永安板起脸来说："虞美人貌压诸艳，给皇上的女人当然要最佳的姿色和才情。怎么，你敢违背君父，就不怕欺君之罪吗？要知道，皇上已经看过虞美人的画像了，我看他兴味骤起，这件事情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马忠清一看事已如此，只好垂头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刘永安便带着几个人，把洗澡完毕、描抹已好的虞美人用棉被卷起，塞到一辆马车上，飞奔而去。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刘永安派人又把虞美人送了回来。

可是让马忠清没有想到的是，晌午时，突然圣旨下来，说他漕运管理不善，有贪腐官银、克扣皇粮之虞，现派太监对他实施训斥。那太监嘴上无德，直骂得他狗血喷头、冷汗如雨。

这下，马忠清可糊涂了：咋回事儿？昨天不是把爱妾送给皇上了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待太监走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便跑到迎龙苑去。他这次可花了血本，给皇上的贴身太监塞了一张巨额银票，打听皇上昨天晚上谁人侍奉，皇上心情如何。

那贴身太监拿了那么大的好处，于是便把马忠清拉到背阴处，小声说："哟，昨天送来的是什么货色啊，简直就是个老婆娘，可把皇上气坏了，一大早就把刘永安叫来训斥一顿。我当时正要给皇上办事去，离开时隐约听到了您的名字，好像刘大人不但参了您，还说了您很多不利之辞。"

马忠清心想，好啊，原来你刘永安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套啊。明里说是帮我，其实暗中加害于我呢！

回到家后，马忠清叫来虞美人，问他当天晚上侍奉的人长什么样儿。

虞美人想了想，面有羞色地说："当时灯光昏暗，我也没有瞧清，不过肌肤之亲时，感觉到皇上的那撮胡子可扎人了。"

马忠清一个激灵，皇上没有留胡子啊，而刘永安却留着一撮小胡子，于是气血攻心，差点儿晕倒。

好大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扶着桌子大骂："天杀的刘永安！没想到你垂涎虞美人的美色，竟然敢冒欺君之罪，暗中调包，私下欺我小妾不说，还要置我于死地！"

虞美人听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气得颤抖着说："可是我离开时，借着房外微微的烛光，分明看到了衣架上挂着绣有九龙的龙袍啊！"

马忠清猛回头说："什么？竟然还私制圣物，难道他想造反不成？"

好吧，你不仁，我不义！

马忠清立刻给随皇上南下，也是自己亲戚的牛御史写信，说了事情经过，还把刘永安家里私藏龙袍的事情大加渲染了一番。

那牛御史和刘永安也是素来有仇，逮着这个机会，一连几个本子递到了乾隆那里，而且还故意让人放风到了太后耳朵里。太后听说了乾隆竟然通地道招蜂引蝶，贵贱不分，气得把儿子申斥了一通。乾隆自知理亏，暗骂刘永安做事不严谨，正要惩罚他。当乾隆听说刘永安家里还藏有龙袍，立即震怒。

卫兵对刘永安家进行搜查时，搜到了那件所谓的龙袍，竟是一件戏服。那刘永安喜欢闲时跟着戏班唱上几句，故而留有戏班那四爪黄龙的戏服，根本不是真正龙袍上的五爪金龙。不过，虽说龙袍是假的，但搜出的无数真金白银、奇珍异宝，却彻底暴露了刘永安的贪腐。

乾隆一拍桌子，斩令下去，刘永安便上了刑场，人头落了地。

几天后，马忠清也由于漕运之弊的事情被下了狱。紧接着，那个地道也被下令填上了。可究竟有多少个香粉佳丽夜晚被人经过暗道抬到了皇帝的床榻之上，却始终是个谜，留于后人演绎去了。

选自《乡土·野马渡》

玉带传说

◇文／金十三　图／段明



小算盘

元朝末年，均州有个叫曹昂的人，投身在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麾下，立功无数。可曹昂爱耍小聪明，渐渐把同僚都得罪光了，更要命的是，陈友谅也对他猜忌起来。

这一年，曹昂奉命镇守江陵，与朱元璋的军队鏖战，双方相持了三个月，也没分出胜负。眼见军粮告罄，朱元璋正准备退军的时候，从武昌传来消息，陈友谅将曹昂的妻儿全杀了。朱元璋暗喜，老天帮忙，这下江陵唾手可得了。

哪知曹昂听到消息，竟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还是坚守着城池。朱元璋无奈，只得退兵，江陵城转危为安。这时候，曹昂才命人代理自己的职务，自己独身一人归隐山野。朱元璋觉得曹昂这人义气，便派人把他招进了自己的队伍。

其实，曹昂早有了归降朱元璋的意思，但是，刚开始动作，就被陈友谅发觉了，一怒之下，陈友谅便杀了曹昂全家。这事儿摊在一般人身上，早就乱了方寸，可曹昂不一样，他想，如果此时我归降朱元璋，那就是丧家狗，朱元璋岂会看得上我？于是他就故作英雄气概，死守江陵，果然，朱元璋上当了。

转眼数年过去，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他从俘虏口中得知了曹昂当年的“小算盘”，顿时暴跳如雷。可人是自己招来的，总不能随随便便把他杀了吧？朱元璋眼珠子一转，想了一计，他把陈友谅的两个年仅十来岁的

儿女带到了曹昂营中。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好：陈友谅不是和你曹昂有仇吗？那我就把他的儿女交给你。你若是杀了他们，你就是残暴不仁，我就杀你；你不杀他们，你就是心怀旧主，对我不忠，我照样可以把你给杀了！

这条计谋可谓十分毒辣，哪知曹昂见招拆招，他把那两个小孩带到朱元璋的营外。此时战斗结束没多久，营外到处都是俘虏。曹昂往地上一跪，朗声说道："大帅，作孽的人是陈友谅，他已经得到了报应，他的儿女有什么罪呢？曹昂冒死请求大帅释放这两个小孩。"

这话看似是跟朱元璋说，其实却是说给俘虏们听的。如果朱元璋不放过陈友谅的儿女，那这些跟随陈友谅的俘虏怎能安心？

朱元璋在营内听了这话，恨得直咬牙："好你个曹昂，老子又被你耍了！"不过，他知道顾全大局，便释放了陈友谅的儿女和被俘的官兵。湖北百姓见朱元璋如此仁义，都死心塌地地归顺了。

这样一来，朱元璋不仅没理由杀曹昂，而且还得奖赏他。朱元璋只得压住怒火，假惺惺地将自己的玉带赏给了曹昂。

杀不了

曹昂投奔朱元璋后，续了弦，第一胎便生了个儿子，取名曹确儿。因为前面的儿女死得冤枉，所以曹昂特别疼爱曹确儿，无论什么事，他总是帮着遮掩。

那一年，曹昂奉命坐镇陕西。突然有一天，曹确儿匆匆忙忙从京城跑来找曹昂。原来，曹确儿在京城打死了人，正被衙门通缉。曹昂知道后，急忙把儿子留在了军营。

不巧，官府很快得到了消息，便来要人。曹昂心想：这下完了，不但儿子性命难保，连自己也免不了包庇的罪责。他灵机一动，便亲手把曹确儿关进囚车，然后自己裸背绑荆条，手上拿着锣，走一步敲一步："子不肖父之过，各位乡亲父老，我曹昂教子无方，今日只能大义灭亲，将这不肖子送入法场。请大家教子以严，千万别学我呀！"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敲，从陕西到了南京。

朱元璋刚听说这事儿，还暗暗欣喜：哼，曹昂啊曹昂，这一回看你怎么躲得过去！可曹昂刚一进京，沿途的官吏、地方上的乡绅纷纷上书，说是曹昂这一路，做了反面教材。现在天下刚刚平定，就应该从正反两面来宣传伦理纲常。曹确儿该死，可曹昂大义灭亲，符合朝廷教化，应该免死。

朱元璋听了这话，知道这次又杀不了曹昂啦，不过，还是要训训他，于是，朱元璋就对曹昂说："教子和穿衣服一样，得用腰带扎紧，要不然，衣服怎能不随风飘荡？身体怎能不挨冻受凉？朕赐你腰带一条，望你日后吸取教训。"

假领子

明朝建国后，给功臣都颁发了丹书铁券，为慎重起见，曹昂把丹书铁券镶在朱元璋御赐的腰带上，随身佩戴，以防不测。后来，曹昂因事被免了职，赋闲在家，没有了俸禄，家境窘迫。

有一次，曹昂得知朝廷马上就要修建梅河石桥，而监造官员正是自己的老部下王大志，曹昂便动起了歪脑筋，想从中捞一把。然而，王大志是有名的清官，怎样才能拿下他呢？这时，曹昂听到一个奇闻：海外有一种王婆鸟，每当涨潮时，王婆鸟就扎进潮头，寻觅一种深海里的水藻来筑巢。有人取了一个鸟巢来研究，竟发现，王婆鸟的鸟巢有治疗暗疮毒疽的奇效。

曹昂知道王大志从小脖子后面长了个毒疮，经常流脓血。如果有了这鸟巢，

做个假领子，不就能治毒疮了吗？于是，他高价购入鸟巢，做成假领子，送给了王大志。王大志不知这假领子的珍贵，只当是一般物件收下了。

不久，曹昂便来请求承包石桥工程，王大志这才知道假领子的价值。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他不得已将石桥工程包给了曹昂。曹昂中饱私囊，哪管工程质量，石桥竣工没多久就坍塌了，死了六个过桥的农夫。御史台一调查，这是腐败工程，便集体弹劾王大志。王大志有苦难言，引咎自尽了。

朱元璋了解情况后大发雷霆，要把曹昂斩首示众，曹昂又耍起小聪明，他解开外衣，露出玉带，说："陛下，您曾赐臣丹书铁券，臣感恩不尽。君无戏言，您怎可为这么一件事杀了臣？"

朱元璋冷冷地说："朕今日让你死个明白。虽然前两次你耍了朕，但百姓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朕明知受骗也会原谅你；可这一次，那六个农夫的死，你可以用丹书铁券免责，但因为你的行贿，让一位清官良吏变成贪官污吏，国法被玷污，百姓受其害，你就罪不容诛！"

就这样，曹昂被斩首了，至于他身上的玉带是如何流落到民间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选自《故事会》

斩魏

◇文／魏炜　图／段明



明朝天启三年九月，蒙古军南下骚扰边境，宣府游击魏格陆设计将蒙古军诱入伏击圈，斩杀敌军四百余人，蒙古军大败而去。

捷报传回皇宫，皇帝朱由校听后，拍案笑道："好！蒙古军屡犯我大明边境，是该好好惩治他们一下，给他们点儿教训，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么肆无忌惮！"

侍立在一旁的太监李进忠跟着迎合道："皇上说的是。给他们点儿教训，他们才知道咱们天朝不可侵啊。"朱由校乐呵呵地打开捷报看着，忽然，笑意在他脸上凝结了。他把捷报放到案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李进忠的目光一直盯着他，实在想不透瞬息之间，皇帝脸上的表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李进忠小心翼翼地

问道：“皇上，怎么了？”

朱由校冷冰冰地说：“立此大功的，是魏格陆。怎么能是他呢？”

李进忠没听说过魏格陆的名字，问道：“这个魏格陆可有冒犯皇上的地方？”

朱由校摇了摇头，说道：“他不该姓魏呀！”

李进忠吓得一抖，迷惑地问道：“那他该姓什么？”

朱由校道：“他姓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该姓魏。”

李进忠讪讪地说：“老奴更不明白了。”

朱由校问道：“你可听过《烧饼歌》？”

李进忠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烧饼还有歌？真是逗死老奴了。一块面团，中间揉上点儿麻酱，外面撒上点儿芝麻，烙得酥脆了，就可以吃了，还能怎么唱？”

朱由校哈哈大笑，笑过了才说：“公公，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我给你讲讲这《烧饼歌》吧。”说着，他就给李进忠讲起这《烧饼歌》的故事。

话说太祖在世时，有天早上，他正吃着早饭，军师刘伯温来见。太祖灵机一动，将烧饼扣进一个盘子里，等刘伯温来了，就问他盘子里装的是什么。那刘伯温可是聪明绝顶，且能掐会算的。他掐指一算，就算出太祖盘子里扣的是咬了一口的烧饼。太祖很是佩服，忽然想到，何不让他算算大明朝的国运呢？这样想着，他便让刘伯温算一算大明朝的国运如何。刘伯温说，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但他会唱一首歌，太祖想知道的就在歌里，只是要自己揣度。接着，刘伯温就唱出了这首《烧饼歌》。《烧饼歌》中提到，大明朝之亡，就在于“八千女鬼乱明朝”。所以，自此之后，朝廷就不再重用姓魏的人了。

李进忠听了个云里雾里，迷惑不解地问道：“皇上，刘军师说八千女鬼乱明朝，朝廷怎么就不肯重用姓魏的人了呢？”

朱由校瞪着眼看了看他，忽然给气乐了：“公公，你是朕的秉笔太监，可你竟不知这八千女鬼是什么字？那不就是个魏字嘛！”

李进忠一想，可不是嘛，不觉红了脸，赧然道：“老奴愚钝，还请皇上恕罪。”

朱由校一摆手，他现在可没工夫想李进忠的事，满脑子就想着该怎么处理魏格陆。虽然魏格陆立了大功，但祖宗的规矩不能忘啊。

苦思冥想了两天，朱由校还是没能想出办法来。李进忠悄声说道：“皇上，魏格陆的事，您不必操心了，交给老奴去办吧。”

朱由校一惊：“公公有什么好办法？”

李进忠诡秘地一笑：“事成之后，老奴再跟皇上汇报。”

朱由校点头允了。

很快，朱由校就颁布了一道旨意：重赏魏格陆。但只是重赏，并不提拔。因为宣府乃是抗击蒙古军的第一道屏障，不可缺少魏格陆这样足智多谋的猛将，皇上特派李进忠去宣府赏赐。

几天后，李进忠就出发了。

不过一日，李进忠就来到宣府，住进了驿站。他一直在京城里呆着，养尊处优惯了，这山高路远地一路走来，把他累得够呛。在驿站里歇了好几天，李进忠才缓过神儿来，传话过去，他要到魏家去给魏格陆传旨了。

皇上有旨，还派了特使来，这是多大的荣耀啊，魏格陆非常兴奋，命兵士们把府里上上下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在两旁列好队伍候着。

李进忠风风光光地赶来，站在台阶上，大声宣读了圣旨。魏格陆忙跪倒谢恩。就在他伸手去接圣旨时，忽然听到东厢房里传来

一声凄厉的呼叫："救命，救命啊……"

李进忠惊问道："谁在喊救命？"

魏格陆道："乃是一名女贼。"

两天前，魏格陆巡城时，见路边躺着一个姑娘，已是奄奄一息，忙过去查看。他见那姑娘面黄肌瘦，昏迷不醒，显然是饿了太久，就把她带回了府中。喂了些米汤，那姑娘渐渐苏醒过来。魏格陆询问她的身世，姑娘说她名叫许络，原是关外人，为逃避战乱就进关来寻亲戚，谁知路途长远，路费早已花光，只好忍饥挨饿，一路讨饭，不料走到宣府时竟饿晕过去了。魏格陆见她可怜，就将她留在府里，想着等她身体恢复了再让她走。

谁知就在今日早上，许络竟进房行窃，被家兵发现，抓了个正着。魏格陆忙着接待李公公，没工夫细问，就先将许络捆在了东厢房里。

李进忠笑道："哟，这女贼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游击府上来行窃，咱家倒想见识见识她呢。"

魏格陆连忙命家兵把许络带过来。那许络出了东厢房，见到李进忠，大步奔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哭着喊道："大老爷救我，我冤枉啊！"

李进忠嗤之以鼻："你个女贼，人赃俱获，有何冤枉？"

许络大声喊道："我不是女贼！魏将军说人赃俱获，那请魏将军展示给大伙儿看看，赃在哪里？又是何物？"

李进忠转过脸看着魏格陆，说道："魏游击，把赃物展示给大伙儿看看，也好让她哑口无言！"

魏格陆转脸问一个家兵："小四，把她偷的赃物拿上来。"那小四却摇了摇头说："我们只看到她进房，想着她是贼，就把她抓了，并没有见到赃物。"

许络冷笑道："哼，是没见到赃物，还是根本就没有赃物？连赃物都没有，又怎么说人赃俱获？没有人赃俱获，又怎能断定我是贼？欲盖弥彰！"

在场的人一时都傻了眼。别看魏格陆在战场上能指挥千军万马，使出许多计策来，却偏偏招架不住许络这般伶牙俐齿的。被她这一通抢白，他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李进忠兴致大增，大声说道："你倒给咱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许络就讲了起来。她被魏将军救了一命，感激不尽，现下身子好了，就想继续赶路。毕竟这宣府时常和蒙古军打仗，并不安生，她还是要去投奔亲戚。她一早起来，是想去向魏将军辞行的。

来到魏将军居室门外，她听到里面有人小声说话，本想走开，但忽然听到两个人说到了"布防图"，她顿时长了个心眼儿，就矮下身子，在门外偷听。这一听，倒把她给吓了一大跳。原来，说话的两人，一个是魏将军，另一个却是塞外口音。他们俩原是想让蒙古军诈败一次，魏将军得到提拔，即可领军宣府，到那时大开城门，蒙古军就可乘势南下了。不想皇上只给重赏，却不提拔，这个计划就落了空。眼下只有拿到明军的布防图，避强攻弱，力争攻破明军防线。

许络正听得仔细，却不想有个家兵来送早点，问道："姑娘在这里干什么呢？"魏将军冲出门来，大喊捉贼，就命家兵把她捆了，丢在东厢房里。大伙儿惊得瞠目结舌。

魏格陆气红了眼，大声喊道："你血口喷人！"说完，他抽出佩剑，就向许络扑去。许络吓得一声尖叫，两手抱住了脑袋。

李进忠大声喝道："住手！咱家在此，谁敢撒野！"魏格陆只得站住，瞪着猩红的眼睛，牙齿紧咬，恨不得要把许络给吃了。

李进忠对许络说道："姑娘，别怕，这里咱家说了算。你有什么想说的，尽可以说来。但是，你也要想明白，魏游击乃是边廷重臣，你若敢信口雌黄，咱家绝不饶你。"

许络点了点头，这才说道："魏将军和

那人说着话，从几上的瓷瓶里拿出两张纸，应该就是那布防图了。魏将军还说有几个边卫的布防他没弄清楚，这张图没有画全，他留下一张继续画，另一张就让那人先带走了。”

李进忠点点头，道：“若是瓷瓶中有布防图，那就是你说对了，咱家不仅放了你，还会赏你。若是没有，哼，别怪咱家对你不客气！”说着，他叫来两个亲随，又让总兵叫来两个小旗，一同进到房里去翻瓷瓶。

很快，几个人捧着一张纸出来，递给李进忠。李进忠展开看了看，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他转身把纸交给总兵。总兵一看，身子一抖，结结巴巴地说：“正是布防图啊。宣府的布防，纹丝不差。那几个边卫的布防，我也不知道。”

魏格陆顿时急了：“大人，我浴血疆场，出生入死，怎么可能通敌呀？”

李进忠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说道：“有人证有物证，你还想矢口否认吗？咱家也不明白了，蒙古军勇猛凶悍，屡犯边境，我大明军从未赢过，怎么就被你打败了呢？原来是要抛砖引玉。把他拿下！”

几个亲随冲过去，把魏格陆绑了。魏格陆大声喊着：“冤枉，我冤枉啊！”

李进忠不紧不慢地说道：“魏游击，你也莫着急。此事重大，必要查个明白。你若是清白的，必会还你清白。”亲随们把魏格陆押进了牢房。

夜里，魏格陆刚刚睡下，几个黑影悄悄摸进牢房，进到监舍里，把他按倒在地，在他脸上贴起用水泡湿的宣纸来。贴到十来层时，魏格陆已喘不上气来，脸憋得紫红，又贴了两层，魏格陆慢慢没了气息。黑影见他已死，这才揭下宣纸，蹑手蹑脚地出了监舍。

第二天，李进忠得报，说魏格陆在牢房中莫名其妙地死了。李进忠假模假样地说要严查。既然颁赏之事已结，他也就领队回京了。

回到皇宫，李进忠向朱由校汇报，魏格陆已死，再也翻不起风浪了，也就无须再惧怕这八千女鬼了。朱由校松了口气，大赞李进忠会办事，要重赏李进忠。李进忠却推辞道：“给皇上分忧，乃老奴的分内之事，皇上无须记挂在心，更不需赏赐。”朱由校看他路途奔波很是劳累，就让他回家休息几日。

李进忠的家，就在西直门外的金鱼胡同里。

李进忠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戏。他识字少，看不下书来，当着秉笔太监，又不好让人给他念书，以免遭人耻笑。可他脑瓜子灵，能从戏文里学到许多东西，再活学活用。所以，只要有工夫，他就去听戏。

这天，听了一天戏的李进忠，赶在关城门之前出了城，马车刚来到一个狭窄的小巷，忽然起了一阵风，接着就传来一声娇喝：“李进忠，拿命来！”李进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一柄剑已刺进了马车，把他的胳膊刺伤了，火辣辣地疼。亲随们大喊一声，扑上去跟刺客打在一处。车外，是呼喊和刀剑相交之声。李进忠掀开车帘往外一看，见是许络在和亲随们缠斗。他惊疑地喊道：“许络，是你要刺杀咱家吗？”就在许络看向他的瞬间，亲随一刀砍在了她的胳膊上，她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上。几个亲随蜂拥而上，把她捆住了。

李进忠把许络带回府。

来到厅上，李进忠看着许络，惊奇地问道：“我放了你爹，你怎的倒要来刺杀我？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原来，李进忠要替皇上去解决魏格陆，就借用了蒋干盗书这出戏。不过，他给改了，把蒋干要盗的书，改成了布防图。也不是盗图，而是去送图。这个送图人，就是他千挑万选的许络。

许络的爹爹许霖，因罪入狱，许络想救爹爹出来，李进忠就把她叫来，说那魏格陆

乃是内奸，但苦无证据，得让她配合一下，既除了内奸又能救出她爹爹，可谓两全其美。许络答应了。李进忠先找来密探，做了那幅布防图，让许络藏好，又让许络假冒成关外进关逃难的人，在魏格陆经过时晕倒。魏格陆是一个武将，哪里想到会有人设计陷害他，就着了李进忠的道儿。李进忠除掉了魏格陆，从宣府回到京城后，也如约把许霖放了。

许络恨恨地道："你骗我，我爹不是内奸！"

李进忠糊涂了："你说啥？你爹许霖当然不是内奸。"

许络急得直跺脚："我才知道，我爹原来是魏格陆！"

原来，许霖对自己忽然被放出来，很是吃惊，问许络是怎么回事。许络就把她协助李进忠揪出魏格陆这个大内奸的事原原本本地讲了。许霖还没听完，抬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怒声喊道："你们这是栽赃陷害！你这是助纣为虐！魏格陆是你亲爹呀，竟死于你手！"许络傻了。许霖这才讲出了那个秘密。

当年，魏格陆和许霖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许络出生后不久，魏格陆被派往宣府。到那里去，可谓是九死一生啊，他怕女儿难以长大成人，就求许霖收养。许霖收下了许络，把她当成亲生女儿抚养，想着等魏格陆回来，再跟她讲明实情，让他们父女相认。他怕自己姓许而她姓魏会让她生疑，干脆就让她随了自己的姓，叫许络。

许络盯着李进忠，咬牙切齿地问道："我爹为国血战，你们为何要设计杀了他？"

李进忠惨然一笑："错在他姓魏，八千女鬼乱明朝。皇上已经认定了，不能让一个姓魏的掌握大权，可他偏偏手握重兵，不杀死他，还等着被他灭了？"

许络仰天长叹："我们姓魏，难道也错了吗？"说完一头撞向墙角，鲜血迸射，倒地而亡。

李进忠对随从们说道："把她送去宣府，跟她爹葬在一起吧。活着不能相见，死了就让他们团圆吧。"随从们把许络抬了下去。

几天后，李进忠回到皇宫。朱由校见到他，大喜，说道："公公你不知道，这几天我睡觉都安稳了。你立了一件大功，我必要赏你。我已想好了，就赐你一个名字吧。忠贤，李忠贤，这个名字可好？"

李进忠缓缓地跪倒在地，先是磕了个头，这才说道："皇上，老奴有个问题，不知能否问来？"

朱由校说道："你尽管说来！"

李进忠问道："老奴初进宫时，师傅带我去见了大内总管魏朝魏公公，之后也是由魏公公一力体恤我。他也姓魏，皇上怎么就容得下他？"

朱由校笑道："哈哈，他一个太监，又能折腾出什么风雨来。我大明江山又怎会亡于一个宦官之手？"

李进忠虽是低着头，但脸上阴晴不定，这一会儿不知道变了几百回。他暗暗地想，原来皇上如此蔑视我。他咬了咬牙，说道："启禀皇上，老奴本名魏五，进宫时师傅赐名李进忠。皇上今若赐名，还是让老奴复了本姓吧。"

朱由校拍手道："该当复回本姓的。魏忠贤，这个名字可好？"

魏忠贤又磕了一个头："多谢皇上。这个名字，老奴很喜欢。"

朱由校随即颁下旨意，重赏魏忠贤，连同他的家兄。魏忠贤谢了恩，脸上却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朱由校怎么也不会想到，刘伯温的预言，从这里开始变成事实。他根本看不上眼的魏忠贤，竟把大明朝搅了个天翻地覆……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老团

◇文／李永生　图／段明



老团是涞阳大礼堂的检票员。他极高极胖。认识他的时候我十一岁，他该是四五十岁。凭我一个孩子的模糊记忆，只觉得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胖的人，他似一个大粮囤，肚子上的肉一走一哆嗦，能让人联想起滑嫩嫩的水豆腐，这让童年的我总有一种想拍拍他肚皮的强烈渴望。或许正是这奇特的体形，老团没娶上媳妇。

大礼堂是县城的文化中心，全县各种大型会议一般都在这里开。当然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演戏放电影。这里几乎每晚都会放电影，间或唱戏，从没冷清过。那时候，电视机稀缺，县城居民就指着大礼堂解闷呢！

老团块儿大，门神一般，混混们都怕他。

检票时，总会有一些半大小子在门口捣乱起哄，想方设法不买票混进去，所以礼堂门口总是乱哄哄的。老团一丝不苟检票，观众把软软的电影票递过来，他瞄一眼，撕个角儿，把检过的票递给观众，顺便把那个撕下来的“角儿”丢进旁边的一个纸箱子里——老团爱干净，捎带脚儿就清了垃圾。一开始，人三三两两地进，再往后，接近开演的时间了，买了票的观众着急往里进，挤疙瘩，那群半大小子开始起哄捣蛋，想蒙混过关。老团边检票边用余光踅摸，遇到哪个小子探过身子，眼一瞪，喊声“呔”，那小子就得缩回去。观众进完了，就剩下老团和半大小子们对峙了，双方都不软不硬，那边求：“老团，让我们进去吧！”他答：“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快散场了，大概还剩几分钟了，如果是“打仗”的电影，该是八路军吹冲锋号总攻的时候，或者是打完胜仗奔赴新的战场，老百姓沿街欢送往战士怀里塞鸡蛋的时候，老团会说一句：“进啵！”身子一闪，小子们便撒丫子跑进去看看电影小“尾巴”。

戏或电影散了，老团送走最后一名观众，把落在箱子外边的“角儿”捡起来，扔到箱子里。关大门、上锁，吆喝上同事们，拎上装着“蝴蝶”的纸箱子回宿舍。

老团检了几十年的票，那些“蝴蝶”每年能收多少？至少十几箱吧。

老团工作认真，口碑特好。县公安局长是他老乡，想把他调到公安局，公安局是个吃香的好单位。局长跟老团一说，他竟不同意，说：“检票，才热闹。别人

下班跟老婆孩子亲热，我只能跟枕头说话，我多热闹一会儿是一会儿。”

又过了几年，老团到了退休年龄。过几天，就该办退休手续了。这晚，大礼堂上映《解放石家庄》，这部片子在当时也算“大片”了，很吸引人。按过去的经验，如果放一般的电影，上座率最多也就七八成，但这次上座率肯定会百分百，捣蛋钻空子想逃票的也肯定多，礼堂经理考虑到检票口压力太大，便向驻地派出所请求帮助，派出所来了四名民警帮助维持秩序。老团说：“观众又不是坏蛋，来警察干吗？”经理说万一闹事的多怎么办？老团想了想，给经理出了一个鲜招，说：“咱不如先进后查。”老团就跟经理说个仔细，所谓“先进”，就是观众进礼堂时不检票，先放进去，至于“后查”，就是到了放映厅再挨个查。没票，对不起，请出去。老团说：“咱把话放狠点儿，再加上有警察‘镇’着，估计不会有人混票。”经理想了想，可行，就这么办了。然后就紧急写了个“先进后查”的告示贴在礼堂大门口，那上边特别强调对逃票者罚款，“罚款”两个字下面还特意画了两条红杠以示重要性。结果那天晚上，两千个座位的大礼堂涌进来的观众足有三千。那些逃票的自然没座位，就贴着墙或在走廊里站着，这样就挡住了那些买票坐着的观众视线，买票的理直气壮，喊着要逃票的闪开，但这次逃票的人多，“众志成城”，却不理这个茬儿。吵闹、谩骂……大礼堂乱成了一锅粥。经理傻了眼。这么多逃票的人，挨个查，那得查到什么时候？电影还演不演？经理脑门儿出了汗，老团脑门儿也出了汗。法不责众啊！没办法，就凑合着演吧！

好在没出大事。电影散了，经理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苦笑着望着老团说：“老团你这个主意好，零存整取，把那些逃票的‘打捆儿’放进来了。”

几天后，老团办了退休手续，准备回乡下老家。经理选了个日子给他办了欢送酒，从来不喝酒的老团竟喝了一杯白酒，醉了，搂着经理呜呜哭，说那场《解放石家庄》，是他故意出的那么个馊主意，他挡了那些人几十年，总觉得对不起他们，那次就想让他们看场“全本”电影。

退休后的第三年，刚刚六十出头的老团死了。丧事是他侄子们料理的。侄子们除了在他灵前烧了冥币纸钱，还烧了瓷实实一麻袋花花绿绿的纸屑——那几百万只“角儿”被点燃，升腾起柔柔的火焰，黑色的灰烬飞上天，状如一只只欢乐的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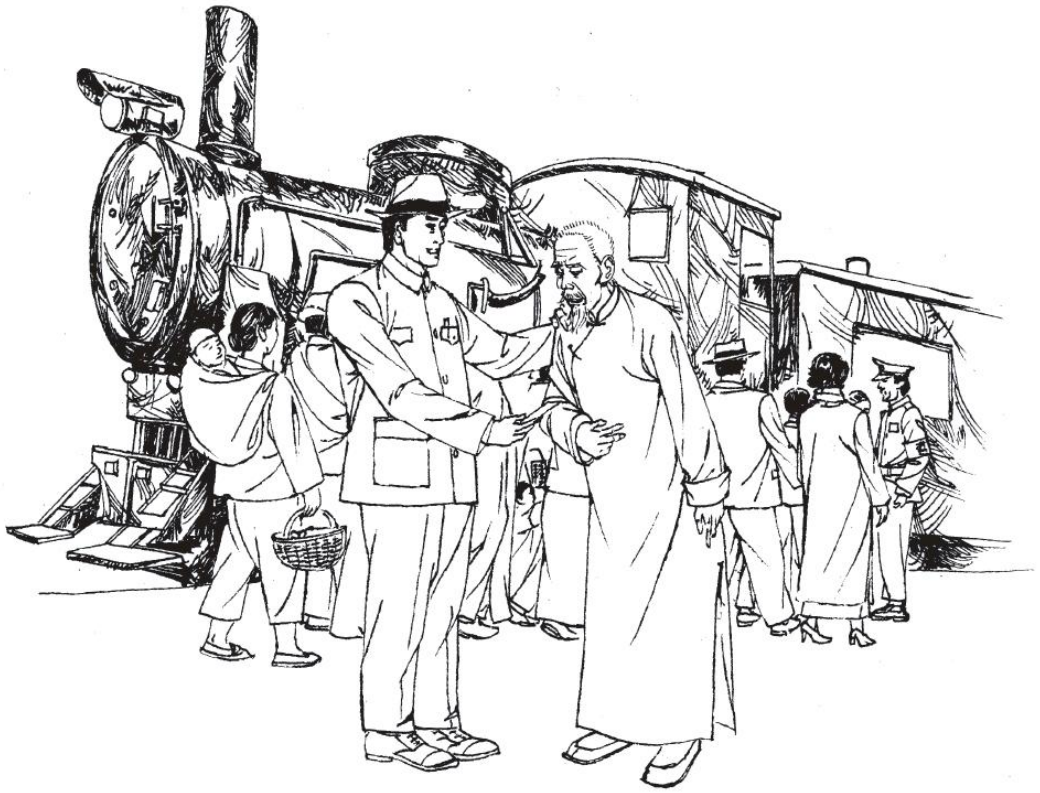
选自《安徽文学》

神偷

◇文／孙方友　图／黄胜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口镇有一神偷，号大鹏。他自幼无亲无故，四岁流浪街头，七岁跟师学艺，先用双指从煤火炉中朝外夹煤球，天长日久，练就一双神奇的手，活路做得干净利索，从未失过一次手。那些年，神偷活跃在京广线上，南至广州，北至首都，在“偷界”里颇有些名气。

民国三十三年，神偷年过古稀，手眼不济，便不再行窃，决定洗手还乡，享几天清福。临回的时候，他特请能工巧匠制作了一块样式奇特的铜牌。铜牌为六角形，中间是“二龙戏珠”的图案，而那“珠”是用金贵的蓝宝石镶嵌的，黑夜里亦能熠熠闪光。他把铜牌先交给他的几个大徒弟，然后让



他们拿去再让他的徒子徒孙们相认，并规定从今以后认牌不认人，凡属日后见到此牌的弟子，均要孝敬他几个。他行窃大半生，徒子徒孙无数，而真正见过这位祖师爷的却寥寥无几，于是那块铜牌便成了他安享晚年的经济基础。他无妻无室，回到周口后在颍河边盖了两间草房，养了条狗，种了些花草，日子倒也活鲜。每逢钱不济时，便取出铜牌挂在胸前，从漯河往南或往北地坐火车走一遭儿，不知不觉，几个口袋里便塞满了钞票。

这一天，他又外出“要”钱花，没想在漯河上火车时，不小心被挤掉了那块铜牌。这下他可慌了神！因为出来时带钱不多，已到了“囊中羞涩”的地步。加之从漯河到周口还有一百多里路，连回家的盘缠也没有了。万般无奈，他准备再行一回窃。他是老手，一眼就可以盯到别人衣兜儿里的钱财。一般人称这种小偷为“两夹儿”，顾名思义，就是用两个手指夹钱包儿。这种偷儿练功之时不但练快，也练准，尤其对中指和食指的练习，更是严格。他们的中指与食指基本相齐，又细又长，且有力，夹钱包儿如钳般结实，只瞬间工夫，钞票便易了主。当然也有黑话。他们称别人的上衣口袋为“天窗”，称裤兜儿为“地道”。神偷先盯住了一个中年人的“天窗”，见里边鼓囊囊，想来货不少。他随那人上车，决定趁下车时再下手。那中年汉子穿着整齐，头戴礼帽，着一身中山装，样子极显庄重。神偷做活从来不小打小闹，他一眼便看出“被钓者”是大鱼。车到许昌，那中年人下车，他也下车，趁人多的时候，他下了手。不想他上了年纪，又久没行窃，动作显得迟缓，手刚拨开“天窗”纽扣儿，一只大手已抓住了他的手。那中年汉子抬头望他一眼，却没高喊，只是不松手，紧紧地卡住他，一直把他拉到没人处才松了。他很尴尬，从没丢过这种人。那汉子看了他一会儿，和气

地问：“老大爷，是不是手头紧了？”他面红耳赤，嘴里咕嘟了一下，没吭气。那人笑了笑，从兜儿里掏出几张钱票，递给他说：“这个社会就要变了，往后有了好日月，你老可不能再干这个了！”

神偷无地自容，面色潮红，说声“谢了”，便急急钻进了人群里。那中年人又笑了笑，便出了车站。

神偷并没有走，一直跟踪了那人老远。他一生还未遇到过这种好人，决心要记准中年人。他把中年人当成了“无名恩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口市为周口县，归许昌专署管辖。由于神偷上了年纪，没有安排工作，吃上了养老金，住进了养老院。春节期间，周口县委书记到养老院给老人们拜年，众人都出门迎接。神偷一看，见来的县委书记正是当年那位中年汉子，一时不知所措，便急匆匆地躲了起来。

第二天，年过古稀的神偷便失踪了。

几个月后，那位县委书记接到一个人送来的木箱，打开一看，惊讶万分——箱里是一百多根血淋淋的断指！书记莫名其妙，听那送箱人叙说缘由之后，许久许久，才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选自《雅盗·神偷》

立夏称人

◇文／侯发山　图／段明



立夏这天，河洛地区有很多习俗，比如饯春迎夏、尝新、斗蛋、吃鸡蛋、吃五色饭、祭火神等等，而最有趣的习俗，莫过于“立夏称人”。这个习俗由来已久，据说还跟阿斗有关系。

相传三国时刘备要出征，带着阿斗很不方便，就把阿斗由赵子龙护送去吴国，交给孙夫人抚养。到吴国时正好是立夏节。孙夫人一见白白胖胖的小阿斗，非常喜欢。但孙夫人也有顾虑，毕竟自己是后娘，万一有个差错，不仅夫君面上不好交代，在朝廷内外也会留下话柄。于是孙夫人想到，今天正是立夏。用秤把阿斗在子龙面前称一称，到翌年立夏节再称，就知道孩子养得好不好了。从此，孙夫人精心照管阿斗，次年立夏都称一次体重，书告刘备，以表心迹。

传说中立夏称人会给刘阿斗带来福气，所以，人们

也祈求上苍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故立夏称人也是祈求健康长命。据说，这一天称重后，整整一夏，人们都不再惧怕炎热，不会消瘦，如果没称体重，没准儿就疾病缠身了。与上年相比，若体重增，称“发福”；体重减，谓“消肉”。事实上，古人立夏称人，主要是为观察夏天的身体变化和保健的需要。这是因为进入初夏，疫疾容易流行，老弱幼儿又有不能适应炎热酷暑之症，俗称“苦夏”。古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立夏日，悬大秤，男妇皆称之，以试一年肥瘠。

康家备有一杆大秤，专门立夏称人。到了立夏这天，方圆左近的人就不约而同来了。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六日，即立夏这天，康家庄园门口又聚满了人。这年司秤的人又是康百万——大伙儿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不出面也不妥，再说，他也乐意干这个事。遇到未出阁的大姑娘，康百万一边打秤花，一边说，“一百零二斤，员外人家找上门”，或“今年体重九十八，来年嫁到富翁家”；遇到小孩子，则说“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遇到年轻人，康百万会说“一百三十五，一辈子不受苦”，或“一百四十三，一生不愁吃和穿”；遇到老人，说辞又不一样，“秤花八十七，活到九十一”，或“今年一百零八，活到孙子当大”……一句话，把来人说得眉开眼笑，心情舒坦。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说的就是立夏称人称的是体重更是心情。

这一天，巩县知县张可标也来了。

康百万看到知县大人光临，忙拱手相迎，热情招呼：“不知大人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张可标看了看秤前的人群，说：“本官也是人，也有一颗童心啊。”

康百万说：“大人，您这是与民同乐。”康百万知道，张可标有跟自己一样的心思：对于那些体重减少者，事后派人暗中调查，若是家里日子捉襟见肘，粮食不够吃，则会减少地租或是给予救济；若是衣食无忧体重下降者，会安排医生上门诊治。

张可标虽是知县，从没架子，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地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的。围观的人纷纷让路，让他先称。张可标知道推辞也没用，忙双手抓住秤钩吊了起来。康百万赶紧去看秤花：“大人一百二十八，挣的银子都顾不上花。”

张可标双手脱钩，哈哈大笑：“康掌柜说的是，家里种的有地，有粮食吃；官府给发放官服，本官还要银子干什么？”

两个月后，河南巡抚田文镜微服私访，调查知县张可标的政绩，首先走访了康百万。康百万是当地的大户，他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

康百万说：“张大人体恤民情，勤政务实，与老百姓一起修城池、筑河堤、架桥梁、建书院、修县志……可以说是百废俱兴。”

“真的是这样？”田文镜皱着眉头说。

康百万说：“今年立夏称人，张大人128斤，他去年的体重是138斤。”

田文镜知道河洛地区“立夏称人”的习俗，说：“今年称人，巩县‘发福’的多，还是‘消肉’的多？”

康百万说：“今年称重的人，大多都‘发福’了，因为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大家不愁没吃的了。”

田文镜通过进一步走访，证实康百万所言不虚，而且张可标在全县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田文镜汇报到朝廷之后，雍正非常满意，因为这政策在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于是，先是在河南推广，继而全国，赢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叫好。

此后，巩县县衙的官员，到立夏这天，有的乐于到康家称重，有的不敢去称重。凡是“消肉”的，大多都得到了提拔；凡是“发福”的，不少给免了职。

选自《小说月刊》

赔偿

◇文／余显斌　图／段明



马爷也就五十来岁年纪，身板笔直，一点儿也不老，可人人都喊他马爷，喊着喊着，马爷的名声，也就传了一条街，继而传遍整个鹭岛。

马爷不是鹭岛人，是从台湾来的。

马爷开着一处古董铺子，在桥的另一边，一片绿色掩映着，木门搓了核桃油，上了生漆，红润润的，一片古朴雅致。马爷的生意很红火，人来人往的。红火的原因，大概是马爷为人宽厚。一次，有人拿了一个酒壶放在柜上，说要一万块钱，等着急用。马爷走过来，拿起壶看看，袖中伸出三根手指一笑道："给三万。"他解释，这壶是明朝的，值这个价。说着，马爷慢慢用绵纸擦着壶底，擦着擦着就擦出了一点隐隐的字迹，蘸了墨一拓，是"嘉靖"两字，告诉对方，这是老古董，反悔还来得及，实在要卖，三万块。

对方见了，连连鞠躬感谢，拿了三万块钱走了。

儿子见了埋怨说："爸，你咋告诉他实情啊？"

马爷回头看看儿子说："咋的，想昧良心啊？"

儿子不说话了，气呼呼的，将不满写了个满脸。马爷告诉他，人啊，做人第一，生意第二。人品上去了，生意也差不到哪儿去的，跟爸学着点儿。

马爷的生意红火，还有一个原因，他是业内高手，啥古董到了他的手里，看看，摸摸，嗅嗅，或者敲敲，是真是假，什么朝代，一清二楚，很少有错。

就说那次吧，鹭岛古董权威张翰张老板来访，两人坐下，一人一杯绿茶，一边随意地啜着，一边谈天说地，叙说古玩典故，钟鸣鼎觚，呵呵大笑，很是投机。然后，张老板慢条斯理地拿出一把折扇，"唰"的一声打开，檀香扇骨，白绢扇面，上面填词一首道："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旁边有兰草数茎，修长如带，随风摇曳。几朵兰花，淡雅如蝶，清淡雅致。张老板微笑着解释，近日行走老街，淘得一明清闺阁折扇，打开一看，竟然为河东君柳如是手书，不胜欣喜，特意携来，与兄共同品赏，一

辨真假。

马爷双手接过，拿在手里细细一看道：“张兄大概早已看出此为赝品了吧？”

张老板眉毛一挑，低声问道：“怎讲？”

马爷“吱儿”喝一口茶，缓缓吞下，侃侃而谈，明清闺阁折扇最是典雅精致，纤巧精工，为扇中极品，其中薛素素、黄媛介、叶小鸾、李陀那的扇面书法或娟秀，或工巧，或清新，千金难求。可是，柳如是的则反之，与她们的不同。

“为何？”张老板问。

马爷解释说，河东君虽为红粉佳人，却有壮士之气，健儿之志，故其字虽娟秀，却内含筋骨；表面虽柔美，内里却不失端庄方正，有王昭君出塞之势，公孙大娘舞剑之韵。而此扇书法秀媚，低回掩映，柔媚气充溢其中，绝非河东君的。

“就这点儿？”张老板啜口茶，缓缓问道。

“河东君擅画楼台高柳、绿水长天，兰花小品非其所长。”

张老板听了，放下茶杯，站起来对马爷拱手一礼，呵呵一笑，挥手而去，此后见人就说，这个马爷，是个业内高手，让人佩服。

最让张老板和业界佩服的，还是另一件事。

那天早晨，雾气浓浓地弥漫着，遮着房子街道和树木，也遮着来去人影。马爷早早起来，提着个袋子，和儿子一起走出去。这时，一辆三轮车驶来，从马爷身边擦过，人没挨着，他手里的袋子却被撞着了，“咔嚓”一声响，打开来一看，里面的那个罐子碎了。开三轮车的忙停住车，跳下来，用手掌搓着衣服，连连说对不起，多少钱，我赔。马爷的儿子在旁边气呼呼地道：“你赔？你以为这是……”马爷回头看了一眼儿子，拦住儿子的话头，笑着对开三轮车的道：“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一个腌菜坛子。”

开三轮车的听了，嘘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问多少钱啊。

马爷想想道：“给一百块吧。”

那人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包，仔细打开，找出一把票子凑够一百块，放在马爷手里，连连点头，转身上车走了。马爷儿子等着对方走远了，回头不满地道：“爸，那可是几万块钱的一个康熙朝的罐啊。”

“几万块钱在我们不算啥，在他就是一年的收入，如果赔偿，这一年他家咋生活？”马爷问儿子。

“可你为啥又要一百块钱啊？”儿子不解。

“免得他心存愧疚啊。”

这事传到张老板耳中，张老板当天带着一群业内朋友，抬着一块匾，上书“天地良心”，吹吹打打来到马爷的铺子前，特意挂上。

选自《金山》

古代窗纸为何能挡风雨



在古代还没有玻璃窗之前，多半都是纸糊窗户，现代人在一些古装电影或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主角随便用手一戳，窗户纸就弄破一个小洞，让大家不免好奇，这样如何遮风挡雨？

原来当时的窗户纸并非是像现在的白纸，在制造窗户纸时，会在上面刷桐油，有了一层油就不会怕雨水沾染破掉，没那么容易被风吹破；而且古代的房子都有一个特点，会有较大的房檐，这样只要不是狂风暴雨，窗户纸就不易被弄坏。

此外，古代窗户纸也不是单纯的纸浆制作，据悉有两种最常见，分别是棉茧或桑皮做成的绵纸，它的纤维较坚韧，能防风耐用；另一种是砂纸，通常用桐油浸泡一段时间，就会变得透明和防水。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画医

◇文／刘怀远　图／戴清胜



慈惠墩有一位张刷子，既是画师，也是画医。十里八村各家各户的中堂和影壁画，都出自张刷子的手笔；三五十里的孩子们得了痄腮，脸蛋子肿亮得像鸡蛋，嘴都张不开，吃药不管用，也都来找张刷子。

见来了病人，张刷子洗净双手，打开锦盒，拿出墨块，在砚台里研磨，一股清香袭来。磨到墨汁浓酽，就让孩子侧伏在书案上，张刷子拿起笔，开始在红肿发亮处作画，边画口中边念念有词，在神秘的咒语中直把红肿的半边脸画得黑如锅底，才停下笔来。家长付了钱，领孩子回去，第二天就消了肿。

本村的孩子得痄腮找来，家长大多不给钱，张刷子也就不念咒语，反倒和孩子们嬉笑，孩子们想笑却张不开嘴的痛苦窘相，让张刷子很是开心。画之前，张刷子还问，给你画个什么？大多时候，孩子还没想好，张刷子已经笔走龙蛇地画了起来，有时是一只大肚子的青蛙，有时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如果遇上也是爱开玩笑的家长，张刷子画完了，会对孩子说，给你画的这个好，跟你爹一个模样！家长咧着嘴笑骂一句，领着孩子走了。孩子回家拿镜子一照，乌黑黑的一只缩头乌龟！不过，不管画什么图案，都是奇效，第二天消肿，随后痊愈。人们都知道他的墨里有药，村里人有逮到大蟾蜍的，就给他送来，让他采蟾酥。

大人们谁有个风火牙痛的，也找来，在腮帮子上画上一朵清灵的莲花，或者一朵瑞气的祥云，第二天就不疼了。有头疼上火的，也找来，张刷子给在太阳穴画两贴内圆外方的假膏药，第二天，也不疼了。张刷子的针灸也是绝技，有个腰痛腿痛，找到他，几针下来，就疼痛全消。张刷子也并非来者不拒，有跌打损伤的找来，张刷子就说，这个画不好，要用云南白药！

日本少佐镝木初来此地水土不服，得了痄腮，吃了很多药物没有效果，无奈之下让翻译官领着来找张刷子，张刷子憋着一肚子气给这个侵略者可着脸画了一只大号的乌龟，反倒把镝木画乐了，以为是祝福他像乌龟般长寿。没几天，他的痄腮就好了。他把张刷子奉若神医，隔三岔五找他去炮楼，给他和日本兵们针灸。

这天，又把张刷子请去，给一个人治病，既不是鬼子，也不是伪军，而是一身商人打扮的人。镝木说，赶紧给他治病，让他开路。

张刷子见那人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说，这是跌打伤啊。

那人见四周无人，恨恨地说，日本人太毒辣！我实在受不了，疼啊！

那你是……

经过交谈，张刷子知道了他是上级给朱湖游击队送情报的通信员，前天被鬼子抓住，遭毒打后叛变，现在给他治疗一下，再让他去找游击队传递假情报，想引诱游击队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张刷子沉吟片刻，问，你今后就真心效忠皇军了？

那人说，真心谈不上，可不叛变就得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活命要紧。

张刷子说，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给你治病。说着，拿出云南白药，给他外敷后，又拿出笔墨来。

你这是？

我是画医，作画治病。

能管用？

皇军都信，你不信？

说着，张刷子口中念念有词，在他后背上作起画来。画完了，张刷子问，好些吗？

很清凉，不怎么疼了。

张刷子说，我的针灸也是祖传，再给你扎一扎。

那人点点头。

张刷子抽出银针，在他脖根儿下面挑拣着穴位捻动起来。捻完针，又用墨汁涂抹。张刷子说，好了，我行医就为传名，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我张刷子给你治的病扎的针，记住了？背上的药墨要保留两天，再用湖水洗掉，这是偏方。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叛变的通信员找到朱湖游击队，立刻就被识破了，反倒是借助日本人的假情报，利用时间差打了个伏击围歼战，日本人死伤无数，镝木被当场击毙。

原来，投敌的通信员和游击队接上头后，夜晚睡觉时被游击队员发现了他脖根下面有字，经审问，他如实交代了投敌变节的过程。

张刷子那天给他针灸时，用银针巧妙地刺了两个字，药墨洗掉后，那两个字就永远地嵌在肉里——“奸人”！

选自《小小说精选》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尴尬的包裹

◇文／阳光麦子　图／周欣欣



中秋节快到了，因为假期短，在北京工作的李小亮无法回家团聚，便从网店买了几样海鲜快递回去。

两天后的中午，父母就收到了海鲜。二老剪开包裹，里面不仅有四只大螃蟹，还有六只大龙虾。

母亲拿出老年手机，想告诉儿子收到海鲜了，并嘱咐他少花点钱，但儿子电话已关机。父亲说：“难得儿子一片孝心，快去做了吧，咱们也尝尝鲜！”

时间不长，就蒸好了螃蟹和龙虾。刚放桌子上，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刚才送包裹的快递员。

快递员三十多岁，满脸愧疚地说：“大爷大妈，刚才那个包裹我送错了，您二老看看，包装上写的名字是谁？”

二老急忙从垃圾桶里捡出来那个塑料袋，戴上眼镜才看清楚，收件人是“17号楼402室马明昌”。二老这才明白，自家住在11号楼402室，因为手写的缘故，快递员看错地址而误送了包裹。

快递员问：“阿姨，里面的海鲜……在哪儿？”他好像闻到味道了，伸着头往里看。

阿姨指着桌子说：“喏，桌子上就是，还冒着热气呢！”

说完，她就埋怨起快递员来：“你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包裹都能送错。这下好了，别人的海鲜，我都给做熟了，我儿子邮寄的海鲜还没到呢！”

快递员一听，脸色更难看了，心说，那几只大螃蟹和龙虾，至少得800元。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候，楼道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样了？这么磨叽，赶紧要回来啊！”

说话间，一个胖男人来到了门口。快递员一转身，急忙说：“马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您那箱海鲜，已经被大妈做熟了！”

原来，快递员送完包裹离开小区后，马先生打电话问他海鲜的事，他才发现海鲜送错门了。等他回到小区门口，马先生正气冲

冲地在11号楼下等他。快递员上去取海鲜，可半天不见下楼，马先生等得不耐烦了，便上楼来查看情况。

一听说海鲜已经上了餐桌，马先生对着快递员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你眼睛瞎吗？这么大包裹都能送错？送之前，怎么不电话确认一下呢？"

这一巴掌下去，快递员鼻子也出了血。阿姨急忙拿来手纸，劝马先生冷静点。快递员一边擦一边说愿意赔钱。但马先生不领情，喊道："好，那你赔吧。海鲜是2000元买的，你现在就得赔，我朋友在家还等着我呢！"

快递员辩解道："马先生，送错包裹是我的责任，但那些海鲜没这么多钱吧！您多少钱买的，我原价赔付还不行吗？"

没等他说完，马先生打断了他："除了原价，还有损失费呢。我都等半天了，这半天时间多少钱，你赔得起吗？"

说完，他又要伸手打。

大妈急忙站出来，拦住了。

"马先生，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小哥也不容易。你看，我出个主意行不行？"

马先生一听，直摆手："不行，太欺负人了！我今天就是要让这个小哥赔钱，要他长长记性！"

大妈一看马先生丝毫不听劝，自己的倔劲儿也上来了，心说，自己解决不了，只有让警察来解决了。于是她说道："你既然这样为难这个小哥，钱不赔付了，你报警吧！"

说完，大妈伸手把快递员拉进屋里，"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发现自己被晾在门外，马先生更生气了，一边说报警一边往楼下走。

其实，楼道里已聚集了不少人，见楼上又打又骂，便有人打了110。马先生刚到楼道口，警察就赶到了。询问情况后，警察带着马先生又上了四楼，敲响了大妈家的门。

阿姨一见是警察，便把他们请进屋里。

大妈说："警察同志，这快递小哥也不容易，可这马先生得理不饶人，非得让他赔2000元。我给出个主意，他又不听！"

警察问道："大妈，你出的是啥主意？说说看。"

大妈指着桌上的螃蟹和龙虾，说："警察同志，您看，我刚蒸好的，还冒着热气儿，我们一口没动。冰箱里剩下的两只大龙虾，我也放盘子里了。一会儿连生的带熟的，我一块儿送到马先生家，省得他家再动火做了，怎么样？"

警察觉得这样确实不错。但马先生似乎还没有消气儿，有些不愿意。他的两个朋友走过来劝他："大过节的，算了吧。马哥，这个阿姨做得挺好的，嫂子也省事了，走吧！"

说着，其中一个就去餐桌上端盘子，另一个推着马先生向外走。到门口时，马先生转身指着快递员说："看在阿姨和警察的分儿上，这次就算了，下次眼睛给我擦亮点儿。"说完，朋友拉着他回去了。

警察对快递员教育了几句，也离开了。

大妈拍拍快递员的肩膀说："孩子，今天这事儿，责任也不全在你。我儿子也正好邮寄海鲜，如果我和你大爷仔细看看收件人，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快递员有些激动，嘴里直说感谢的话。

他忽然发现，屋里就剩下大妈和自己，问道："阿姨，大爷去哪儿了？一直没见他。"

阿姨说："应该在楼下。"

二人出了楼道口，发现大爷正守在快递员的电动车前。见老伴儿和快递员过来，他笑着说："小伙子，这么多包裹，少一件就更麻烦了，我一直给你看着呢！"

快递员感动极了，他对大爷和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眼睛里分明闪着泪光。

快递员走了，继续送他的包裹，老两口上楼回家。

刚喝口水，门外响起来敲门声，是另一

家快递公司送来了一个四方的包裹。二老戴上眼镜看清楚了，正是儿子买的海鲜。

打开箱子，里面有几只大螃蟹、几只大虾。

阿姨拿起手机，这次竟打通了："儿子，我们收到海鲜了。你这几天肯定也很忙吧？注意身体，件儿多的时候，就把爸妈跟你联系的那个手机关机，我们不打扰你。但你可要仔细点儿，千万别给人家送错包裹喽！"

儿子回答："知道了，妈！你们要保重。我得送件儿去了！"挂了电话，老两口的眼睛不禁酸酸的……

选自《乡土·野马渡》

不挨打的俘虏

◇文/雾满拦江

抗战时期，陈恭澍潜伏在上海，率大小特务们与日寇及汪伪"76号"死拼血磕。拼到最后，军统上海站被"76号"连锅端了，陈恭澍等人被抓了起来。

潜伏特工最害怕的就是被捕。被捕后，是要遭受严刑拷打的，不招要打，招了照样打。你招的越多，对手就认为能掏出更多的秘密，自然打得越狠；越是害怕挨打，人家就越喜欢用这招，因为这是你的软肋。总之，没人逃得过挨打。

军统组织里有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叫刘原深。他被捕之后，竟然成了唯一没有被打过的人。

刘原深没被打，不是因为他招了——你招的越多，打得越狠；你不招供，打得更狠。

刘原深入狱后，先哈哈大笑："啥玩意儿？要给我上刑？我说你们这样可不对呀，大家都是文明人，怎么可以动手动脚呢？那啥，我现在就招，你们抓紧时间去核实。我的情报准确无误，核实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可配合你们了……"

招供之后，对手急忙核实，结果发现被骗了——情报虽然是真的，但是过时了。



对手气急败坏再次提审刘原深，他又有得说："哎，怎么又拿鞭子，跟你们说过这样不好！咱们是什么身份呀，对吧？我提供的情报绝对真实，怪只怪你们上次不相信我，让你们赶紧核实，非得磨磨叽叽，现在后悔了吧？后悔也不能打我是不是？这次哥们儿再给你们爆个猛料……"

对手又一轮核实，发现又上当了，只好再次提审。刘原深每次被盘问，都有招把对手玩到蒙圈，始终不给对手打自己的机会。

到了最后，他成了狱中最受尊敬的人。对其他被捕的特工，看守呵斥打骂，不叫名字只叫号码，唯独对他，看守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先生"，丝毫不敢怠慢。

在被捕的同事眼里，刘原深成了英雄。每次他被提审，大家全都手抓铁栏杆，紧张地往外看着。看到他再一次平安无事地归来，众人便疯狂地鼓掌。

后来，刘原深说："其实不想挨打很简单。首先，你心中要有面对危局的自信与凛然正气，恐惧只会让你自乱阵脚，乞求怜悯更是自取其辱。再者就是务必保持冷静，承认自己不占上风，是对手主导规则。最后就是要明白一件事：明白人长脑子是干什么用的！"

选自《特别文摘》

剪春秋

◇文／徐皓雷　图／周欣欣



老李是一位剪纸艺人，听说“网络直播”非常流行，对此很感兴趣。尽管自己不是很懂电脑，他还是让自己的儿子小李给自己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

每天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老李的直播时间，小李会帮他调好摄像头，帮他关注直播间的评论等等。

直播的第一天，正处寒冬。老李迎来了自己第一位观众。在儿子的提醒下，他赶忙摆好自己的剪刀和朱纸。“爸，观众想让你剪一张适合春节用的剪纸，毕竟年关将至。”

“好，这就开始。”老李摆弄着他手中的剪刀，灯光下，幽幽银光泛着光晕，映着老李花白的鬓角。银刃在他灵活的十指下转动自如，老李眼神放空，显得如此深邃。剪刀在朱纸上翻转，银刃一次次精准地裁出一道道印记。不到10分钟，一个崭新的“福”字就出现在眼前。老李将它缓缓展开，“爸，剪得真好，观众给你送了很多礼物。”老李点点头。

老李性格随和，凡是粉丝们想让他剪什么，他基本都会答应。正是他的有求必应，和他高超的剪纸技艺，他的粉丝越来越多，甚至还上了热搜榜。

老李总是觉得，网络直播靠的是自己的技艺。

他这一剪就是一个春秋。

很多心细的粉丝早就发现，老李剪纸的时候总是不看自己手上的朱纸，而将目光偏向别处。每当有粉丝问及此事，他总是让小李回复粉丝：“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

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在直播间表演剪纸，直播间突然来了一位“粉丝”，他在直播间留言道，“我看你就只会剪这区区几种花样吧。”一旁管理直播间的小

李见状大怒，“爸，你看这人怎么这样，说你花样单调。来，我帮你把他禁言。”可老李摆摆手，“没事儿，让他说。”

小李虽然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遵从了父亲的要求。

“我是小张的粉丝，他也是剪纸的主播，我看，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跟他来一场比赛。”刚发完，这“粉丝”就退出了老李的直播间。

老李儿子见状，马上跟住了这“粉丝”，发现这“粉丝”已经开始直播了。嘿，还正是直播剪纸。“真是缺德。”小李马上看出了这背后的端倪。

原来，这是直播平台上另外一位主播，小张，也是直播剪纸的。比起老李经常剪的传统剪纸，他的风格更多样，算是什么都剪。

小张也是无意中在热搜榜上找到了同样剪纸的老李。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小张便起了嫉妒之心，他进入了老李的直播间发现老李的剪纸仅仅只是传统的几个字，比起自己根本没什么花样，本是争强好胜的他心里可谓“各种不服”。

于是小张就在自己的直播间跟粉丝们诉苦，“你们看看这个老头，剪的没我好，完全拘泥于传统，可粉丝却比我多，还在热搜榜上。”其中有个粉丝回了小张一句，“你跟他比试比试不就得了，一比，便知高低。”

这天直播结束后，小李把事情都告诉了老李。“可以，告诉他，我跟他比。”老李拍拍手。

小李和主播小张约定，比赛就是一幅春季或秋季的作品。

比赛当天，不出10分钟，小张便完成了一幅“莺啼树梢”的作品，在朱纸上，一只红莺站在柳树枝头啼叫，好像随时会飞出这张纸，整幅画画面灵动而富有春的生机。

小张早早结束作品，闲得无事，便进入老李直播间观战。

小李把情况都告诉了老爸。老李不急不慢，缓缓地拿出朱纸和银刃，窗外的阳光肆意地铺洒在朱纸上。一如往常，老李的眼神显得非常深邃，望向别处。老李将朱纸折成四份，一刀开合，一刀裁开，手指灵活地在朱纸上飞舞，时快时慢。

太阳渐渐西移，将老李的脸庞映照得别样红润。

老李的作品用了一个多小时。

当小张在直播间看到这幅作品时，惊讶充满了他的内心。

朱纸折成了四份，没有展开时，是一棵矮矮的枫树，有几片落叶迎风飘落，而将它展开，却又是另一番天地。老李缓缓展开朱纸，同样的“莺啼树梢”！

妙哉，春现于眼前，而秋隐于其后，不得不服！

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那天晚上，小李在老爸的留言板上发现了小张的留言：我输了，输掉了技艺。您对传统的执着和崇高的品质，让我输得彻彻底底。小李连忙点开头像，却只有一行“该账号已被删除”。

小张在那天夜里删掉了自己的直播账号。

小张在老李的直播间里观战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老李的眼睛。同样作为一个剪纸出身的人，他知道，那是剪刀留下的伤痕。小张自愧不如，他深知网络直播是一面镜子，人性的镜子。

确实，老李之所以剪纸时看着别处，是因为他是个盲人。他跟着师傅学艺时，一次练习中不慎被剪刀弄伤了双眼，从而导致失明。

老李以盲人的身份，剪了一个又一个春秋。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2020.6



十一通未接来电

◇文／李佳　图／段明

崔建设今天很倒霉：该来的电话不来，不该来的没完没了。

要说电话，真是好东西。有了它，动动手指，许多事情就办成了。像崔建设这样的生意人，督促业务、洽谈买卖、联络感情……一机在手，全部搞定。不过呢，再好它也是机器，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时候，你越想它响，它越沉默；等你需要安静时，它偏响个不停。

崔建设想了个主意：给自己配了两部手机。一部手机工作用；另一部，美其名曰“亲情专线”，老父、妻儿、三亲四故，全用它联系。其实，他这样做是怕工作的时候受到干扰。他叮嘱老父和妻儿，找他只能打“亲情专线”。这部电话，通常是静音的。

今天崔建设特别忙。其实，他已经忙很久了。他们组在跟进一单大买卖，若能谈下来，这半年的业绩会拔得头筹。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全组没日没夜地干，整整两个月，总算要签约了。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总方案中最关键的设计稿还没完工，因为太复杂，外包的设计公司把时间一拖再拖，到了实在不能拖的地步，总算答应中午交稿。

崔建设等的就是设计公司的电话。只等着，他还不放心，又派手下最得力的小张去现场盯着。然而，一个电话也没来。

“搞什么呢！”他狠狠顿了一下手中的笔，左手又放在手机上摩挲起来。手机依然没动静。宽敞的办公桌、硕大的电脑屏，都遮不住他的焦躁。

突然，手机响了，不及细看他就抓起手

机放在耳边："喂？怎么样？"

电话那端响起一个陌生的男声："您好，请问是崔建设先生吗？我是江滨公安分局向阳派出所民警刘志杰，您现在……"

啪！不等对方说完，崔建设就挂断电话，没好气地丢下手机，骂道："骗子！冒充警察，老套路了。这种伎俩，怎么骗得了我崔建设？"

他越想越气，腾地从旋转椅上站起，叉着腰，在办公室里一连踱了好几圈。

手机屏幕亮了！他正打算接，凑近一看，又是刚才的号码。挂断！

不能再等了。他拨通小张的电话，问道："你那边怎么回事？"

小张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诸如设计稿马上就要好了，又突然发现小问题，设计师怎么补的，又遇到了什么状况……总而言之一句话：预想的时间又交不上稿了。但他的最后一句话，让崔建设稍稍宽了心："设计师说，无论如何，就算点灯熬油，今天也一定交稿。崔总，您放心，我就等在这儿，稿子不完工，我不走！"

他们通话的时候，手机里"嘟……嘟……"响了好几次，是有电话打进来的声音，崔建设的眉头一次比一次皱得紧，到最后拧成一个结。

他反复叮嘱小张几遍后，才挂断电话。再看，屏幕上显示三个未接来电，点进去，还是刚才的号码。

他正欲发作，那个号码又打进来了。这一次，他接了，没等对方开口，他就劈头盖脸地骂道："你这个骗子！告诉你，我很忙，不许再打来了，否则我报警！"

"崔先生，等一下，别挂！我真是警察，您父亲现在……"没等他说完，崔建设就挂断电话，而后干脆把此号码拉进"黑名单"。

做完这些，他才稍稍舒心，又坐进转椅，给小张发了条微信，让他每半小时汇报一次。小张很讨喜地回了个"得令"。崔建设一笑，把头靠向椅背，舒了一口气，这才发觉肚子有点儿饿。原来已经快一点了，早过了午饭时间。

他正盘算着叫外卖，秘书突然敲开他的门，说："总经理室有电话，是找您的。"

他连忙奔过去，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崔先生吗？我是民警刘志杰。"

崔建设的心头一沉，若是骗子，怎么可能打到这里？莫非……只听对方继续说道："我真的是警察，是您父亲住的汇佳小区的社区民警。请您抓紧给他打个电话，好吗？"

"我父亲怎么了？"

"老爷子急坏了。今天上午，他接到电话，说你欠高利贷，被绑架了，若不拿出二十万就砍断你的手。我们跟他说，那是诈骗，可老爷子不信，因为打你电话不接。都这会儿了，他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崔建设越听心里越乱，民警后面说的话，他有的听清了，有的没听清。

匆忙道谢后，他挂断电话，跑回自己的办公室，抓起被扔在一边的"亲情专线"，点开一看，屏幕上显示有十一个未接来电，其中八个来自父亲，三个来自刘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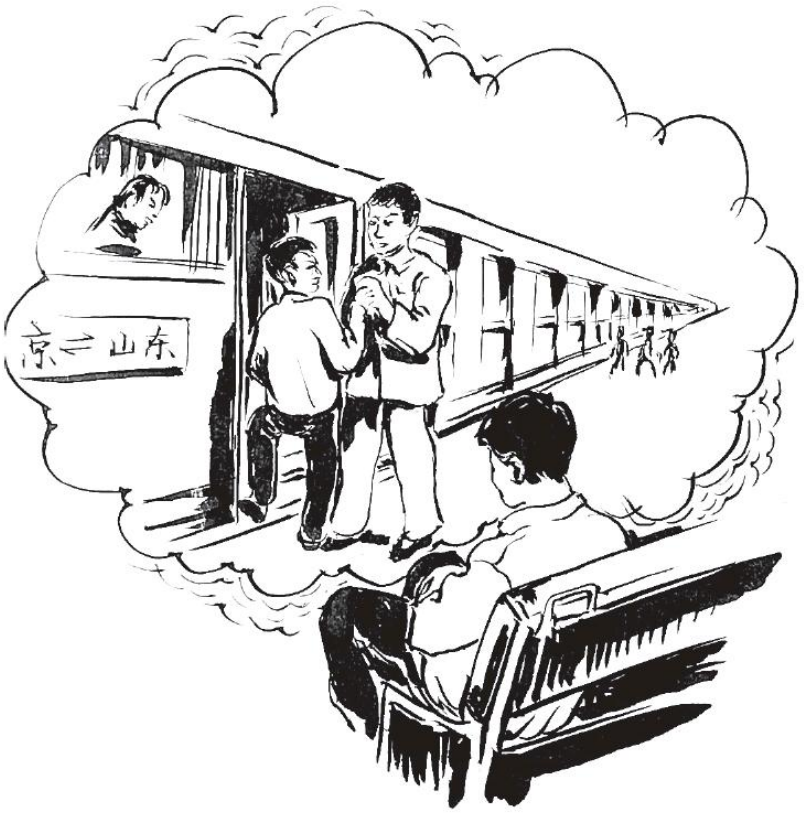
盯着那串号码，崔建设的眼睛越来越模糊，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自打母亲去世后，父亲坚持一个人住，不忙时他去看看父亲，可这两个月，他还没有去过，这个星期，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

崔建设连忙回拨父亲的电话，只响一声，就通了。他深吸一口气，想让声音保持平静，但平复了许久，却只说出来一句："爸，对不起！"还有更多话，一时间卡在了嗓子眼儿上。

选自《啄木鸟》

寻找孙敬和

◇文／吴苹　图／戴清胜



从十五岁到三十五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张山一直在寻找一个叫孙敬和的人。其间张山打工、做生意、谈恋爱、结婚，却从未忘记寻找孙敬和。

张山开了一家鞋店，每挣够启程的费用便关了店门去寻找孙敬和，钱花光了再回来，如此这般已成自然。张山的妻子是滨州人，当年英俊的张山被很多美女追求，但他却非滨州人不娶。张山每次出门前妻子都苦苦劝阻，均无效，妻子无奈和他离了婚。

张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滨州人，规劝了几次见无效便由着他去了。

张山以为孙敬和还在北京总站，便先去了那里，总站的人说孙敬和退伍后去了南站工作。张山去了南站，南站的人又说他辞职了。张山找到孙敬和家所在的滨州市阀门厂，那个工厂如今已被写字楼取代。张山费尽心思找到当年的几个老职工，却听说孙敬和全家去南方经商了。张山又去电视台发了寻人启事，平均每一分钟便接到一个自称孙敬和的来电，甚至还有很多女人和孩子。

张山再一次伫立在信封上的那个地址前，这里已变成一幢商厦。此时，张山恨不得自己的目光变成激光穿透钢筋水泥，探寻到孙敬和的足迹。他望着这座商厦，点燃了一根烟，二十年前的一幕再一次呈现在眼前。

那年夏天的清晨，中考落榜的张山不愿去棉花地里捉虫子，被他爹狠狠骂了一顿，挨骂后的张山气鼓鼓地出了门。

张山跑到县城，买了一张去北京的长途车票。

到了北京，张山像一片树叶跌落在狂风里，瞬间迷失了方向。十五岁，没有身份证，就算刷个盘子都没人要。壮志豪情被蒸发干了的张山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在北京的街头滚来滚去。

火车总站像个巨大的野兽，张着大嘴不停地吞吐着人群。张山被裹挟在其中，成了巨兽牙缝里的齑粉。他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终

于决定出手了。看着一个人即将从身边走过，张山咬咬牙，伸手拉住了他的衣服。

那个年轻男子站定，问：“你有什么事吗？”张山说：“大哥，我来北京几天了，没有找到工作，钱花完了，求你帮帮我好吗？”男子详细问了张山的籍贯、年龄以及来京的原因后，说：“咱们是老乡呢，我给你买车票。”只一句，张山的心便狂跳起来。

男子转身往售票厅走，张山紧跟其后，大气也不敢出，心却随着男子的步伐而起落着。有那么几次，张山唯恐拥挤的人流挡住视线，竟伸手拽住了男子的衣角。

排队等票时，张山得知男子叫孙敬和，家住滨州市的一个阀门厂，现在北京当武警。

孙敬和掏出一百元钱，花六十元买了一张车票，余下的钱塞到张山手里说：“路上吃顿饱饭吧，到家后来信。”

张山到家后给孙敬和去了一封信，后来几年一直不敢给他写信。等到张山攒足勇气再给他去信时，所有的信均附上“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

二十年的风霜雨雪像一把剑，总能摧毁一些东西，却又能使一些东西更坚韧。张山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往宾馆走。

张山一早买了返城的火车票后，兜里还有最后三百多元钱。

张山走到地下通道的入口处，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坐在地上，旁边躺着一个断了腿的中年男人。张山走过去，打开钱包拿出一百元钱，放到小姑娘面前的盒子里。

小姑娘连声说着谢谢，张山的心颤了一下，看到盒子里全是零钱，又拿出一百放到盒子里。小姑娘惊喜地将钱递到中年男人手中，又拿出本子和笔想让张山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张山连连摆手，转身往前走。

京城的夜色流光溢彩、披金戴银。一阵风吹来，行道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欢歌。张山感觉自己的心也和树叶和鸣着，脚下的步子越发轻快了。

张山走到烤鸭店前，掏出最后那张一百元钱买了一只烤鸭，又用剩下的几十元钱给妻子买了一条丝巾。尽管张山无数次出门，却还是第一次给妻子买礼物。张山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说：“媳妇，我明天就回家了，再也不离开你了。”妻子在那边说：“噢？”张山说：“今天做了一次孙敬和，我才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发乎于心这么简单。”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纪大烟袋”找烟锅

纪晓岚烟瘾极大，一顿要抽掉半两烟丝，人称“纪大烟袋”。

由于换烟丝太麻烦，他便定制了一个超大的旱烟锅。每日上朝的时候，他烟锅里装的烟，可以从家里吸到午门。



有一次，这个大烟锅被窃，家丁惊恐，怕主人怪罪下来担当不起。可等他把这件事告诉纪晓岚后，纪晓岚却笑了笑，说：“我的烟锅太大了，没人抽得了。你们拿两吊钱到琉璃厂旧货摊，保准儿能找回来。”

果不其然，家丁去琉璃厂找到了这只大烟锅。

选自《故事会》

淋汤者

◇文／翟淑敏　图／段明

这天，老黑正在街边看人下象棋，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在电话那头急切地说：“你是王志广的亲属吧？赶快到二院烧烫伤科，王志广刚才被烫伤，正在医院呢……”

老黑一听，赶忙回家取钱，然后打车直奔医院。

在医院里，他果然看到了受伤的老爹正在接受救治。不用说，七十多岁的人了，禁不起折腾，何况又是伤在面部？老人痛苦万分、痛不欲生，老黑看在眼里心如刀绞。眼下还是先顾老人要紧。老黑赶快办妥了要办的事，立马回到老爹身边照料他。

有人得知他是病人的家属，就向他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原来，王志广老人要去女儿家住几天，因为大家都忙，老人身体还可以，也就没人陪他去。女儿家的楼房临街，但入户门在后侧。老人都走到楼下了，只差拐完弯儿再走一小段路就到目的地了，可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有热汤瓢泼般兜头淋下，王志广老人不偏不倚，中了招儿。那可是滚烫的热汤啊，老人疼痛难忍，又看不清什么，一下倒在了地上。好心人发现了这一状况，赶紧打了120求救……



老黑感谢好心人出手相助，他还想了解更多当时现场的情形，可是向他叙述经过的那个人也是“道听途说”，老黑发誓要找到淋汤者，一定要为老爹讨个说法！为了争取时间，他又给他的弟弟老白和妹妹小蓝打电话，通报了情况，让老白尽快到医院来替换他，他好着手处理相关事宜。这期间，他还打电话报了警。因为事发地就在小蓝家楼下，就让小蓝留在那里配合警

察工作。接下来，他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所想展开攻势：他先是到打字复印社打了一沓悬赏小广告，寻找目击证人；随后他又打电话给电视台和报社，希望通过媒体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让更多好心人参与进来，寻找肇事者。做完了这些事，他又赶到小蓝家，他担心妹妹慌乱之下束手无策。

在小蓝家楼下，兄妹相遇。得知父亲居然是在快到她家时遭遇意外，小蓝非常痛心。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不该这个时间让老人来，怪自己没能亲自去接，与此同时，少不了要咒骂几句那个伤天害理的家伙……老黑有些心烦，让她赶快住口，先忙正事要紧。

这时，警察们来到现场。老黑就把自己目前了解的情况一一告知。警察也说，类似的高空抛物现象总是屡禁不绝，说明有些人素质还是太差了。就说这次吧，这可是临街的楼房啊，你扔东西、洒热汤，不想想后果有多严重？也不先往下看看情况？作了分析后，他们开始调查。虽说现场还有围观者或早或迟地目睹了事发后的情形，可是因为事发突然，谁也没注意到那热汤是从哪家淋下的。警察们最后通知各家各户，若自己是事件的制造者，还是赶快出面承担责任为好，以免被动；若是实在调查无果，那没什么说的，按照相关法规，只能由该栋楼临街一侧一楼以外全体住户共同为此事埋单……

听警察这么一说，围观的该楼住户一下炸了锅，不干了，他们纷纷指责警方推诿，直到一位老师出面解释，说真有这规定，并且还翻出了文件，人们情绪才有所平息。大家一致责成肇事者赶快现身，还大家以清白、清静。可是，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肇事者肯定是能拖就拖能躲则躲，谁肯抛头露面啊？事情目前根本没有头绪，老黑老白和小蓝心里焦急：这要是找不到当事人，大家也不肯赔钱，自家的老爹岂不是白遭了一场罪？天理何在，于心何忍？

当晚，都市频道播出了这条新闻，紧接着，其他媒体也紧紧跟进作了报道。一时间，这个城市里大家到处都在评说这件事。遗憾的是，虽说有不少热心市民打来电话慰问或者到医院捐款，但能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却没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兄妹三人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还好，值得欣慰的是，老人经过救治，已无大碍，但是这场罪却够他受的了。劳累带上火，第一个支撑不住的就是小蓝，她也住进了医院。

这天，老黑接到一个电话，听完，他的神情一下子凝固了。他向老白交代了几句话，要老白照看老爹，他则赶到小蓝所在的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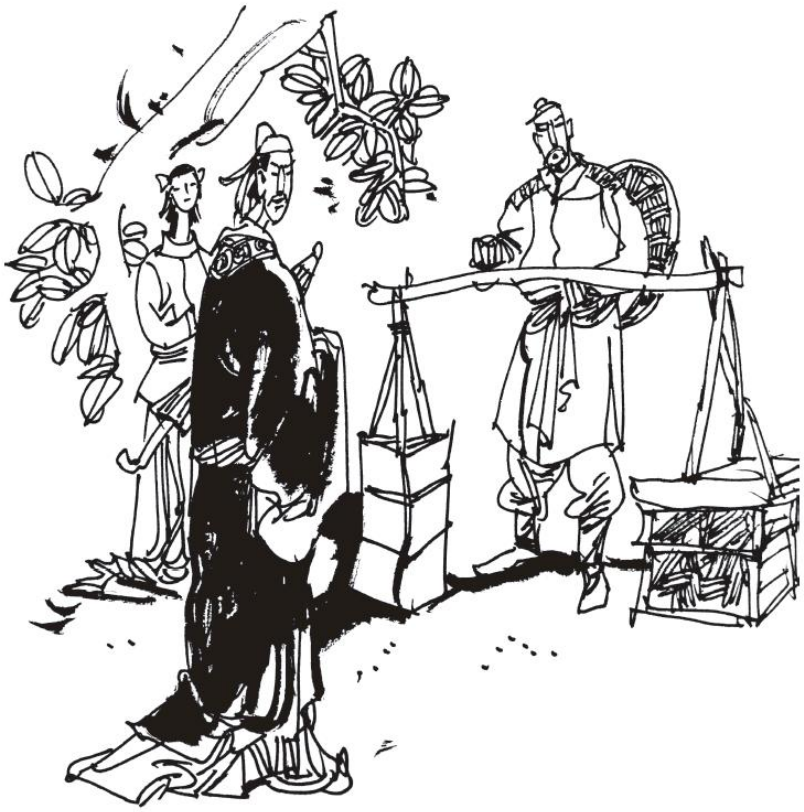
病房里，小蓝正在打点滴。一看哥哥来了，她有些不安，连说自己在这儿没什么事儿，让大哥赶快回到老爹身边去照顾老爹。

老黑一反常态，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待妹妹，他黑着脸说：“小蓝，我刚接到一个电话，那个淋汤的人找到了……”小蓝一听，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不敢去看老黑的眼睛。老黑没等小蓝说什么，就接着说，“小蓝，你让我说你啥好呢，以前我就说你，别老是往楼下扔东西，砸着谁都是个事儿，你就是不听！你难道没长脑子，那么热的汤你也敢往下泼？你说说你，好胳膊好腿的，为啥不能把垃圾带到楼下、为啥不能通过马桶或水池将汤水冲下去……”

选自《民间故事》2020.5

有钱能使鬼推磨

◇文／晏瑜　图／段明



某朝某一年春天，有个秀才进京赶考。他走到离京城还有一半远的地方，见一个老人摆着一副担子，正在路边吆喝，热情地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秀才仔细一看，原来老人是在卖汤圆呢。此时，秀才正走得又饥又渴，便走过去，想饱餐一顿后再赶路。可是，当他伸手摸银钱时，才发现因路途中得病花了不少钱，口袋里现在已经没有钱了。他只好眼巴巴地红着脸望着那半锅热气腾腾的汤圆，直咽口水。

卖汤圆的老人见此情形，明白秀才手中无钱，便和善地招呼他说："来吧，我知道你是读书人，口袋里没钱财，可肚子里有文采啊。我这里有句上联，只要你能对出下联，这汤圆就白送你吃了。"说着老人拿来一只大碗，满满装了一碗汤圆递过去："来，你先吃东西，吃饱有力气了再对吧。"

秀才暗想，一个卖汤圆的老人，无非是些粗俗浅陋之对，谅他也没有难住我的可能，便伸手接过碗吃了起来。卖汤圆的老人见秀才吃完了，才说了他那个上联：

"八刀分米粉。"

秀才一听，知道老人这上联是以做汤圆的原料米粉的"粉"字为题而作，是一个拆字联。于是，便也想结合自己的身份，找个适当的字来拆开作对。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这个字，直急得满头大汗，进退两难。

卖汤圆的老人见秀才这副模样，便安慰道："一碗汤圆，不必介意，你赶路要紧，那句下联等你金榜题名后，回头再对出也不迟。"这秀才是个有志气的人，听了老人的话，很受感动，便说："老人家，我很感激你的一片好心，可是我连你的上联都未对出，还谈什么金榜题名呢？我愿意留下来给你做个帮手，一来，帮助你做事抵我的饭钱；二来，也算是对我的磨炼。什么时候我能对出下联了，说明我才有资格去京城赶考，请你万万勿推辞！"

老人知道离考期尚有数十日，又见秀才态度坚决，觉得对他也是好事，便应允下来。于是秀才到老人的家里住下来，每天下午帮老人

推磨米粉汤，然后用一块布包上灰，放在米粉汤里吸干水，等次日早上包成汤圆去卖；晚上他在灯下看书学习，一边思考那个对子。可是一晃眼四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想到恰当的对子。

这一天，老人觉得身子不舒服，不想做汤圆出去卖，他们就没有磨米粉。其实老人是怕累到秀才，想让秀才歇一歇。这天秀才没干体力活，夜里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心里不断重复着几天前老人出的那句上联。

半夜时，好像门外有风刮过，过了一会儿，屋里似乎跑过一只老鼠，仿佛还弄掉了墙上的一块泥土，落下来掉在一口大陶瓷罐上，发出“当”的一声响。这时秀才仍未入睡，他听到了这声清脆的敲击响声，心里忽然一亮，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哎呦，这下可逮住了，我终于等到了……”

秀才话音一落，只见一个黑影一闪，接着又是“咚”的一声响，一个东西应声倒在了地上。

老人被秀才的一声叫喊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问道：“你说啥，你等到什么了？”

秀才没答应，赶紧摸到火镰石点亮了油灯。他向地上一照，这才发现屋子的地上倒着个黑衣汉子。秀才顿时明白了，刚才不是老鼠，门外也不是刮风，原来屋子里进贼了。贼在黑暗中碰掉了一块墙皮，墙皮掉在陶罐上发出了声音，激起了秀才对对联的灵感。秀才一叫，惊动了贼，贼忙惊慌地要跑，踏在了靠在墙边的那块推磨用的弯把手磨拐上，上面的木柄弹击过来，正好打在贼的脑袋上。贼猝不及防，被这一闷棍给打晕了。

秀才明白原因后，望着地上的贼，“嘿嘿”地笑了几声，找根绳子几下把贼的手脚给捆了个结实。这时，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对老人说：“大伯，刚才情况紧急，我顾不得回答您，现在告诉您，我说等到了，是听到刚才的泥土敲陶罐声受了启发，那跟敲钟声很类似，那天您出的上联，我可以对出来了！”

秀才兴奋地说着，急忙念出他的下联：“千里重金钟（鐘）。”

老人一听，十分高兴，上前踢了地上的贼一脚，笑呵呵地说：“对得好，对得好，贼来得也正是时候。其实秀才举子们千里迢迢，进京赶考，不正是为了敲响金钟，得中进士，谋得千钟之粟，为国出力吗？”

天亮以后，秀才跟老人一块儿把这贼押送到县衙。县官当堂一审，这贼是个老手，曾经干了不少坏事。县官见他们抓住了一个盗贼，连带破了几起案子，认为他们俩有功，高兴之下，奖给了他们俩10两银子。

秀才与老人回到家里，觉得诸事已了，秀才又要启程上路了。他向老人告辞说：“此去若能考中，小生一定不忘您对我的帮扶之恩。”老人见他赶路心切，不好再留，便取出一包银两，连带县官奖给的10两银子，一共20两，塞给秀才让他当盘缠，并叮嘱道：“来日敲响金钟，莫要忘记米粉，树高不离根，人贵别忘本。”

秀才推辞不过，接过老人的银子，千恩万谢而去。后来，他果然考中了进士，还被皇上点为状元。他不忘老人的帮助之恩，专程来看望这位好心的卖汤圆老人。秀才要请老人跟随他去享清福，可老人说他干这个营生已经几十年了，习惯了，不干了会生病的。当了官的秀才见请不走老人，觉得老人磨米粉很辛苦，就出钱为老人雇了一个名叫刘贵的小伙儿，专职替老人推磨磨米粉。

老人的邻居见刘贵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可是为了生活，照样听人差遣调拨，感慨地说：“真是‘无钱之人做牛马，有钱可使贵推磨。’”

后来，人们常把“有钱可使贵推磨”这句俗语挂在嘴上，说来说去。说的人一多，年代一久，就把“贵推磨”误传为“鬼推磨”了，一直流传至今。

选自《故事林》2020.5 上

黄鳝报恩

◇文／褚洪驰　图／段明



很久以前，新义这地方有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儿子小龙相依为命。他们家里只有二亩六分薄田，这块田地势低洼，又不靠河道、沟渠，每逢天下大雨，就会受涝淹没，所以收成很差。好在小龙娘勤劳节俭，一有空闲就帮人摇纱、织布，挣些辛苦钱，养家糊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龙十四岁那年就能独当一面，耘稻除草。这天，小龙娘一早起来，为小龙准备好食物和水，让小龙带到田头，充饥解渴，并且嘱咐小龙：“天气炎热，中午要早点收工。”说完就出门打零工去了。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将近中午，跪在田里耘了半天稻的小龙衣服已湿透，热得喘不过气来。他想起娘的嘱咐，于是起身收工，走到与阿三家相邻田头的水沟里，脱下布衫搓洗，顺便清洗身上的泥浆。这时，他突然发现水中隐隐有一条足有扁担长的金黄棍子，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从未看见过的大黄鳝。他迅速将布衫袖口绾个结，然后双手抓住黄鳝往袖管里塞。隔壁阿三正好也来水沟里洗身子，小龙抓到大黄鳝阿三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嫉妒得要命。这阿三平时就嘴馋，外号叫“馋嘴阿三”，阿三看到这么大的黄鳝，口水都流下来了。阿三眼珠一转，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小龙啊，这条黄鳝是我家的，快拿过来还给叔叔！”

小龙哪里肯信他的瞎话，顶撞说：“阿三叔，你大白天讲梦话，你说黄鳝是你家的，我还说是我家的。今儿个天热，我家黄鳝来这里洗澡呢。”

阿三说：“黄鳝在我家水沟里，就是我家的，你家的黄鳝游到我家水沟里也是我家的了。”

“黄鳝、泥鳅是野生的，你捉我捉不搭界的。”小龙又调皮地说，“阿三叔，我们打个赌，我把黄鳝放在水沟里，你捉得牢是你家的，黄鳝归你；捉不牢不是你家的，你给我一个银洋钿。”阿三知道自己没有捉黄

鳝、泥鳅的本事，如果黄鳝回到水沟，他是肯定捉不牢的，因而不敢打赌。

阿三骗不到黄鳝，就换副笑脸说："这样好了，我出五个铜板买你这条黄鳝，好吗？""不卖！你出一百个铜板我也不卖！我要拿回去给我娘补身子。"小龙说完转身就走，气得阿三直翻白眼。

小龙回到家中，在灶间里放只脸盆，倒些清水，解开袖口把黄鳝放在脸盆中一看，嗬！这条黄鳝从头到尾，浑身金黄，而且头顶上黄得发红，一闪一闪放光呢。小龙听人说，这黄鳝是活人参，吃了大补元气，娘身子弱，买不起补品，让娘吃条大黄鳝补补身子也好。想到这里，他拿来一只竹筛子罩着脸盆，生怕大黄鳝逃脱。

大热天农家在中午要睡一觉，俗称歇凉。小龙见娘还没有回来，就吃了些咸瓜泡饭睡觉了。

这阿三也在睡午觉，只是睡不着，心里还想着小龙捉到的那条大黄鳝，而且门前树上知了叫得他心烦，于是拿了一只网兜去赶知了。阿三家和小龙家是前屋后宅，阿三赶跑知了后见小龙家窗户开着，往里一瞧，只见灶间地上一只竹筛子罩着一只脸盆，估计小龙捉的大黄鳝养在里面。他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无人，就起了偷的念头。于是他把网兜从窗口伸进屋内，轻轻挑开筛子，果然那条大黄鳝静静地躺在脸盆里。阿三心中一喜，便用网兜兜了大黄鳝转身就跑回了家。

阿三把网兜放在天井里，去厨房拿了菜刀，举刀正准备杀黄鳝时，小龙母子俩进门了。小龙冲到网兜前面，指着阿三叫起来："阿三叔，你怎么能偷我的大黄鳝？"阿三羞得满脸通红，只得把大黄鳝还给了小龙。

原来，小龙娘收工回来，看到灶间里脸盆翻倒，满地淌水，于是喊道："小龙你在做啥？弄得灶间里一塌糊涂！"小龙出来一看："不好了，大黄鳝被野猫叼去了。"马上和母亲顺着水迹寻找，这一找就找到了阿三家。

小龙又把大黄鳝放到脸盆里，对母亲说："娘，这条大黄鳝你吃了补补身体。"小龙娘见这条大黄鳝非常特别，不但大得出奇，而且浑身金黄，想了想就对儿子说："小龙啊，我看这不是一般的黄鳝，娘不想吃，你在哪里捉的，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吧。"小龙从小就听娘的话，于是点点头，用竹篓装了黄鳝，来到那条水沟边，小龙说："大黄鳝啊大黄鳝，你回去吧。"说完就把它倒在水沟中。大黄鳝一头扎进水里，金黄的尾巴在水面连续扬了三下……

当天夜里，小龙迷迷糊糊做了个梦。他跪在田里耘稻，一时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田里的水越来越多，四周高田的水漫过田埂又泻在小龙家的田里。眼看田里成了白茫茫一片，小龙急得喊道："完了，完了。"突然，他家田埂上来了一位身披黄袍金盔金甲的将军，顶盔上一缕红缨闪闪放光。只见那将军朝小龙笑了笑，嘴里说道："别急，别急，看我的！"说着举起手中的丈八长矛，在小龙家的田埂上，这里刺一下，跑过几步又刺一下，一口气刺了十八下。奇迹出现了：小龙家田里的水顷刻退了下去。小龙正要走上前感谢，那将军转眼不见了，小龙大喊："将军，谢谢将军，谢谢！"

"小龙，你醒醒！小龙，你醒醒！"小龙耳边传来娘的喊声。他揉着眼睛问："娘，下大雨了？"

"下了，下得可大呢！唉，咱家的田又要被淹没了。"

"娘，我刚才做了个梦……"小龙把梦到的情景对娘说了。

第二天一早，小龙母子到田头一看，四周的高田，水浸田埂，而自己家的低田却只有二寸水头，小龙对娘说："娘，肯定是黄鳝将军为我们掘漏放走了水！"小龙娘听了，拉着小龙跪在田埂上磕头："谢谢黄鳝将军！谢谢黄鳝将军！"

这年，阿三家的高田减了产，而小龙家的低田却获得了好收成。

选自《山海经》

吃回扣引发搏架

◇文／陈事美　图／段明



嘉庆十九年（1814年）初，江苏巡抚张师诚与布政使一起喝茶闲聊。二人密谋，准备从财政银子中搞点儿钱花。张师诚问布政使，财政上能拿出多少钱？布政使略微盘算了一下，说六万两银子。那个时代没法炒股买期货，所以只能采购粮食——粮食储备毕竟是刚需，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接着，二人又叫来江宁知县蔡君弼商议具体事项。蔡君弼认为，这不是件小事，为了保证质量，应该在本地民营米业老板那里购买。民营老板更珍惜自己的品牌与名誉，一般不会掺假造假。最重要的是，和民营老板打交道，议价的余地比较大。张师诚与布政使表示同意，交给蔡君弼具体承办。

两天后，蔡君弼将当地32家米店的老板召集到县衙大堂宣布此次采购事宜。为了增加仪式感，也为了做给百姓看，蔡君弼特别设计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指天发誓”。官员与众老板一齐用手指天，对天高声发誓，保证此次采购公开透明，绝不违法乱纪，否则天打五雷轰。

谁知，宣誓后的第二天，蔡君弼又将米店的老板们秘密召集到县衙。蔡君弼满脸堆笑，米店的老板们不明就里。接着，蔡君弼先是诉了一大堆苦，说自己承办这次采购多么不容易，最后向米店老板们摊牌，希望他们给自己两成回扣。这下，米店老板们都炸锅了，说昨天我们都把利润压到最低了，怎么今天又突然要回

扣了，这样我们就没钱赚了……大家七嘴八舌，情绪越来越激动。

既然是用布政司的银子采购粮食，那么就去布政司告状。一群米店老板集体到布政司讨说法。布政使听说蔡君弼竟然要两成的回扣，当即把蔡君弼叫来，把他一顿臭骂。眼看领导的训斥没完没了，蔡君弼也急了，朝布政使大吼：难道你们没拿回扣吗？你们给我放款，不也是按九成二放的吗？剩下部分还不是被你们侵吞了！

布政使大惊，他没想到蔡君弼敢跟自己顶嘴，更没想到，他竟然当众说自己吃了回扣。由于当时很多米店老板都在场，布政使知道，此时自己绝不能服软，否则就会被人当真了。布政使大骂蔡君弼胆大妄为，竟敢污蔑上司。蔡君弼也不甘示弱，宁愿丢官也不愿受这窝囊气。众米店老板看气氛越来越不对，纷纷将两人劝开。米店老板们为了避免伤和气，只好按蔡君弼的话照办了。

米店老板利润所剩无几，只能在质量上做手脚。结果，官府六万两银子采购来的大米都是“米色潮杂不堪”的劣质米。最终，财政的银子养肥了巡抚、布政使、知县等几个大硕鼠，却苦了民众……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张伯驹绑架疑云

◇文／张晶晶　图／段明



一

1941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盐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总稽核张伯驹正在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的家中享用夫人精心准备的早餐，突然间铃声大作，电话里有人告诉他，从北平来的朋友已经坐船抵达上海码头，要他前去接人。

电话里说的这位朋友姓卢，是张伯驹的同乡好友，见面不多，却素有来往。放下电话，张伯驹面露喜色，早餐也不吃了，收拾齐整，就要出门。夫人潘素将一只黑色公

文包递到他手中，笑盈盈地说道：“今晚早些回来，我要烧几个拿手菜为卢先生接风。”

张伯驹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交代司机孔庆和先去外滩码头，然后再送他去盐业银行上班。

孔庆和点点头，汽车缓缓地朝着弄堂口方向驶去。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突然蹿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拦住了去路。孔庆和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他们一把拽下了车。

“你们要干什么？”张伯驹又惊又怒。可是没有人理他，两个黑衣人迅速钻进后排，一左一右地将他夹在中间，另一个跃入驾驶室，一踩油门，汽车顿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

孔庆和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潘素。话未听完，潘素已经吓得一脸煞白。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法国巡捕房的电话。

巡捕房大为震惊：谁这么大胆，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公然劫人？何况劫走的还是一介社会名流。巡捕房立即出动，展开了搜查。上午10点45分，他们在法租界巨籁达路508号门口发现了一辆被舍弃的黑色汽车，正是张伯驹的车，可是车内空空如也。随后，他们又在租界内进行了严密的排查，依然查无所获。张伯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刊登在了上海《申报》上，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猜是日本人干的，也有人说是黑道敲诈勒索，还有人怀疑是个人恩怨……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使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二

张伯驹官宦世家出身，父亲张镇芳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民国时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与袁世凯还有些“沾亲带故”。作为当时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就是张镇芳一手创办的，总管理处设在北平。按理说，有着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张伯驹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将前途无量。可是，张伯驹和普通的富二代不同。他自幼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尤其偏好诗词、戏曲和字画，甚至为了成全自己的爱好，丢掉了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职位，这让张镇芳伤透了脑筋。为了不让儿子继续“玩物丧志”，张镇芳让他顶替自己当上了盐业银行的董事，并强迫他去上海分行挂职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张伯驹依旧“不务正业”，该学的业务不上心，反倒对抵押在银行的清廷文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步入收藏界。张伯驹对文物研究颇深，并且眼光独到，只要他看上的古董，从不讨价还价，很快张伯驹就在北平上海两地的收藏界声名鹊起。

那么，究竟是谁绑架了张伯驹呢？地痞流氓？还是收藏界的竞争对手？潘素的心里翻滚着巨浪，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一步也不敢离开电话机，她知道，绑匪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跟她谈条件。

傍晚时分，电话终于响了，从里面传出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要救张伯驹，速拿200万大洋赎人。”

潘素的心一下收紧了。这200万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所有的钱款不久前买了藏品《平复帖》，哪里还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

“没钱？没钱就拿国宝级文物来交换！”不等潘素回答，对方“啪”的一声将电话挂断了。

潘素这下明白了，绑匪想要的不是钱，而是稀世珍品《平复帖》。

《平复帖》乃西晋大书法家陆机所作，是中国留存

最早的纸本书法，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为了得到此帖，张伯驹可算费尽了周折。

《平复帖》早年收藏在清宫内府，后来流落到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手中。张伯驹曾经一心求购，可溥儒开价20万大洋，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作罢。1936年，张伯驹突然听说溥儒收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之手流失海外，深感痛心。他唯恐《平复帖》再遭盗卖，便请张大千做说客说服溥儒，愿以6万大洋购买，可终究未能如愿。直到不久前，他意外得知溥儒因母亲病重急等钱用，想要出售《平复帖》，才抓住了机会。这一次，张伯驹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傅增湘帮忙，终以4万大洋的价格达成协议。张伯驹一次性付了2万大洋，剩下的2万靠潘素变卖首饰才得以付清。

一边是《平复帖》得之不易，一边是性命攸关，潘素心乱如麻，坐立不安。多少次，“拿画换人”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可是一想到丈夫“不让国宝流入外国”的决心，她又一次次地动摇了。

第二天，潘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首饰细软收拾起来变卖，又四处借钱筹款。可几天下来，筹得的钱远远不够。

这天，潘素正坐在家里发愁，突然家里闯进两个黑衣人。

为首的冷冷说道：“跟我们走一趟吧，张伯驹要见你！”

潘素的心一阵狂跳，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三

门口停了一辆黑色汽车，潘素刚上车，双眼就被一块黑布蒙住了。

汽车在大街上飞驰，驶出繁华的闹市，最后在偏僻的郊外停了下来。

潘素走下车，从容地整了整衣服，她的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为了救丈夫，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闯一闯！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潘素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张伯驹。此时的他面容憔悴，形容枯槁，那双深邃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潘素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我不要紧。”张伯驹微笑着安慰她，趁绑匪不注意，他压低声音说道，“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字画卖到国外！”潘素这才知道，为了能见她一面，张伯驹已经绝食三天了。

潘素含着泪，点了点头，紧紧握住了丈夫的手。

回去以后，潘素继续忙着筹集赎金。曾有人主动上门，表示愿意高价收购张伯驹的藏品，都被她婉言拒绝了。

可是，字画不能卖，这么大一笔钱该如何筹得呢？潘素愁得寝食难安，猛然间想到了盐业银行。那时候，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已去世多年，盐业银行的现任董事长叫任凤苞。任凤苞虽然担心张伯驹性命不保，可也害怕一旦银行卷入，绑匪就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层层加码，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的态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银行出面。

潘素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万般无奈之下，她想到了一个人，没准儿能帮上忙。

四

潘素要找的这个人叫孙曜东。作为汪伪政权灵魂人物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曜东在上海滩还是有一些分量的。

见到孙曜东，潘素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哀求着说：

“孙先生，求您帮帮忙，救救我家伯驹吧！”

绑匪来路不明，查起来的确有些棘手，但一看潘素满脸泪痕，孙曜东的心不由得软了下去，满口应承下来。他经过调查发现，劫匪是将张伯驹藏在一辆特制的车子里劫走的。这辆车的中间部位事先被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他们将张伯驹藏入其中，这才骗过了租界警察的眼睛。再一细查，孙曜东又有了惊人的发现，此事竟然与盐业银行的李祖莱有关。

这个李祖莱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襄理，平时就和汪伪特务机构“76号”打得火热。自从上海分行的经理被调走以后，李祖莱一心谋求提升，却始终不得人心。他坚持认为是张伯驹的到来阻碍了他的仕途，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孙曜东一个电话打到盐业银行，冲李祖莱说道：“张伯驹是我的把兄弟，你不要为难他。兄弟们缺钱的话，我愿意资助。”没想到，李祖莱态度冷淡，丝毫不买他的账。

孙曜东只好去找周佛海。说来也巧，周佛海的母亲和妹妹妹夫前几日被蒋介石的人绑架，急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才请到杜月笙出面救急。现在，一听到“绑架”二字，顿时怒火中烧，桌子一拍，喝道：“谁干的？”孙曜东急忙回答：“是‘76号’。”周佛海随即拨通李士群的电话，询问缘由。消息传到李祖莱的耳中，他这才知道，原来孙曜东也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李祖莱料定此事捞不到任何好处，又急于撇清和自己的关系，便将张伯驹作为“人情”送给了上海浦东的地方军阀丁锡山。

这起绑架案的始作俑者，到底是“76号”还是丁锡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历经8个月的讨价还价，赎金降到了40万大洋，潘素终于凑够了钱，换回了张伯驹的自由。

再一次见到丈夫，潘素悲喜交加，两个人相拥而泣。这一番劫难让张伯驹夫妇深刻地认识到了现实的黑暗与残酷。他们将收藏的字画缝进被子里，一路逃到了西安。从此，再未踏入上海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和夫人常居北京，他将毕生收藏的8件国宝级文物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就包括这幅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平复帖》。

选自《上海故事》2020.5

民国古钱造假奇事

◇文／马伯庸　图／段明

民国时候，有一人异想天开，想出了一条“开元通宝”的生财妙计。

此人某甲，在起案之初，模仿古制，一口气铸造了数千枚开元通宝。这些假钱与真品全无二致，只有一点不同——某甲故意让假钱的“元”字短去一钩。

铸得假钱之后，他将一部分假钱运到陕西西安，混在真钱里低价出售。没过几日，这缺钩开元通宝便悄无声息地流传到了市面上，无人觉察其异。

然后某甲奔赴西安，西装革履，自称上海某洋行亲任代表，所到之处租用豪车，用度奢华，动辄包下茶馆，打赏名伶，住顶级套



房，总之是虚张声势，派头十足。不过数日，当地人都知道从上海来了一位与洋人称兄道弟的豪商，心中无不凛然，存了敬畏之心。

气势做足，某甲便在当地登报，四处贴出告示，说这次携带大笔资金，专为搜集开元通宝而来，高价求购。告示上又特别说明，他要收的开元通宝，不是普通的，而是错钱。此一版钱在铸造之时，因为工匠操作不当，模具被铜液冲开，导致元字缺钩，铸成错钱。

告示一出，当地人全都坐不住了，各自回家，去查自己家有无这种错钱，还有人在市面上四处打听，意图收购。结果不少人一查，发现前一段时间买的古钱，居然还真是缺钩的开元通宝，大喜过望，欢天喜地送到某甲所住旅店。某甲照单全付，出钱十分慷慨。有人问为什么专要这种钱呢？某甲支支吾吾，只说收藏之用，不肯道出实情。

他的这种态度，立刻让当地人起了疑心。错钱珍贵不假，但开元通宝的错版，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他花这么大价钱收购，绝不是收藏古董的手笔，一定别有图谋。

于是便有有心人设宴款待某甲，故做亲近，待酒酣耳热之时，让美妓设法套问。某甲故意说漏嘴，说德国有一位大发明家，无意中在缺钩古钱里化验到一种特别金属，最适合铸炮之用，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物质，万般无奈，只得委托在华的德国洋行到处高价收购。他在洋行里偶尔听到德国经理谈及此事，觉得大有赚头，所以先行一步来收购。然后某甲又感慨自己本小力微，收购不多，利润不大，如果能有人斥巨资大量购入，再卖到德国去，那所得利益只怕是车载斗量。

某甲又说此系商业秘密请保密切切，听者自然也是满口应允。自古凡是“绝不可说与旁人听”的秘密，从来都是传得最快。某甲这一番用心，一传十，十传百，成了全城皆知的秘密。

天下之事，最怕一个“利”字。既然知道德国洋行有这种商机，人人都是心旌动摇，不再把缺钩开元通宝卖给某甲，而是四处收购，囤货居奇。更有人到处借贷或集资，以期收获巨利。大家都打了如意算盘，

何必卖给豪商，直接给德国人岂不是获利更丰？于是某甲的旅店前门庭冷落，再无人来献宝。

某甲见时机成熟，偷偷将剩余假钱在市面一气抛出，只是价格比从前要贵上数倍。收购者已经被巨利诱惑冲晕头脑，不顾一切，只管大量购入，有多少就吃下多少，甚至不问真假。假钱数日便告罄，某甲赚了个盆满钵满。

假钱全部出手以后，某甲宣称手里资金已然用光，不得已先回上海筹资，临走前还留下告示和少许定金，让旅店继续代为收购，好让人不会觉察。

一直等到数十日后，某甲一去再无音讯。那些囤积巨量假钱的人坐不住了，决定不管某甲，带着那些假钱千辛万苦到了上海。他们到德国洋行一打听，真相大白，如天崩地裂。再去报案，某甲早就不知所踪。

此局说来简单，受害者却众多，究其原因，无非贪字当头。时至今日，某甲伪造手法日新，这其中的心理学道理却始终不变，可发一叹。

选自《事实证明：人民永远是最可爱的》

邮票谍报战

◇文／王伟 图／戴清胜

邮票的发明者是英国教师罗兰·希尔。邮票能在战争中传递情报，这恐怕是它的发明者绝对想不到的。

193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等部。为了防范日本特务刺探情报，军统加强了包括邮件检查、电话监听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个中年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秘密搜查，并没有在信中找到机密内容。苏圩是西路军第二纵队的集结地，担负着阻止日军增援南宁的重要任务，兵力调动十分频繁，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关注的焦点。于是军统特工和桂林行营取得了联系，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情况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内在的规律：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个步兵团，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扎2个炮兵团，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表驻扎1个战车团。军统据此立即开展行动，除掉了以松本弘一为首的日本特务小组。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为了报复一年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纠集日伪军10万人发动“囚笼攻势”，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和根据地首脑机关，但是屡屡失败。冈村宁次对谍报工作极为重视，指令北平的日伪特务倾巢出动，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千方百计策反根据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没过多久，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标。当地有个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部队每次转移，儿子都会写信回家。日伪特务便以重金利诱邮局



投递员，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通过分析，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规律，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转移地点。1942年5月，万余日伪军根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突然合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驻地。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历经周折终于脱险，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遭受到的最大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的办法更是技高一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表面上看，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天的报纸，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做文章，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比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邮票下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两个伪军中队出城，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而一个日军大队出城，邮票上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以此类推。日本特高科尽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但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除了传递情报，邮票在抗日战场上还发挥着其他作用。1942年，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1847—1934）的5分面值邮票，主要供侵华日军官兵使用。1945年初，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伪造了大批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用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尽管邮票伪造得惟妙惟肖，但遗憾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小疏忽，使得假邮票刚面市就露出破绽。1944年4月1日，侵华日军将普通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同年6月15日，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的东乡平八郎邮票。因此只需看一眼邮票面值，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别出来。当然，此时的日本离战败投降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失误已变得无足轻重。

选自《文史天地》

2020年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垃圾可变宝
节约又环保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宣

小小说月刊

2021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189

文学意境 青春意趣
悦读 感动 成长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3-1297/I
定价：5元 年价：120元 全年：24册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编：050000
电话：0311—87828762 0311—87065018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20